

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II

二度梅全传

清·天花主人



中国古典文学百部（二）

二度梅全传

〔清〕天花主人编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老忠良衙斋自叹..... | 005 |
| | 圣天子钦召梅公 | |
| 第二回 | 闻王命忠臣训子..... | 009 |
| | 为升迁诰命劝夫 | |
| 第三回 | 众黎民哭留青天..... | 015 |
| | 贤县主慰劳赤子 | |
| 第四回 | 梅公路途遇头接..... | 020 |
| | 见奢华规戒来人 | |
| 第五回 | 谒东阁险遭不测..... | 024 |
| | 拜都院误触良朋 | |
| 第六回 | 天子命朝臣庆寿..... | 030 |
| | 卢杞着黄嵩陪宾 | |
| 第七回 | 奸臣暗中施巧计..... | 035 |
| | 忠良反受行刑罪 | |
| 第八回 | 传假旨捉拿全家..... | 041 |
| | 透真情放脱母子 | |
| 第九回 | 假钦差吓诈财宝..... | 046 |
| | 陈知府受惊嘱托 | |
| 第十回 | 梅公子仪征投亲..... | 052 |
| | 侯知县罪加假婿 | |
| 第十一回 | 哭穷途公子捐生..... | 056 |
| | 救颠危禅僧仗义 | |
| 第十二回 | 扮书童暂时避难..... | 061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| 识年伯暗里悲伤 | |
| 第十三回 | 赏梅花陡思同年..... | 065 |
| | 降风雨忽想云游 | |
| 第十四回 | 拜求神圣因留父..... | 069 |
| | 上天垂象念孤儿 | |
| 第十五回 | 梅开二度乃千古佳话..... | 075 |
| | 花园联诗实万载奇逢 | |
| 第十六回 | 眼识英贤怜友念故交..... | 082 |
| | 心结丝梦惜旧遭奸变 | |
| 第十七回 | 选民女百姓惊惶..... | 088 |
| | 识兄妹家庭痛哭 | |
| 第十八回 | 赶路途民夫忿恨..... | 093 |
| | 到重台兄妹沾襟 | |
| 第十九回 | 雁门关夫妻哭别..... | 099 |
| | 苏武庙主仆叹忠 | |
| 第二十回 | 落雁崖烈女殉节..... | 105 |
| | 众鞑靼剑吓佳人 | |
| 第二十一回 | 真容投落飞崖下..... | 111 |
| | 假扮贵人和番邦 | |
| 第二十二回 | 昭君显圣送贞节..... | 115 |
| | 云英降香逢杏元 | |
| 第二十三回 | 撞巡更梅生改姓..... | 120 |
| | 遇门生冯公荐友 | |
| 第二十四回 | 路无人春生投水..... | 126 |
| | 渔有缘玉姐联姻 | |
| 第二十五回 | 江公子爱色抢玉姐..... | 132 |
| | 众渔人发怒骂江魁 |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陈春生当街喊状..... | 138 |
| | 邱军门勘问如雄 | |
| 第二十七回 | 渔婆被吓透消息..... | 145 |
| | 军门怜才收东床 | |
| 第二十八回 | 梅夫人后堂观审..... | 151 |
| | 陈公子异地逢亲 | |
| 第二十九回 | 梅夫人有心为月老..... | 154 |
| | 邱老娘无意得螟蛉 | |
| 第三十回 | 失金钗梅公子得病..... | 160 |
| | 睹旧物陈小姐思夫 | |
| 第三十一回 | 重台赠钗忽睹得病..... | 165 |
| | 无奈只得吐露衷肠 | |
| 第三十二回 | 巧丫环吟诗探心病..... | 171 |
| | 老夫人设席庆奇逢 | |
| 第三十三回 | 昭君送杏元联姻..... | 177 |
| | 邹公回府知根由 | |
| 第三十四回 | 穆荣会试游泮水..... | 181 |
| | 春生赴考上长安 | |
| 第三十五回 | 骂礼部邱魁却婚..... | 186 |
| | 陷榜眼黄嵩设计 | |
| 第三十六回 | 众举子午门殴打..... | 191 |
| | 圣天子金殿问供 | |
| 第三十七回 | 三法司奉旨审奸..... | 196 |
| | 两奸贼法场受刑 | |
| 第三十八回 | 雪沉冤封官赐爵..... | 201 |
| | 代巡狩削佞除奸 | |
| 第三十九回 | 显亲扬名巡按谒墓..... | 206 |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| 升官立后状元报恩 | |
| 第四十回 | 赐完婚洞房花烛..... | 212 |
| | 大家封恩赐团圆 | |

第一回

老忠良衙斋自叹 圣天子钦召梅公

词云：

离了朝官位儿，跳出是非窝儿。清闲老人家心儿，消磨了豪杰性儿。寻一块无人地儿，做几间矮矮房儿，打几扇窗儿，种几株树儿，山上有草牧羊儿，池塘有水养鱼儿。到了春来养花儿，到了夏来乘凉儿，到了秋来观菊儿，到了冬来踏雪儿。一年四季收些五谷杂粮儿，做几坛酒儿，杀几只鸡儿，烹几尾鱼儿，请几位知心的老儿，猜拳行令儿，讴歌唱曲儿，只吃到三更斜月儿。怀中抱子儿，脚旁睡妻儿，这才是无忧无虑快活逍遥一个老头儿。

诗曰：

自古高风重大儒，忠君爱国费踌躇。
身至谏垣心辅政，岂知天意不能除。
奸邪反作君心腹，忠良颈血溅当街。
文明日盛消群党，方显男儿是丈夫。

话说这部奇书，出在大唐肃宗年间。江南常州府有一清廉正直之臣，这位老爷姓梅名魁字伯高，夫人邱氏，所生只得一位公子，名璧字良玉，自幼与侯鸾之女结亲，因各为官出仕，故而未娶。单言梅公乃科甲出身，初任特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。荣任十余年，为官清正，只吃民间一杯水，不要百姓半

文钱。常闻起卢杞为相，信用奸邪，出具银钱宝玩，结交权党，都是剥削小民，席卷地皮之辈，但逢如意，就升转得快，不上几年，可任之极品。一切清廉正直之臣，又不能升迁，他还要寻出事来拿问他。可怜把那些忠良，贬的贬，杀的杀，不知害了多少官的性命。这梅公幸喜他还有故交同年的，有几个在朝做到大位，故此才做得这几年官，不是同年之力，不知怎么结局。你说这几位同年是谁？一个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氏，姓陈名日升，字东初，官居吏部尚书；一个是淮安府山阳县人氏，姓冯名乐天，字度修，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；一个是河南开封府考城县人氏，姓党名进，字懋修，官居翰林院大学士；一个是山东兖州府济县人氏，姓陆名福斋，字尔修，官居詹事府正詹事。这几位老爷，都是梅公的年兄，刎颈之交，故在京中照应，是以卢杞不能下手害他。梅公平日无事，常对夫人说道：“我看现在登科发甲的官员，哪个能与皇家出力，爱惜黎民，报皇家知遇之恩？只知逢迎上司，谋干迁擢。若奉迎上司，必要金银珠宝、玩好古物，才能高升。你想，若要如此进献权党，至少也得千万金方能充裕。我想一个读书之人，十年寒窗，磨穿铁砚，哪有如此财宝？若要进献当道，必须剥削小民脂膏都为己有，才得荣升。下民易虐，只怕上天难欺。我这顶纱帽，也是十年苦换来的。又蒙皇上天恩，祖宗福庇。在此化民以正人伦之事，岂能效那贪官，拿珠宝去馈送上司，并那当道的权贵。我乃赖天之福，在此为官，做一日官，治一日民，尽一日忠。恐不做官时，回家同老妻儿子守着几亩薄产，乐于林下，也是人生在世一场。要我梅魁结交上司，送馈权党，谋干升迁，断不敢做没天理丧良心的事，且自由安天命而已。”忽一日没事，梅公与夫人闲坐谈心：“光阴如箭，不觉在此任所，已有十多年了。此日喜得没事，后日又是夫人的寿诞，我想备两碗

肴菜，与夫人上寿。”夫人道：“年年要老爷上寿，难为你了。”于是梅公即吩咐院子传出去，叫值日买办买菜，院子答应道：“晓得。”即将买菜单子，交与买办。不多时，买办将菜送进宅门上。你道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两把菠菜，八块豆腐，半斤猪肉，两斤水酒。家人送至厨房备办不提。再说梅公叫家人请公子与夫人上寿，公子听得，即起身来整顿衣帽，叫书童锁了书房门，一路走进内堂，只见老爷与夫人对坐谈心。公子说道：“爹爹母亲在上，孩儿拜揖。”梅公与夫人说道：“我儿坐了。”梅公道：“今日衙中无事，后日又是你母亲寿诞，叫你来把盏上寿。”公子道：“孩儿知道。”不多一会，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，两碗猪肉，两碗菠菜豆腐，三双杯筷，安了坐位。梅公与夫人上坐，公子旁坐。梅公对夫人说道：“你我也算晚景有靠，此酒席虽不丰美，但孩儿礼节不差，后来必成大用。自古道：为师夸徒，必不是好师，为父夸子，必不是好父。只是我为父母，不是那不成才之父，夸为子的胸中之才。这一向不曾与你讲读，你把平日所习的经艺，呈上一篇，与为父的看看。”夫人对梅公笑道：“孩儿读书，原以功名为念，一朝脱白挂绿，继你一脉书香，还有什么讲究？”梅公道：“你乃妇人家见识，哪知世间道理。圣人云：‘正则守经，乱则从权’。如今圣上被奸臣卢杞蒙混，总不能进朝见驾。

倘若升金阶面奏，除奸保忠，将卢杞一党奸贼，启奏龙颜。

若圣上准奏，将卢杞一党，斩尽杀绝；若不准奏，下官必定遭其害。即斩首市曹，我亦含笑于九泉，纵死亦瞑目，留得一个好名，传于后世者也。一不负皇恩忠心未报，二则生于盛世，千载难逢。那时，我梅魁亦能见祖宗，方称我志气。

下官说孩儿，无非看他心迹如何。倘若名登金榜，那一班狐群狗党，横行于朝中，恐此子效尤，干那结交权党，势压班

僚，丧名失节的事，岂不辱我一门清白？且辱祖先，被人唾骂。读几行诗书，倒不如隐姓埋名，乐守田园，以为正理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教训孩儿，甚是有理。”夫妻又闲谈了些家常之话，渐渐日色西沉，席散各归寝室不提。

却说第二日，梅公洗脸已毕，正要打点坐堂理事，忽听得宅门上差役禀事。不多一会，只见管宅门家人禀道：“外面有报子二名，说老爷奉旨内升，要求给赏钱。”梅公沉吟，叫把他们带进来。家人回转，即带进那二名报子。他们手执报单，跪在丹墀，磕头禀道：“小的们是吏部衙门执路报子，报老爷高升极品。”梅公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起来，有话问你。只是我老爷虽是科甲，在此做了十数年贫官，恰是很穷，从不爱民财，又不徇那绅衿情面，并没人在京谋干升迁，亦没得珠宝，上司打点，因何报我升迁？莫非你等报错了？我想并没有此事。”报子复又跪下禀道：“小的们怎敢错报？现有皇上圣谕在此，请老爷观阅。不知是那一位老爷，保举此事，皇上天恩，特升老爷吏部都给事。”梅公看了上谕，见上面写道：“朕谕陈日升知悉，卿可行文与梅魁等十三员知道，朕念尔等久历外任，治民有方，居官清勤，已属应升之员，作速来京可也。因朕前见梅魁有忠烈之志气，着升吏部都给事，余者升用可也。特谕。”梅公看了上谕，又把报单一看，道：“尔等外面伺候，自然有赏。”入至后堂，夫人笑说道：“恭喜老爷高升。”公子也来作揖道：“恭喜爹爹高升。”梅公道：“哎！夫人。这也是命该如此，故有此上谕。”夫人、公子大惊道：“老爷高升，赖祖宗福庇，方才有这机遇，圣上才想着，老爷怎么说命里该当如此？这话是怎么说起？”不知梅公说出怎样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闻王命忠臣训子 为升迁诰命劝夫

词云：

不喜皇都帝畿，只爱山野村居。说什么绣户珠帟，怎比俺茅舍竹篱。说什么四马驾车，怎比俺藤床竹椅。说什么玉佩金鞍，怎比俺麻鞋草履。说什么爱妾美姬，怎比俺稚子山妻。说什么珍馐百味，怎比俺麦饭黄齏。兴来时做首诗，画的是海棠花蕊，爱的是红莲出水。暮回头，菊绽东篱，又不觉冬梅雪里，不管是和非。见村童路半回，绿柳影里游人戏，红杏村中飘酒旆，你争名夺利求富贵，怎比俺水秀山青隐士居。

诗曰：

忙忙碌碌治黎民，忽闻王命召登程。
抛妻撇子心耿直，犹将身首报君恩。

话说梅公道：“你哪里晓得内中之事。且打发报子去了，回来再与你们讲。”梅公走进卧房，将分金称了几两，又称了三星，将红纸包好，托在手上，走进前厅，吩咐把报子传来。家人答应，即便把报子传进。梅公道：“我却是个穷官，有劳你二人远来报我。这是俸金银四两，送与你二人做喜之礼，只轻微得紧，这是三星，为你二人一饭之需。”报子跪下禀道：“小的怎敢领老爷之赏。只是老爷有好亲眷，写几十家与小的

报报，这是和领老爷的赏一样。”梅公道：“我是个寒儒，怎么有好亲眷？纵有几家，都是困守田园，乐于山水的乡农，怎好劳你们去报？还是不去的却好。”报子见梅公正直，不敢多言，只得磕头谢了赏，去报别家不提。

梅公回到后堂，吩咐备酒，仍照昨日一样，不要过费。

家人答应：“晓得。”梅公对夫人说：“我与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别，不知可有相会日子否？”夫人道：“老爷这话，怎么讲起？进京，少不得我与你孩儿同一路而行，那有分别之理？”梅公道：“你与孩儿不可随我进京，可收拾回转常州。一来你母子也归故土，二来家中还有几亩田地，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费。你们若随我进京，则不可。我一进京到任之后，就要起奏卢杞、黄嵩这一班奸贼，若然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，恨不得咬他的肉，粉骨碎尸，方泄我之恨。今蒙圣主擢用之恩，敢不尽忠于国，我眼中岂容得这一班狐群，我就将此性命拚了，有何含怨？倘若我刑斩之后，你母子在京中，卢杞那贼，怎肯放过你们？他必要斩草除根，可不绝了我梅门之后。你们在常州，一闻有什么吉凶，还可改名换姓以避难。待孩儿日后可以立身于廊庙，那时见机而行，暗约众年伯叔，一同参奏，岂不是个长远之见？即不能出仕皇家，亦可以耕种田园，存身于后世，必要随我进京干什么？”夫人道：“我母子不到京中也罢，只是你在京都任所，何人服侍？况老爷年迈，冷暖饥寒，谁人照应？”梅公道：“只此一言，足感夫人盛情。一到京城，必与奸贼见个高低。若是圣上准了我的本章，削除奸党，那时再着人来接夫人和孩儿到我任所不迟。”正在说话之间，那宅门的家人禀道：“城众乡绅，来恭贺老爷高升，都在迎宾馆内，还是不会，还是会？”梅公道：“平日我从不会客，今日他们既来，我也要与他们会一会。”家人答应：“是。”正要走出，

梅公道：“且慢。与我吩咐礼房，填写官衔帖子，备办伺候拜谢。再吩咐号房，凡有一应送礼之人，一概拿我的名帖壁谢。不要来回，容日后拜谢。”家人即吩咐书役，不必交待。

于是梅公穿了补服，乡绅一齐上前迎接，说道：“恭喜老爷得台垣之权，乃国来祯祥之兆也。”梅公谦逊了一会，于是各分宾主坐下，众绅士道：“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，实旷世之幸也。闻老父母都谏之迁，又出自上意，将来必至三公之位，治弟等子侄，他日必出于门下矣。”梅公道：“岂敢！只是弟在此为官，却没有苟情等弊。至于内转，蒙天子之恩，为臣子岂不忠心，削除朝中奸党。弟蒙诸位先生奖论，真有愧耳！”不提那梅公与众乡绅叙话。再说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、细软等物，便对公子说道：“我儿，你父亲执意要与皇家削除奸党，只是灭门之祸不远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所道正是，但爹爹并不以生死为念，只要做一代名臣，故尔捐躯为国也，是人臣之道也。”正说之时，梅公送绅士去了，回转宅内，脱了补服，见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，便暗暗点头。无非人生名利攸关，故此一世奔劳。只见夫人、公子在内堂讲些苦言，便走进内堂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与孩儿低言悄语，说的是什么事？”夫人道：“我与孩儿在此，想老爷进京之事，孩儿说道，这也是人臣之道也。”梅公道：“夫人。”又看了一眼公子，把手拈着长须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一个人臣之大道。夫人，我孩儿将来竟有下官之风，非是那不肖之辈。

只此一言，只见他的志气不凡的了。下官今日即颈血溅地，也没身后之虑了。”便携夫人之手，又叫公子道：“我儿也进来。”同到内堂，梅公叫丫环把箱柜拜匣等，一概取过来，亲自用钥匙一一开了箱子等件，与夫人、公子一同检点。只见其衣衫裙袄、宫衣圆领数件，其余的不过是些布衣布服，别无他

物。又把拜匣开了，内中只有俸金三百两，并无金珠玉器。

梅公自将俸金五十两，余下的并箱笼等物，都交与夫人，便说道：“老夫做了数十年官，只此而已。你与孩儿即便收拾，动身回常州。我已吩咐传下船只伺候，准予明日开行。”梅公说毕，又叫执事人等前来，吩咐道：“明日送夫人、公子回乡，后日拜辞上司各位大老爷与城乡绅，只候署印老爷一到，我交卸了，即便起行。尔等速备小轿一乘，驴子二匹，供我路上长行足矣。”书吏出外备办不提。

且说这位梅老爷又传众衙役并三班、六房、书吏人等，齐到后堂。于是，众人齐到后堂，参见梅公，分班站立两旁。梅公见衙差役人等，一个不少，便开言道：“尔等俱是我署中书役人等么？”众人一齐禀道：“是！”梅公道：“本县奉命进京，尔等心中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道：“老爷荣任高升，真乃加官进爵，衣紫腰金之先兆也。”梅公道：“我在此做了十数年官，也却没甚难为尔等也，只是弊窦却也清除。本县去后，各宜遵守条约，不得仍蹈前辙，有碍于本官之职守，即不忠也。本官既有沾于官箴，尔等岂能逃于法网之外，必带累于父母，即不孝也。自古道，忠义孝亲，此为人一世之名节也，尔等日后以忠孝节义，自有上大昭察，远报儿孙，近则尔等身享福寿康宁，乃久远之庆矣。”众人道：“小的们谨领老爷的明训。”磕个头起来辞出。梅公转身，欲向后去，只见宅门上禀道：“有各位上司大老爷，差人来恭喜老爷，还有书字面交。”梅公道：“外面有多少人？”家人道：“是省以及同寅诸位老爷的家人，俱在外面伺候，要见老爷，有书交禀。因家老爷吩咐众衙役，故而不敢进来。”梅公道：“你与我回复各位老爷的管家说，书信不消看得，叫他们回去，多多拜上他们的主人，说我改日拜谢辞行。再者，我到京中之后，少不得忠则忠，奸

则奸，都自然呈上皇帝之前，听从他的旨意罢了，要书做什么？”家人答应，走出外面，照梅公吩咐之话，同那些管家说了。各人满脸羞愧，即拱手而散。列位你说这些省的各位上司，为何先着家人来恭喜梅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无非见皇上亲点内升，不知怎么样恩宠。那来的书信，无非是要梅公在京替他们照应。是这个缘故，所以梅公早已看破，便一概回绝，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见。他们自然回转，一一禀告他们的本官。那些上司，也少不得担些鬼胎在心中，免不得又要写信进京与那些奸贼座师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再说梅公开发那些上司的家人去了，便带着笑说道：“如今世上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。”自叹着进入室内，见夫人与公子俱各收拾停当。夫人见梅公便问道：“老爷方才与何人说话？”梅公道：“下官方才传衙役教训一番，正要进后堂与夫人饯行，不意那些没廉耻的上司，俱着家人来恭喜，拿些书信来托下官。你想，我今日要去见他们，可轻易容一见？我方才笑的，是丈夫不可一日没权之故耳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便怎么样了？”梅公道：“他们的书信，便原封带回，一概改日拜谢。夫人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夫妻正说话之间，家人禀道：“酒已齐备。”梅公吩咐：“请公子饮酒。”三人入席，梅公向夫人说：“你母子回乡，自立门户，勤耕苦读，且勿以我在京为念。日日教训孩儿，不可游荡，以致有那些非法的书帖等件，入在那乡府州县各衙门中。你须切记我的话。你看我年登五十，居官多年，未有片纸、只字字迹出入公庭。汝等回家，不可坏我的名声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遵老爷的教。只是老爷在京做官，也要见机而行，凡事可忍则忍，不可以性傲居心。自古道：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。方不愧君子之大度。至于卢、黄等辈，只可推三分呆处，不可傲性要紧，望老爷察之。”

梅公听得此言，不觉须眉直竖，拍席叫道：“夫人你说哪里话来！我恨不得即刻到京，把这一党的奸贼，亲手碎戮其尸，食其肉而寝其皮，怎么还要三思而行？从前常与夫人说过，恨不得一时见驾，今者天从人愿，圣天子恩重如山，以知县之微员，而擢升科谏，倘能再授俺上方剑在手，杀尽群奸颈上头。”气冲冲把盏筷一推道：“明天夫人回乡，也该早早安寝。”吩咐家人把酒席撤了，好生收拾，小心火烛。梅公与夫人进房安寝，公子回到书房，着书童收拾琴剑书籍等件，忙忙碌碌，不觉更深，方才就寝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晨，梅公与夫人起来梳洗，公子来至卧房请安。

夫人道：“我儿今日如何起来这等早？”公子道：“今日乃是母亲寿诞，孩儿特来拜寿。”梅公道：“今日是夫人生辰，我却忘怀了。”吩咐家人，备办香烛伺候。于是，梅公与夫人行礼过后，公子也拜过寿，家人又叩过了头，起来，然后就摆下小菜碟子。梅公与夫人用面，家人打发行李上船。夫人、公子用毕酒饭，又拜辞了官署里面神祇，又与梅公拜别。公子也过来拜别爹爹。夫人又说了细话，叮咛道：“老爷一路要保重身体，寒着衣，饥进食。”说不尽家常话。家人又来拜辞梅公，夫人问道：“老爷带几个家人进京服侍？”梅公道：“我不用多人，只用梅白随我进京，其余都随夫人回去。”正说之间，只听得署外有千百人声音的嘈嚷。梅公与夫人、公子，并署的家人，不知所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众黎民哭留青天 贤县主慰劳赤子

词云：

归来重垒旧生涯，潇洒柴桑处士家。茅屋儿不用高和大，
爱清闲岂在繁华。纸糊纱窗竹榻，挂一幅丹青画，插几枝得意
花，自烧香，童子烹茶。

诗曰：

黎民闻知贤县升，攀辕卧辙泪盈盈。
只因正直无私曲，总得芳名满道称。

却说梅公与夫人忽听得外堂喧嚷，不知何事？正在惊慌之
间，只见宅门上家人禀道：“外面书吏要见老爷。”梅公道：
“夫人请进后堂。吩咐传他进来。”即刻，书吏进来叩见。梅
公问道：“方才大堂外面是何人喧嚷？”书吏道：“小的们正
为这件事。禀明老爷的，是众百姓闻知老爷高升，他们把城门
都闭了，罢了市，要留老爷在此。”梅公听了道：“原来是这
个原故。你们出去说，叫他们不要喧嚷，本县即刻升堂，有话
吩咐。”书吏答应，出来对众百姓说知，就不喧嚷了。梅公与
夫人、公子道：“众百姓同心，也是难得的。”夫人道：“这
都是平日爱民的结果，以致有此。今日这些万民，感你名声，

这也是为官的难得的。”梅公道：“你们且慢下船，等我把众百姓打发散了，方可出城。如今城门已闭，怎么去得？”说毕，吩咐打点坐堂。众百姓听见声响，一齐跪下。暖阁一开，梅公坐堂道：“尔等众百姓有年纪大的上来，本县有话问你。”内中有几个年长的，就在暖阁旁边跪禀道：“小民等蒙老爷天恩，没齿也不敢忘。只是老爷在此做了官，果真是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强民化为良民，奸诈不敢生风。倚势乡宦，老爷一体都治。专务除奸扶弱，不避权贵，不爱民财。但凡审理轻重事件，虚躬鞠问，再没暴躁极刑之苦。衙门诸色人等，不敢倚势凌人，征收钱粮，除绝弊病，真是民间世世之父母也！今闻老爷高升，只是小民等愿求都堂与诸位大老爷，保留老爷，以升任之衔，留在此地。小民等情愿供给老爷薪水之费。若是老爷一定要进京见驾，小民等也写一本，随后进京，呈于圣驾前，要留老爷在此为官。”梅公笑道：“众位贤百姓请起。尔等真心真意，苦留本县。至于内升，出于上意，尔等各宜安本分，不宜鼓噪。本县在此为官，亦不过为皇家出力，而为报国忠心，爱育黎民。至于尔等说我不畏势力，不避权贵，征收得法，化奸为良，这些事不过是为官之人当为之事也！尔等百姓当以祭祀孝悌为先，至要至要！本县离任之时，必有新官到此，交待之时，本县嘱托以爱尔等众百姓就是。”众百姓听得道梅公真意要进京，便一齐跪下道：“老爷岂不知朝中奸相乎？卖官鬻爵，似老爷这样正直清廉，未必容得那班小人之态度。倘若触犯了奸相，必有不测之虑。老爷要知道进退，与其受奸人之害，不如告归林下，与夫人、公子在小民历城县居住，凡事不要老爷费心，都是小民等替老爷措办何如？”梅公道：“众位贤民所言，甚是有理，都是为本县忠心。只是圣命在身，皇上以本县为心腹，我焉敢不效犬马之劳？皇恩重大，尔等岂不知本县？今劝尔等

回家教训子孙，敬重父母，为兄要宽，为弟要忍，总把忠信孝悌，时时教训汝等子孙，且士农工商以耕读为本。本县有一对联送与诸位良民，以作遗爱之记，对云：‘叶可养身须着意，事非干己莫劳心。’梅公吩咐已毕，众百姓见梅公实意要去，便一齐大哭起来，道：“老爷要去，小民等情愿保老爷一同长行。如有须用等件，小民等一一奉敬，但不能让老爷独自进京。”梅公道：“尔等贤民，不是要本县扬显于亲友，是要本县损民辱亲。但尔等贤民，俱是真心，可念本县忠于君，爱于民，故有保留之意。设若朝中卢贼闻知，反疑本县买嘱民心，违悖圣旨。万一这个奸贼启奏一本，说我梅某收买民心，藐视皇上，不遵国体，欺君不趋朝觐，龙颜一怒，我就死无葬身之地矣！众贤民若让本县进京赴阙，朝视龙颜，就是杀身之祸，也得个扬名于后世，足感尔等全我梅魁显扬之名，不为枉世。”梅公说到此处，众人啼哭道：“老爷所论极是，小民等怎敢陷老爷于不义。但老爷去后，再没有似老爷这样清廉正直无私青天，这是小民等无福。遵谕便候老爷荣升。只办得清香跪送，设长生牌位供奉，如同是老爷一般。”梅公道：“怎生受你等厚爱。”又重新吩咐一番好话，于是众百姓方才起身，悲哀而去。

梅公含泪退入后堂，夫人、公子方才拜别，两下各自含泪。夫人、公子上轿登舟，众家人一同回常州。这且不表。

单言梅公在衙内，与苍头梅白收拾行李，且自安寝。又传值日的衙役，进署安宿。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，梅公吩咐打轿，传听事、书吏，各用名帖往拜上司与乡土老爷拜辞。书吏回禀：“俱已伺候。”梅公上轿出衙拜客，非止一日。那日新官已到，梅公即便交卸了仓库、城池、案卷等件。一来是梅公内升，新官不敢刁难；二来梅公并没私弊，因此不费艰难，三五日一概交清。交卸之后，到第三日起程进京。众百姓等已备

下万民衣伞等物件，送与梅公。跪下满街百姓，好不热闹。只见家家户户，点烛烧香，都写着长生牌位。众百姓将万民衣献着，万民伞撑着，梅公正走，众百姓不舍，都拥送城隍庙内。庙僧迎接梅公进庙，拈香拜神已毕，众百姓把万民衣与梅公穿上，又将靴子换了，将酒敬过三杯，百姓们叩首而哭，甚是悲哀。梅公道：“众贤百姓请起，待本县这里拜谢辞行了。”众百姓还拜于地下道：“折杀小民。”梅公方才上轿出城。梅公自己将行李收拾停当，只见那城上司乡绅，早在十里长亭等候送行。又见那些百姓，办席如山，都是饯行之人。不多时梅公到，众百姓迎下亭来。梅公望见，慌忙下轿，在这旁一躬到地道：“卑职有多大职分，怎敢惊动列位大人并诸位老先生。”众上司一齐上前，扯住了梅公的手道：“老先生荣任，弟等当为老先生饯送，何必过谦。”于是拥进亭中，梅公不得已，勉强饮三杯，又说了多少趋炎附势的话，方才起身。梅公俱已一一谢过。又见城乡绅也恭敬三杯散去，然后众百姓都一齐叩拜，也捧着壶敬奉三杯。梅公道：“众百姓请起，本县领尔等盛情就是了。”梅公见众百姓跪拜于郊外之地，只得也连饮三杯，说道：“怎忍与尔等分别？争奈圣命在身，故不得已而去。尔等回家，各宜敬父母，务习本分，以耕读为事，不可闲荡奢华。”众百姓道：“不敢不遵老爷金谕。”梅公方才洒泪与众百姓分别。有诗为证：“依依东鲁十余秋，心正民淳倚邑侯。恨无替得端方宰，辜负贤民为我留。”不言众百姓分别，各自回家。单言梅公与梅白主仆二人。若是别个，便觉凄惨；梅公平日生性好静，就是在任，所做十数年官的时节，那一日不是早起晚眠。那一日在路趋行，见面前来了四匹牲口，上骑着四个大汉，都穿的是公役服色，迎着梅公轿子，离不多远，一见梅公便问道：“请问一声，老爷从哪里来的？”梅公道：“我们是山东

来的。”那四人一齐跳下牲口来，又问道：“爷们知道省城梅大老爷，可曾动身否？”梅公道：“是那个梅公大老爷？”那人道：“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内升吏部都给事。”梅白道：“这不是梅大老爷吗？”那四人就把牲口拴在路旁树下，赶一步向前，叫轿子且住着：“俺们有话禀老爷。”当时轿夫将轿子住下。那四人在轿子前跪下，叩禀道：“小人们是本衙门接衙役，叩见大老爷。”梅公道：“你们是吏部衙门差役来迎接的么？”四人一齐跪下道：“是”。梅公道：“这途中无事，尔等与我前面寻有僻静房子，我有细话问你，不可扰乱。”四人叩头答应：“是”。站起身来，在树下解了牲口，正欲前行，梅公又叫住下，吩咐道：“你等不可大惊小怪，吓开店之家。”四人答应道：“小的们晓得。”方上牲口，齐往前行，找寻了下处。轿夫抬了梅公，往前慢走，日已中天，看看晌午，只见头接衙役，又迎着禀道：“启老爷，房子已经寻下。”梅公道：“尔等领着轿夫，同到房子里去。”又见人跪禀道：“小的是开店的，叩见大老爷。”梅公道：“起来！”于是梅公下了轿，衙役领着一路引进里面。梅公抬头一看，只见朝南三间小厅，左右两旁摆下全堂交椅，中间设了公座笔砚，刑杖签筒，一概俱全。梅公看了又看，往后又走。转过屏门，一看又是二间书房，已设床帐朱漆交椅，俱已停当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梅公在内安息，只见店中服侍之人，送上洗脸水来，梅白接了，与梅公净了脸。又送一壶茶，少刻捧了杯筷灯烛等物来，梅白点烛，安了座位。梅公入座，吩咐道：“下次不消过丰，只喜淡泊俭省，不喜美味佳肴。”众衙役答应：“晓得。”梅公饮酒之间问道：“你们是吏部衙役差来迎接的吗？”不知梅公有什么话问他们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梅公路途遇头接 见奢华规戒来人

词云：

一日百般事，人生不自由。怕贫休浪荡，爱富莫闲游。好学终成器，勤耕必无忧。要得身富贵，但何苦中求。

诗曰：

勤王政务懒奉迎，规戒从人莫浪名。
自古男儿宜节俭，自然家道有余盈。

话说梅公饮酒之间，向那四个衙役道：“你等一向伺候前任的官，自然是晓得的。朝中政事，目下首相卢杞、礼部黄嵩那一班不存国体的奸贼，如今是如何样作为？尔细细她说给我听。”众人道：“卢太师是皇上恩宠，礼部黄嵩仗太师的势，真正是人人害怕，个个钦遵。在朝中之官，无不侍奉。今老爷连升进京，也须要先结交太师，面礼部黄嵩亦要留心。这是小的们谨禀大老爷，听大老爷的主裁。”梅公听说大怒道：“尔等胡言乱语，我也效他们结交趋奉不成！我今进京师，偏不奉承他们，看他们奈我何？如一时恼了我性子，只怕这一班奸贼，也不能安枕。”越想越气，立起身来吩咐：“收了罢！你等早回去睡了，明日早晨伺候。”众人应道：“是！”各自安寝。

次早，梅公起来，梳洗毕。

只见店家送茶，吃茶已毕，便设下酒席，服侍梅公。梅公道：“前已吩咐你等，不要美味佳肴，又如何办此席面，是何意也？”于是，梅公用了酒饭，起身闲步。只见壁上挂了伯夷、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的图画，不意触了忠臣之念，却见有笔砚在此，便随手拈起笔来，在那画幅上题了四句诗道：“昆仲当年饿首阳，至今留得姓名香。若存叔季如今世，岂忍群奸立庙堂。”梅公把笔丢下，见梅白禀道：“轿夫在外伺候已久。”梅公称谢了店主，上轿起身，数里之路，遥见前面头接的人役，同了衙门诸色人等，一齐上前迎接大老爷。梅公吩咐：“起来，你等在公馆伺候。”于是，众衙役在公馆伺候不提。

且言头按四人，与梅公行不数里，进了京城，直奔公馆，安顿了行李。梅公于是传书吏衙役进来，说道：“衙门仪注，尔等照常办公，不可移错。”书吏衙役答应：“是！”梅公道：“我已择五日后上任，即去礼部衙门挂号，明日上朝。”书吏回禀道：“四处衙门俱没统属，只有兵部衙门，要用红绿纸扎。”梅公道：“一概不许用。”书吏叩头，出了公馆。梅公又叫头接四人进来，吩咐道：“你等路上办事，小心勤劳，你四人轮流值日伺候。”四人叩头，谢了出来，好不心喜，说道：“今年运气兴旺，新官上任，就点了我四人做值日的头役。”心中十分欢喜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梅公又传买办，只见外面进来了八个人，一同跪下禀道：“小的们叩见大老爷。”梅公道：“买办何必多人，只用一人足矣！其余各自回家为农、为商，岂不安妥？何必在此衙门内吃苦当差做什么？”众答应：“是。”一同叩头山外，众议道：“新官只用一人买办，我们大家公议一人，还是轮流当差，还是合众公办？”众人道：“还是推派一名出来，与众公办是了。”兹且不提。

再说梅公一宿晚景已过，次日，五鼓上朝，来至午门，走入朝房，见各同年兄，谈些闲话。不一刻，钟鸣鼓响，圣上临朝。文武百官，朝参已毕，各依班序，立在两旁。梅公又在品级台前跪伏，口中奏道：“臣，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，今升吏部给事梅魁见驾。愿吾主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臣樗栎庸才，今蒙圣恩，不弃微贱，拔升台垣，虽粉尸碎骨，难报天恩于万一。”天子向梅魁说道：“卿是梅魁？记得卿初进之时，满腹经纶。故念卿久在东鲁十年，今授卿为直谏之人，方不愧济世之才也。”梅公又重复顿首跪奏一番，谢恩退班。圣驾回宫，众官各还府宅。

且言梅公回至公馆，用过早饭，传衙役打小轿去见相府听事，书吏禀道：“请老爷下轿，已是相府。”梅公道：“怎么在此下轿？”听事、书吏不敢再禀，轿夫只得抬进栅栏。

梅公在轿内观见那官厅内坐了无数的官员，俱是问安叩见的。又见两旁栅栏下马牌前，轿马纷坛，不计其数。梅公吩咐把轿子抬至仪门正中，方才住了步。只见那仪门闭着，见那东角门外，坐了无数官袍玉带的官员，见梅公的轿子抬至仪门歇下，便喝道：“你那里是个什么官？敢在仪门中住轿。”听事吏役执了手本，抢行一步禀道：“这是新官吏部都给事梅老爷来拜相爷的。”那官说道：“即是新官上任，为何事轿子抬进仪门正中？也不安个仪注，就来见相爷么？”又一官道：“也罢，念他是个外任新升，不同他计较。你得把规矩加厚些，方见得俺家的相爷。”听事回禀：“启老爷，有相府门官索取规礼，方肯与老爷进禀。”梅公道：“规礼要多少，方能禀见？”书吏回道：“常例的规礼，升转吏谒见相爷，须得千金，门包最少亦百金，方得相见相爷。”梅公便冷笑两声，说道：“有如此奇事。”此时，用手本将轿帘推开，向那门上的官儿点了

点头，道：“我来有话向你讲。”那官当是交门包给他，带了笑脸，走至轿前。梅公道：“请你替我多多拜上你家相爷，我是新任吏部都给事梅魁，原任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，特来谒见相爷。全一全仪注，是这个道理。你等如果容我见，我就见；如不容我见，我就不见，却又何妨？为什么要这许多规礼，又要什么门包？这是奉旨的，还是你家相爷的定例？我想倒有两句比话，合着你家相爷的规模：‘却不道是调和鼎鼐三公府，便是那魑魅魍魉势力家’。”梅公吩咐将手本存下，打轿转去见二位老爷。轿夫只得抬转了轿子，出了西栅栏，往都察院衙门，这也不提。

再言相府的门官，被梅公白骂了一场，又见他抬起轿子，竟自去了，丢下手本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这个狗官，如此放肆，敢在此地大模大样。”众人道：“他既不知死活，我们照他说的话，面禀大人，看大人把他如何？”门官拿了手本，进内书房，见礼部黄嵩陪了相爷在闲谈。门官站于身旁，卢杞一见，便问：“你手中拿的什么帖儿？”门官跪禀道：“是新任吏部都给事梅魁的手本。”卢杞接过来一看，便问道：“可在外面？”门官回道：“这个官儿的话，行的事，一点也不合仪注。”卢杞道：“他便怎样说？”门官就把不下轿，不送礼，丢下手本，把轿抬回去的话，自头至尾，一一回禀。黄嵩在旁气得眉目直竖，开口说道：“哪有如此放肆、如此大胆的官儿！太没有规矩！他竟不知利害。如不早早问他一个失仪的罪儿，故违国典，必先杀此倔强的匹夫，以免日后唇舌。”却不知卢杞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谒东阁险遭不测 拜都院误触良朋

词云：

得岁月，延岁月，得欢悦，且欢悦。万事成功总在天，何必劳苦千万劫。莫胆怯，放宽心，金谷繁华眼底尘。淮阴功业锋头血，陶潜宅畔菊花黄，范蠡湖边芦絮雪。时来顽铁有光辉，运去黄金无好色。逍遥且读古人书，到此方知趣味别。

粗衣淡饭耐久长，养得浮生一时拙。

诗曰：

耿介端方古世多，专心护国出淮河。

忠肝义胆梅都谏，不怕威严黄与卢。

话说卢杞听到黄嵩的言语，哈哈大笑，望着门上人说：“他是个穷官，哪有规例！把帖子存下，他也是无钱之故耳！”门下人见相爷不动怒，反带着笑看那帖子，只得走了出来，与伙伴们说知，大家气恼不提。单表卢杞对黄嵩道：“此人大才，老夫久有心收揽他，些许小事，可宽恕之。且慢慢地收其心，看他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不言卢杞、黄嵩。再言梅公轿子到了都察院衙门，听事便将帖传进内堂，传话出来：“请进。”梅公下了轿，走进大堂，只见冯公同了吏部陈公、詹事府陆公等，

俱一齐接至檐前。梅公上前行下礼后，冯公挽住说道：“年兄，你好见外，何必行此礼？我早知年兄必来我处，故此请了二位年兄在此奉陪。”挽住梅公，一同走入内堂，各行了常礼，序齿分宾主坐下。冯公、陆公开言问道：“年兄久住东鲁，弟等刻刻思念，今日年兄内升都给，可谓喜庆矣！我等俱真快乐也，早晚得常领训示矣！”梅公道：“弟与列位年兄久别，欲睹尊颜，真难晤面。今蒙圣恩，擢立台垣，得以领教诸位年兄，实乃三生之幸也。”冯公问道：“年兄可曾去见相爷么？”梅公道：“方才从那里来的。可是，不好说与列位年兄知道。”陈公道：“是怎样？”梅公道：“弟同列位年兄俱是皇上中的进士，做皇上的官，治天下的民。方才弟在那奸相府前，有那一班不知羞耻的，和他的一群狐党家人，不分邪正，都是一概而论之。我去见他的时节，那奸贼门上的家人，要什么规礼，又要什么门包，须一千金，方才传禀。列位年兄想，弟可有一千金贐见与他？被我白骂了一场，将手本丢下，即到年兄这里来禀见。”众公等俱是齐笑赞道：“真乃端方士也！年兄之作为，弟等敬服。”大家谈论了一番，冯公回转身问道：“酒筵可曾齐备否？”家人道：“俱已齐备。”于是，冯公请梅公入席，梅公便辞道：“弟失陪列位。”冯公道：“年兄当面怪弟，聊备一飴，与年兄洗尘。此三位年兄，特邀来陪年兄的，如此见辞，是何意也？”众公齐留道：“我等久阔别，借此谈心，勿却冯年兄之盛意也。”于是坐下。冯公道：“众位年兄，同到小斋，方可畅叙。”一齐同到书房，梅公见那席前摆的器皿，俱是金玉之类。不消一时，家人将酒菜俱摆在席上，各自谦逊让坐。梅公首席，其余序齿而坐。酒上三巡，家人献上菜来。不一时菜毕。言不尽的珍馐，吃不完的美味。梅公道：“年兄为何如此过丰，但弟平日则饱食暖食足矣。而年兄如此丰隆，

正是弟不敢当也。”冯公道：“这是年兄羞辱弟之不恭也。今日无非便酒几勺，改日涤船奉请光顾。想列位同年，必不他却。”梅公道：“酒已够了。”冯公吩咐撤去，献茶。不多一时，又摆上茶碟。冯公道：“年兄请各照席坐了。”陈公道：“梅年兄，今日饮酒畅谈，适才所叙年兄之荣任，不卜尊夫人与年侄可曾到否？”梅公道：“家眷俱回常州，弟只带得个老苍头在身边伺候。不瞒四位年兄说，倒是当日为县官，也还罢了。今日荣任，乃弟之不幸也，故家眷一概发回。”冯公与陈公等大惊道：“年兄何出此不利之言，是何意也？”梅公道：“弟在外任之时，久闻奸贼成党。我今居官直谏，岂容弄权之奸，誓必除之，而为臣当忠君也！”陆公向梅公道：“你如今欲忠，岂不知这班奸贼，俱是圣上恩宠的。你一时未必能除，不若耐了性子，待这班奸贼恩荣稍减，那时我等同参，这班贼子，必诛无遗，岂不两全其美的！”梅公道：“年兄所言虽是，但弟行居坐卧之中，没一刻不思，怎能容耐！待后慢慢与年兄同立莫大之功以报圣恩，岂不知我心中立志要给朝廷清理，焉能迟缓？但诸位年兄不过是要自家性命而已。我除此奸贼，以免官民之害。

倘或遭奸贼之手，难逃市曹之患，以尽为臣之道。那时可念同袍，即援我梅门之后，在为弟者，于九泉铭感矣！目下，闻广东潮州府黄土镇贼兵作耗，屡次劫夺饷银钱粮，以及过路经商之人。列位年兄，这可是卢贼之过么？他如不取消黄土总兵，贼众怎如此猖狂？又听得边关鞑靶，屡次兴兵犯境，抢掠大米，此亦是卢贼之过。他一本免了口外先帝赈济的大米，况胡人以大米如珍宝一般，这一免，又不加重兵镇压，自必有抢掠之行。此二事，依弟之见，先斩了卢杞、黄嵩这一班奸贼，然后复了黄土镇的总兵，着他招安昔日的营兵。关外原与胡人

们赈济，自然两下不动干戈，而立见太平矣！”冯公与众公道：“年兄所论极高。但皇上不以心腹相待，常把忠言当恶言，你我本章，圣上一见，必然不准，反要左袒卢贼，如之奈何哉？恐反为不美，故此无人多事，只好听天子施为，不可强违上意。”梅公听到不可强违上意这句话，把脸一变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好一个不能强违上意！怪道年兄们身列百僚之上，无非是个蒙蔽容奸而已！无怪弟只守一邑以至今日乃得升迁，皆是不能迎合上意故耳！众年兄正合着两句古言道：‘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。’”梅公于是走出席来，向上一躬道：“承列位年兄指迷，弟告辞了。”众公见梅公要走，留不住，只得送了出未。梅公含恨道：“好一个不能强违上意！”走出大堂，向上一躬道：“不敢劳列位大人远送，仪注有碍。”四位俱停住脚步，打了躬说：“遵命了。”四人回到书房，陆公道：“以后不可劝梅年兄了，方才他有气了。若要再劝，必要受他的叱咤。”陈公道：“梅年兄忠心耿耿，你我不谏，再有何人来？自古道：‘率性者可与同居。’”于是，又重抹了杯筷，入席饮酒叙谈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梅公出了都察院衙门，上轿回到公馆。梅白接进去，只见梅公一脸怒气，又不敢问，斟了一杯茶，送在梅公面前道：“老爷请用茶。”梅公将茶接过，将颌下须拈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既出仕于皇家，必不负圣天子用我之深恩，好叫我在九泉见先皇于地下矣。我梅魁真就是一门灭族，也死有余光，不辱忠臣，替祖先争一个美名。”梅白站了多时，方才问道：“老爷今日拜卢相爷，可曾与他会否？”梅公道：“会与不会，也不问他。那相爷的恶家人，要规礼门包，方才传禀。你想，我哪有千金之款？此时把门官叫来，说了他一遍，将手本丢下，就到冯公察院衙门里来。不想他约了三、四位同年，备了酒席。

诸事倒也罢了，只是出的言语，不是忠臣正士之谈。”梅白又问道：“老爷明日可去拜城文武各位老爷？”梅公道：“待上任后再拜客。”主仆二人闲谈，不觉日已沉西。梅白点起烛来，梅公道：“吩咐说，我今日不用晚饭，你自己吃罢。”梅白答应：“晓得。”即送进水来，梅公抹过脸，安睡不提。

次日早起，用过饭毕，出门拜客。不觉又是第五日上任日期，梅公标了红纸告示，有书吏人等迎接梅公，道：“列位诸色人等叩见！”梅公退入私衙。次日朝罢回衙，传书役伺候，今日要拜城文武官员。梅公即刻拜客回衙。到次日，那些各官回拜，又忙了数日，方才没事。

忽一日，梅公在衙闲坐，忽见党公与陈、陆二公齐到，见过了礼，同入书房，叙些朝政。看看日已沉西，明月东升，家人们摆开筵席，设定坐位。梅公谦让了一会，叙齿坐下。家人捧上酒肴，众公又谈些诗赋文章，各人十分欢喜。

正饮之间，忽然陈公问梅公道：“年兄可知明日是卢杞六十岁，今日皇上差了内臣去祝寿，又赐了许多礼物，我等也去走走吗？”梅公道：“自然要去，第一要看这个奸贼，只是在哪儿会齐同去？”陈公道：“会齐倒有守候之苦，不如在相府会齐。”众公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又饮了一会酒，方才散席，各归府衙不提。

次日，五鼓朝罢没事。第三日，仍复上朝，圣天子下旨道：“首相生辰，各官免朝，卿等俱往相府拜寿。”众臣领旨拜寿，同至相府。只见那些文武官员，俱在相府拜寿。那些文武官员，王侯国戚，轿夫人马，拥挤不开。言不尽的希奇珍宝，看不了的海味山珍，真正是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。这卢杞坐在后面，命礼部黄嵩在前陪客。

不言各官用面，且言冯公、陈公、陆公说道：“梅年兄此

刻该来，为何还不见到？”正言间，只见门官拿一个礼单，向黄嵩禀道：“有新任梅吏部，在外要见相爷拜寿。”黄嵩把礼单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寿面千丝，寿烛双辉。”下面写着官衔。黄嵩看过礼单与那手本，不知是如何回禀卢杞，而梅公的祸福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天子命朝臣庆寿 卢杞着黄嵩陪宾

词云：

万事皆由天定，人生各有安排，善恶到头有报，参透须宜等待。草木虽枯有本，将春自有来时，一朝运转到瑶台，也见清白自在。安分守己最乐，逆奸反自招灾，为我心忠是痴呆，作事岂知自害。

诗曰：

狐群狗党结同心，圣明尚且优礼尊。
百僚齐赴筵东阁，权贵当时重二人。

话说黄嵩看了梅吏部的礼单，大怒道：“礼物在哪里？”门官稟道：“在外面。”黄嵩吩咐：“抬进来！”门官答应：“是！”走出来，叫把那梅吏部的礼物抬进来。不一时，将盒子捧至黄嵩面前，见四、五斤粗面，二斤重红烛，便假作笑，向在厅的诸位大臣说道：“列位老先生，看一看梅年翁的这份丰盛厚礼，列位先生如何办得起如此的重礼。”大家忍笑不言。陈公向着黄嵩说道：“梅年兄实在淡泊，这分礼物果然看不上眼，但梅年兄还觉吃力。”黄嵩拈着礼单说道：“捧礼的家人，你传唤梅吏部送礼的人进来。”只见一人答应道：“有！”即

时带至黄嵩的面前。黄嵩问道：“你就是梅吏部送礼的人吗？但此礼贵重，必须带你回禀相爷一声，随我进来！”那送礼的人，只得捧着这两色礼物，随了黄嵩，一直走进内堂见相爷。走过正厅，只见两廊珠灯耀眼，看不尽的古玩玉器，观不尽的寿庆屏轴，重重叠叠，不计其数，满堂皆是红猩毡铺地。走过廊房，又至后厅，只见那上面的寿屏精巧，灯烛辉煌，异香扑鼻。只见相爷端坐在那蟠龙椅上，头上带的是软翅太师巾，身上穿的是大红蟒袍，腰间束的蓝田玉带，脚下蹬的粉底朝靴，两足踏的金毛狮子，系着孔雀领子，内笼的杏黄绦子华盖罩，卢相爷两旁站立着堂官，甚是威风。黄嵩回头叫捧礼的人在外面伺候，黄嵩走进内堂禀道：“今有梅吏部送礼在此。”黄嵩言尚未完，只见卢相说道，“老夫生辰，劳你陪接朝臣。”又拈了一下胡须笑道：“你手中拿的，莫非就是礼单？些许小事，又何用来告老夫？凡事我儿作主，当收则收，不当收的回璧。”黄嵩说道：“蒙恩父抬举，使儿招待朝臣，敢不禀遵？其他各官送礼，当收则收，不当收的，自然璧谢。为儿的正是来回禀恩父，此言未曾申完。今有梅吏部送礼呈上，真个与众不同，请恩父过目。”那奸贼看了礼单，笑道：“我儿，这个官是穷官。俗话说的好，人情不在厚薄，看老夫的情面，不必与他计较，照此全收了吧！好生接进官厅待面。你不知道，此人有大才，如果他肯顺我，何愁大事不成。”黄嵩见相爷看了礼单，一点气也没有，倒说了许多好言，黄嵩只好答应，走了出来，吩咐：“梅老爷的礼，照单查收。”那门官应了：“是！”把礼物收下来。只见黄嵩吩咐出来，请梅老爷至西厅用面。笑嘻嘻地迎了梅公说道：“老父深知老先生高雅。”梅公道：“蒙太誉了。请问大人贵庚？”黄嵩道：“弟今年五十四岁。”梅公道：“大师年登花甲，只长年兄六岁，如何就是父子之称？

只是如今世上，只以势利为先，不顾纲常伦理。”此两句话，说得黄嵩忍着含耻，地下有洞，也会走了进去。言谈之间，已进了西厅。但见众朝臣与各年兄俱在上面，梅公走至中间，见过了礼，一同说道：“梅年兄却为何来迟？理该多吃几杯方是。”梅公道：“这也不妨的。”各依次序而坐。众朝臣道：“梅年兄真是个豪爽之人。”梅公道：“学生凡遇生辰满月，最不肯少饮。如是死人收殓，连一杯也不能饮。”众公见他说不住口，望了望黄嵩的脸上，红一块，白一块。自古道：老羞便成怒。黄嵩道：“传我的言出去，吩咐门上的官儿，凡一应送礼拜寿的，一概收礼。”不一会，家人答应方走，黄嵩又叫转来，说道：“凡送礼的、拜寿的，一概回给他，号簿收了。随他就是王侯国戚，俱不能会的，好不识抬举。”梅公一闻此言，便站起身来，用手指定叫道：“我把你这个助恶的匹夫，你把我梅伯高看做什么样的人？如此放肆！你这个匹夫，可知我的来意么？俺怎肯与你这班狐群狗党的畜生为伍，不过是看圣上的金面，到一到，全其上意。你方才呼唤家人羞我么？我梅伯高怎肯与你这一班狐群狗党的奸贼干休！若不扫清宇宙，整饬纲常，不为人也。”众大臣见梅公说千奸贼万奸贼，匹夫长匹夫短，骂不住口，又见黄嵩气得坐在椅上。陈公只得替梅公遮掩道：“年兄今日醉了，送年兄回署去罢！”梅公道：“承列位年兄的抬爱。方才这匹夫如此放肆，叫我如何忍耐得住？”于是，陈公拉梅公吩咐道：“送年兄！”出相府上轿回署不提。

且言陈公再回入席，仍代梅公担了许多心事。且众朝臣，也有议论的，也有劝喻的，纷纷不一。见黄嵩怒而不言，大家只好告辞各散。黄嵩只含怒送了各臣上轿回署，自己又羞又恼，只气得暴跳如雷，便说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有此等事，大胆的狗官，藐视功令，不畏国法。”便一直走进内堂府。卢杞正与

那些歌舞女子们抱住取耍，忽听见黄嵩的口音叫闹起来。卢杞一见，问道：“我儿因何故如此形状？”黄嵩禀道：“恩父在上，孩儿告禀。”就将梅公问他的年纪，又如何吃酒，他还说了许多不吉之言，辱骂恩爷，自头至尾，细细捏造一番。卢杞不听见也罢了，既听了，胡须乱炸，脸上通红，道：“哎呀，有这等事？此畜生把老夫看做无用之人，十分毁骂老夫。我本见他有些才干，故而未曾加罪于他，原来是不知死活的畜生，只叫他试一试老夫的手段。正是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。我儿不必气他，自有老夫做主。你且坐下来畅饮几杯，消释闷怀，何用作此态度？”黄嵩闻言，只得告坐入席，连吃数杯。忽说道：“依孩儿愚见，这个匹夫，须要放在叛逆内，使他缄口就戮，法司也没有什么训问，岂不一下就断那畜生的狗命吗？”卢杞头点了一点道：“就是如此处置这个老畜生罢。”彼此二人在席上商酌已定，暗害梅公不提。

一宿晚景已过，次日五鼓，内监宣旨各官朝驾。文武听旨，退散不提。再说卢杞回了相府，早饭已毕，忽见门官禀道：“皇上遣内监在外面要见相爷。”卢杞迎至厅上，见那内监笑道：“今皇上召老相国在长乐殿下棋消闲。”卢杞道：“请公公先行一步，在后宰门会齐。”内监道：“也罢，咱家在后宰门等候。”走出相府，上马先自去了。卢杞走入内书房，写了一联简帖，藏在袍袖之中，即便上轿，往后宰门而来，下轿同内监至长乐殿见驾。皇上开言：“朕今日没事，偶然想要下棋，故来召先生。”内监取过棋来，卢杞谢了恩，方在锦垫之上坐下，献龙凤香茶，君臣对奕。卢杞故意连输两盘，天子说道：“今日先生下棋，为何恍惚，是何故也？”卢杞俯伏奏道：“臣忧国忧民，心绪不定。臣不敢相隐，求皇上恕臣之罪。臣现有短表，冒渎龙听，伏乞圣上裁之。臣昨日接得边关密报来，

内云：‘我朝官员，私通鞑靼。’臣访不确，不敢妄奏。臣一面引文，使各地方官访拿，一面差心腹人探听。谁知有一奇怪之事，连圣上左右，亦有这班叛贼的羽翼，在彼私自打量。纶音召臣，臣即刻赴阙应召。实有国事在心，心不在棋上，故此连输二局，臣之罪也。”天子闻奏，大惊道：“先生乃国家之栋梁也。尔即知群奸，何不早报朕知，把此等奸佞，枭首市曹，而先生反自容隐耶？”卢杞又奏道：“臣虽知之已久，恐各臣不服，又生他变，故臣不敢面奏。今主欲知此人，臣不敢再为隐瞒。”只见卢杞在袍袖内取出写的柬帖，递于内臣，内臣接过，献上天子。皇上揭开一看，心中大怒，不知内中如何言语，梅公祸福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奸臣暗中施巧计 忠良反受行刑罪

词云：

我爱春，春意好，山嘴吐清烟，墙头带芳草，黄鹂骂杏花，惹得游蜂恼，海棠憔悴牡丹愁，只恐韶光容易老。我爱夏，夏日长，玉碾棋声碎，罗纨扇景凉，南风卖奇货，一路菱荷香，蝉在绿荫深处噪，也应回首顾螳螂，我爱秋，秋色朗，篱菊想陶潜，征鸿唤苏武，黄叶落在阶，因风乱飘舞，双双紫燕数归期，旧巢留待明年补。我爱冬，冬日闲，烹茶消雪水，曳杖看冰山，戍妇征衣曲，将军夜度关，若遇渔翁堪入留，笠蓑披带冻云还。

诗曰：

丹心贯日老梅公，耿介天生傲睨衷。
邪正从来难并立，空将侠气委奸雄。

话说卢杞将柬帖递于内侍，献于皇上。天子一见大怒道：“朕把这厮当正直之臣，方委以直谏之任，不意与鞑靼通同叛逆，有负朕意。若非先生调和鼎鼐之才，朕怎知群小之奸？传旨把这厮押赴市曹正法，以谢先生察访之功也。”卢杞急奏道：“不可传旨，圣上明日临朝，就说见确报，边关军务紧急，命

吏部尚书陈日升领兵出征，都察院冯乐天参赞军机。谕旨一下，此人必定要阻当上意。我主可即着殿前武士，推出市曹斩首。只说阻当军机，惑乱兵心，岂不名正言顺之罪也！”皇上大悦道：“先生平身，卿乃国家栋梁之贤臣，而又不显这厮之叛名，免了他一家刀头之苦，不枉朕拜先生为上相，朕乃以此人股肱心臂也。”卢杞谢恩，又下了两局棋，方才别驾，回到相府不提。

却言次日五鼓，天子上殿，百官朝见已毕。皇上问道：“文武官可齐否？”殿头官奏道：“文武俱齐。”皇上道：“朕昨日闻边关失守，今命吏部尚书陈卿，领兵剿胡虏，都察院冯卿参赞军机。二卿相度便宜行事，即日兴兵，不可迟缓。”冯、陈二人俯伏金阶，吓得冷汗直流，魂不附体。只听得左班中有一人大叫道：“不可！臣有本上奏，不用兴师动旅，自然胡虏永无犯边之患。”言未毕，越众出班，在金阶拜倒奏道：“臣吏部都给事梅魁见驾。今有短表，冒奏龙颜。自古道：‘文可安邦，武可定国。’文臣何可做得武事？今边关报胡虏叛乱，非鞅鞅之本意，皆因圣上宠信权奸，废了先帝恩赈之粮。而胡人以我国米谷，敬如珍宝，圣上乃听奸臣止赈，故有动兵之劳，且支用军需钱粮，较恩赈万倍矣！依臣下见，仍复胡人所赈之米，遵先帝每年好善乐施之老例。再将奸臣卢杞、佞臣黄嵩此一班斩首。胡人闻之赈复奸除，不用动兵，而胡人必服，立见太平。望皇上准臣之本，国家必兴隆矣！”天子见奏，龙颜大怒，道：“圣人云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尔不能忠心于国，反言首相奸党。先王设立犒米之条，原为无臣之故。今首相有栋梁之才，朕岂受胡人之挟？人言尔有私通胡人为内应，看来岂是谬误？着殿前武士，剥去匹夫冠带，押赴市曹正法，以为后人之警戒。”金瓜武士把梅公袍带剥去，捆绑了。梅公大笑

道：“圣上呵，小臣今日尽忠于国，魂入九泉，得见先帝之面，必哭诉于先帝之前，追奸贼的魂，到阴司对一对，谁忠谁奸？今奸贼虽蒙蔽圣上，岂可欺天地？此社稷山河，皆先帝所立的基业，不可以为儿戏，一旦送于他人，只是难臣直言耳。”回头又向陈、冯二人道：“年兄，小弟再不得见面了。”又向班中叫卢杞、黄嵩这两个奸贼，俟后到阴司对案。皇上大怒道：“武士们从速押赴市曹，斩首交旨。”天子又向陈、冯二人道：“卿可平身，出朝整顿军务，为何俯伏不起？莫非尚有事奏吗？”二人在金阶哭奏道：“臣幼知诗书，未知韬略，不谙兵务，若领圣命，恐误天下大事，那时岂不是有辱君命？臣二人死罪，死罪！”皇上道：“你二人向日有功劳，如其往日没有大功于天下，此刻也是正法。姑宽免死，削职为民回籍。”二人在金阶拜谢了圣恩，纳还官诰，辞驾出朝不提。天子又向卢杞问道：“先生以为何人可退胡虏？”卢杞道：“兵部左侍郎袁甫臣大有将相之才。”天子准奏，着兵部领兵往边，协同保守。这也不提。

单言刑部的司官，领了行刑的刽子手，往午朝门外交旨。圣天子回宫，各官俱散。陈、冯二公出朝，至午朝门外，嗟叹道：“梅年兄为你我的事，把性命付于东流，你我应该前去祭奠方是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那行刑的司官，便问道：“方才梅大人斩于何处？”那司官答应：“斩于西郊天地坛。”二人又问道：“可有人在那里收殓否？”司官回道：“只有一个老苍头在那里料理。”说毕，司官自去。陈、冯二公说道：“梅年兄此地没人，我等须替他寻一僻静之所，寄放他的棺柩，以全交友之意也。”冯公道：“以弟的愚见，非相国寺不可。”陈公道：“正合吾心。你我同至相国寺，向僧人言明，方可寄放下来。”不一时，至相国寺，见僧人叙谈些闲话，而后将梅公

之事，细说一番。僧人闻了应允。二人大喜，要着家人向西郊找寻梅府的家人。言尚未毕，只见一个老头儿，哭哭啼啼，走了进来。陈、冯二公一见，便问：“你可是梅公的家人吗？”老头儿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陈公将梅白叫至面前，说道：“管家的，你来得正好。我正想叫人寻你，不知你老爷收殓否？”梅白道：“小人已将主人收殓了，只是没有寄柩之所。偶尔想起相国寺可停，特此而来。”陈、冯二公道：“我们也是为此而来。我们已与僧人说知，你快去把你老爷灵柩，请入寺内，待你公子日后可来搬柩，迎入祖坟内。”梅白道：“多承老爷仁厚，小人也是这个主意。”二人道：“你快些就去，不可耽搁。因我二人有王命在身，即刻就要起程，也不能祭奠。你可安顿，即速就回常州，报知夫人、公子知道，不可久留。”梅白道：“小人晓得。”于是，陈、冯二公告别了和尚，出了寺门，回到衙门，收拾行李，各回原籍不提。

且言梅白安顿了梅公灵柩，依路回往常州。不想年老之人，见主公惨亡，心内哀伤过度，自出了都门，独自孤行，夜宿于中途饭店之内，可怜跋涉受苦，不幸一病身亡。以后没有梅白的交待，拨转书词。

且言卢杞回到相府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梅魁这厮，虽正国法，奈何他尚有家眷住在常州。自古道：‘斩草不除根，恐后逢春发。’”立即吩咐了锦衣卫官儿，叫他去一角文书，四个校尉，前去常州捉拿那梅公的家眷，不可有违。堂官答允，吩咐出米。锦衣卫的官儿，怎敢不依从？连夜做了文书，差了校尉，星夜飞奔常州，捉拿梅公的家眷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，府县官员，出城迎接，迎了入署，升坐内堂。校尉向府尹言道：“此乃机密大事？喝退了左右，方可开看。”府尹听说，喝退了外役，只有家丁伺候。这知府姓陈名诃字文伯，为官却也公

正。他拆开了公文，自头至尾一看，大惊道：“原来是大人究治梅吏科之家。只是本官尚有一句话说，大人要拿梅吏科之子，他乃是江浙第一个名流。

此刻，如同大人去捉拿，恐梅璧不在家中，岂非是劳而无功？要依本官的下见，不如明日五鼓，传齐人役，协同众等，奔至梅府，岂不是一网打尽了。”校尉道：“既是贵官吩咐，弟敢不依。”钦差与知府谈心，却不料知府跟前有一个家人，姓陈名流，因他平时有些收不住话，故此衙的人给他取了一个水嘴的名字。他立在左边，见本府同校尉计议，到明日五鼓拿人之事，听在心中。他身上有几个疮疥，又饮了几杯酒，浑身俱痒起来了，便走出侧门，向管门人说道：“我要去洗澡，你给我把门开了。”管门的道：“陈哥，一切事不可在外多嘴。”陈水嘴道：“晓得，不须吩咐。”便走出衙门。迎面撞着一个衙内皂隶，此人姓屠名申，见了水嘴便问到：“大叔，你如今出来有什么事？”陈水嘴道：“没有别的事，是身上疮疥痒，要去洗澡。”屠申道：“此时尚早，混堂未开，何不到酒馆之中，略饮三杯？”水嘴道：“如此多谢了。”二人同入酒馆，叙了些酒话。屠申道：“今日京中到的钦差，不知是做什么事的？”水嘴道：“你吃酒，毋管他。”屠申道：“此半月乃小人值日，如有大事件知道，好着几个伙计，在衙门伺候。”水嘴道：“足见你做事周全。也罢，此一事对你言了，你千万不可向外人说，至要至要！”屠申道：“大叔同小人说了，公务大事，何敢漏泄！”陈水嘴道：“今日来的钦差，是要拿梅氏的家眷。本官约定五鼓至梅府中拿人，你可寻了几个帮差，在外面伺候，不可误事。”屠申道：“梅公升任入京，不知却是何事，就有如此凶信？”水嘴道：“只因他触犯了卢相爷，将他斩在西郊外天地坛，棺柩寄顿在相国寺。今又有人来拿他

的家眷人等，以正典刑。”屠申听说，吓了一跳，心中叫苦，却不便十分叫着，只好反笑说：“蒙大叔指教，如不知道这个确信，险些误了大事。我今晚约齐了伙伴，在衙门口伺候。”陈水嘴道：“多谢你，我去洗澡。”于是，二人出了酒馆不提。且言这屠申就着急地慌忙飞奔梅府报信与夫人、公子得知。不知屠申是如何报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传假旨捉拿全家 透真情放脱母子

词云：

天岂许人短，偏偏团作欺，满朝尽是小人私，方知一痕半点不差池。浅眼何尝误，奸心断不思，为人还忍耐便宜，直临崖勒马方悔迟。

话说屠申飞奔梅府报信，好着夫人、公子连夜逃生之意。

列位，你道屠申送信梅府，却有个缘故。他乃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氏，只因他在家争闹，一拳打死了人，他自行投到抵罪。梅公见他正直，不怕生死，故此赦了他的死罪。收在身边，心中又恐他生事，故此又写了一封荐书，到常州府里充当差役。一来他也有个拘管，二来又替自己照应房廊屋宇。

他今日听得有这一件事，怎能不着急？况他又是个直心汉子，岂不知当日受过活命之恩，他怎么不报答？于是，跑到梅府，一见门上的人，拱了一拱手道：“列位请了，公子可在家吗？”门上人答应道：“公子与夫人在中堂说话。”屠申也顾不得回禀，一直走进后堂，见公子与夫人在那里说话，就慌忙跪下说道：“小人屠申禀公子、夫人，有要紧的话。”夫人、公子道：“你起来，有什么要紧的话说？”屠申道：“夫人，不好了！你老爷在京师没有书信回来，还不知消息吗？老爷被奸贼卢杞陷害，已正典刑，归天已久。”夫人、公子听说大惊，

哭道：“你怎么得知此信？”屠申道：“今日午前，有钦差校尉来到，本官留在私衙。小的与衙内一个姓陈的大叔相好，适才在酒店说到老爷在西郊外天地坛斩首，那奸相又要斩草除根，差了校尉，在此捉拿家眷。幸喜本府太爷，留住校尉在私衙内，他道：‘公于是江浙第一才子，恐日里不在家中，约定明日五鼓，捉拿全家。’小的受了老爷活命之恩，一听此言，飞来报信与夫人、公子知道。趁早远走他方，奔一个去处安身，方为上计。待公子日后成名，再报前仇。若有迟缓，恐遭毒手，那时岂不冤沉海底，难报大仇？”夫人、公子听说，一齐跪下，大哭道：“恩人在上，待愚母子拜谢。此事非恩人送信给我母子，岂不被奸贼害绝，那时灭门之冤，终难报矣！”屠申又拜伏于地，哭诉道：“小人蒙大老爷天高地厚之恩，实难报答。”夫人、公子也立起身来道：“今此恩德，生死不忘。”屠申道：“夫人、公子不必悲伤，速速想好一个存身之所，好躲过目下大难，不宜啼哭，恐外人知道，走漏风声，就不好了。小人也不能久存此地了，若夫人有了安身之所，小人少不得赶来服侍恩人。”夫人道：“我有一个胞弟，现在山东做节度。不若投奔他去，亦可暂得安身。”向着公子说道：“我儿，我与你分为两路，你竟往仪征县投奔你的岳父任所，亦可安身。一见你岳父，就把家中颠沛流离的事情，细细禀知你岳父、岳母，他必念你是他的女婿，自然要照应于你。你可藏形敛迹，发愤攻书，待有天日之光，不失忠良之后代。卢杞势运一退，再与你那父亲报仇。”屠申道：“这所讲的极是，请急速收拾出城，各奔路途。”夫人、公子又不敢啼哭，只得带着泪，吩咐家人道：“我家遭此不幸，你等愿同我去的，即速收拾，一同逃难。不愿随我去的，趁此今晚夜静，你们各逃生去吧！”家人一齐哭道：“小人们愿同去服侍。平日夫人、公子并没呼叱之声，

怎忍一旦抛离？”屠申道：“你们也不必啼哭，此刻也不是啼哭的时候。逃生要紧。”夫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就与公于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，装了些细软的物件，又叫了一个自幼伴读书的书童，名唤喜童：“你过来，听我吩咐，我见你自幼有些见识，久已要抬举你，就平日也没有把你当下人看，你与公子收拾，往仪征县投奔侯老爷的任所。你二人一路莫分主仆，只以兄弟相称呼，有日你公子发达之时，少不得报你同患难之恩。”喜童哭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！小人蒙夫人、公子教养之恩敢不尽忠，以效犬马之劳！”夫人向公子说道：“儿，你自幼未离我身边一步，今日这大难临身，我儿一路须要小心，自己保重。我梅氏门中，只有你这一点骨肉，倘有差池，就绝了梅门的烟祀，怎么得了！”于是，母子大哭一场。自古道：“世上万般愁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”公子拜别了夫人，说道：“母亲此去，一路须要小心慎重，切莫思虑悲哀，有伤身体。”公子言毕，喜童背了行李，不敢从大门出去，只得走后门小路巷子出城，雇小船一只，直奔仪征投亲。这且不言。再说夫人回房，收拾细软物件，打成包袱，先着一个老苍头，名唤梅芳，往河下雇了船只，等到黄昏，出城上船。

屠申见诸事停当，方才别了夫人，往衙门听事不提。单言梅府那些家人们，个个俟候夜静收拾齐备，大家逃命。夫人见了如此光景，不觉凄惨，掉下泪来。想起当日是何等荣耀，今日如此愁苦狼狈，长叹了一声，又不敢高声啼哭，如此含悲在怀。又见天色已晚，夫人拜别了家神祖先，便从后门走出。带了几个随身丫头、年长的老苍头，步行走出门外，来至河边。梅芳接住，迎入舟中，即刻开船，往山东而去。正是：劈破玉笼飞彩凤，挣开金锁走蛟龙。

且不言夫人行程。单讲梅府的家人，把大门关好，从后门

搬抬物件，大家远走高飞，只剩得一所空房屋。一宿已过，次日五鼓，知府传衙役，请了钦差的尊意，都奔梅府拿人。不多一时，来至梅府，只见大门紧闭，知府吩咐敲门。

众人上前敲门，敲了半日，并没人答应，只得回禀府尹：“里面并无人答应。”那钦差听说，焦躁道：“俺奉圣旨，捉拿钦犯，管他开门不开门，传人役，你与我将大门打碎来，看他开是不开？”众衙役听罢，一齐将门打下，只见里面并无人影，众人就不敢动手。那知府一见无人，吓呆在那边。钦差大怒道：“贵府不动身入内，宣读圣诏，捉拿钦犯，你看着大门做什么？”知府心中着惊，脸上失色，便向钦差说道：“此事其中有变。”那钦差道：“有变无变，进去再讲。”知府只得差衙役向前，都在那梅府正厅排列两旁坐定。知府同钦差正中坐下，叫屠申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到厅后去看一看虚实，里面无人，是什么缘故。你再看梅夫人与梅壁在哪里？速速回报。”屠申答应，走至后面，见重重门户，都是开的，自己心中想起，点脚点头道：“若是昨日没有这个机会，眼见得今日难免绳捆索缚之苦。”即回身来到大厅上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进内一看，见重重门户俱开，内面并无一人。”知府听说，吓得一惊，欹在椅上。那钦差道：“好一个人影全无！也罢，下官同贵府到后面看个踪迹。今大门紧闭，想是往后门逃走。”此时，知府同钦差走入后面，一层层看去，果然里面全无人影，于是，吩咐关锁了后门，钦差复至大厅坐下。知府道：“大人，这等事，不带四邻，问不出根由来。”钦差道：“下官不知确实，听贵官号令。”于是，知府传衙役，叫地方把四邻传来。不一时，乡保、四邻、地方俱到，走上前厅禀道：“小的们是本坊乡保、四邻，叩见大老爷。”知府问道：“尔等就是梅府四邻吗？”乡保答应：“小的们正是。”知府问道：“本府问你们，

这梅府中的全家人口，怎么一个也不曾见，是往哪里去了？”四邻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们怎么晓得梅府的去处？”知府道：“本府不是问他们的去处，你们可知道他家几时没有人出入了？”旁边一个人说道：“只怕有半月没人出入了。”知府便向钦差说道：“大人，这就是了，可曾听见这四邻的话吗？非怪卑职，乃大人未来之时，他半月前已逃往他方去了。望大人进京回旨，卑职只好出角捕文，行到各府州县，缉获正犯，再发封条，封锁住宅便了。”那钦差官校尉带着冷笑说道：“贵府这句话，倒也说得干净。我想，四邻的话，必是贵府吩咐的，着他们在我面前瞒禀，无非是遮掩耳目之意。梅璧乃钦犯之子，他走与不走，不敢问贵府的罪名，只是昨日下午一到之时，你就有多少的闲话，说他是个什么才子，恐他不在家中，要到今日，方可拿人。”

及至今日，却是一个空宅。据四邻说，半月前已无人出入了，我同贵府进门之时，见那些光景，似有人在里面，及至衙役禀说后面无人，我同贵府齐至后面，层层看来，见那些桌椅，并无半点灰尘的；窗门榻扇，并没半点损坏；又见灶上还有温水菜蔬。请问贵府，此种情形，有何不是放走的吗？只是下官也不好十分违拗，但回复太师，少不得把贵府美意，回禀太师，见得贵府有怜才爱贤，故放梅魁的家眷逃走”知府闻言大惊，面如土色，不知府尹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假钦差吓诈财宝 陈知府受惊嘱托

词云：

办理府务，假旨到来。思想奸计百出，捉拿满门刑灾。哪知漏网潜逃，反惹伤财受害。莫道无有报应，眼见受惊损财。

诗曰：

官长拘拿纠四邻，街坊公论受恩深。
明知有碍君王法，因念孤臣不忍呈。

话说钦差向知府说道：“贵府怜才爱士，故尔放走梅璧。”知府大人说：“怎么是卑职放走？”钦差校尉道：“还不是你放走吗？昨日为何不要我拿人？今日把犯人放走，故意叫四邻来问一问，就与你无过失了，岂不是你怜才爱士吗？”知府道：“请大人回署，再作商议。”发放了四邻，着衙役唤木匠收拾了大门，将里面一切家伙等物，着书役开了单子，方才标了封条，吩咐地方好生看守。府尹同钦差出了梅府，看着把前后门都封了，方才上轿。回转衙门，留住钦差款待，送上黄金百两，再三相慰，钦差方允。二人在衙内商议写起文书，上面无非是文书未到之先，梅府家逃走的意思。

不言钦差回京交卢杞的假旨。单言知府送走了钦差之后，

心中大怒，道：“这件事，是什么人走漏了消息，故此梅璧逃走，本府若访出来，必要立毙杖下。”陈水嘴在旁听见，把舌头一伸：“我方才打算说出来，幸喜得没有说。若是说出屠申，老爷即刻传进一顿板子打他，不死也是只剩半命。他若说与我讲，那时连我也不得脱身，虽不至死，也有九分晦气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敢多嘴了。”且说这个屠申，他是孤身一人，又无家眷，虽然放走了梅公子一家，本官送了钦差许多金银，自己一想道：“此事不好。万一陈水嘴说出一句话来，说我知风，本官认真，怎肯干休？那时性命只恐难保。我原是山东人，蒙梅老爷施恩活命，荐在此处，当做门户。目下梅夫人已奔山东，不若离开此处，投节度使的衙门，可以躲过久后之累。”算计已定，收拾了行李，竟奔山东，投军门的任所不提。

且言梅公子与喜童在船上，非止一日，哪里敢出头露面。那船至仪征，船家说道：“相公请上岸去吧！”公子才推开船门，看那异乡的风景。便向船家说道：“我们是没有出过门的，烦你替我寻一个饭店，我自然加倍谢你。”船家道：“原来相公是没出过门的，等我停了船，给你去寻。”于是，船家上岸，寻了一个饭店，回船说道：“相公，我寻了一个饭店，相公请上岸罢。”于是，公子与喜童收拾了行李，船家陪了一同上岸，来到饭店，与店主见过礼，走进店内，是三间房子，船家安放行李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这个下处，可中意吗？”公子道：“罢了，但不知房金几何？”船家道：“这开店的主人姓刘，为人正直不欺，房钱照例，连饭食每位客一钱一天。”梅公子道：“我不过一、二天耳！”吩咐喜童称了船钱外，又称了二星酒钱，递给船家。船家接了银子，多谢了公子，欢喜回去不提。

单言这梅公子向店主人问道：“你这里县官，可姓侯吗？”店主人回道：“姓侯。”公子又道：“他在这里做官？也还如

何？”店主道：“相公，你同县主太爷，还是亲戚，还是朋友？”公子心中想道：“说是亲戚，他不肯说实话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回道：“是我乡亲。从此经过，意欲会他一会，不知可会得否？”店主摇头说道：“既是同乡，莫怪小人多嘴，依我说，不若不去的好。若要去，倒惹烦恼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店主道：“侯爷自到任以来，爱的是财宝，恼的是朋友。他要人的金银，千方百计，有什么讼事出来，真正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，一些道理都没有了。他到任之后，他有个嫡亲的侄儿，在我店中居住，却又贫寒，我听得他说是县主的侄儿，到我小店住了一夜，次日背了行李，他投往县中，寻着司吏，投了手本，随即传进后堂。不多一时，里面传出话来说：‘老爷没有这个侄儿，姑念若无知，免责去吧！’那相公听了传出此语，登时暴跳如雷，说道：‘岂有此理！那有这等事情，嫡亲叔侄，千里相投，怎么说没有这个侄儿？’随后，自己又走到侧门跟前，把三代的履历，向管侧门的，细细地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等至晚上，并不见回音。那相公见他不认，只得忍气收拾行李归家去了。

看他侄儿，尚且如此，况你是个同乡之人？”梅公子道：“有这等事吗？”于是半信半疑，喜童在外边听了，暗暗地点点头。于是，店主拿了晚饭，安放桌上，梅公子与喜童用了晚饭。店主收拾碗筷，又送了一壶红茶，与梅公子、喜童吃。梅公子对喜童说道：“贤弟，店主人这番言语，无非是虚假之词，我岳父哪有这等狠心！一个侄儿个认，想必没有此理。”喜童道：“相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如今时势做官的，大概只以势利为先，不以礼伦为重。”公子道：“据你说，竟不必去了？”喜童道：“相公，不是不去见他的话。若是要去见他，为今之计，不若想他一个主意。”公子道：“贤弟有个什么主

意？”喜童道：“此事实难料。据方才店主说，侯老爷如此鲧薄，不念亲情。若是全信，似未的确；若要真去与他相会，倘或他把脸一变，说你是钦犯之子，把你解往京中，那时有口也难分，岂不绝了梅氏之后代？若以小人的愚见，将公子的衣服给小人穿，小人的衣服给公子穿，待小人假充公子，去见侯老爷，见景生情。他若是忠良之心，必有许多叹息，小人把其中之事，细细说明，再请公子与他相会。若是奸党之徒，小人不过略说几句闲话。他问老爷京中之事，小人自然把从头至尾的事，细细地告诉他一番，他若不肯怜念，起了害我之心，相公闻得，可速速逃往山东，投奔邓田老爷的任所，再作道理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计虽好，那有代替之理？”喜童道：“非是小人敢欺了公子，想此情测料不定，进退两难，若不从权，恐有他变。”公子道：“今日且歇了，明日再作道理。”于是，二人方睡了。

次日早晨，小二送水来洗脸，梳洗已毕，又吃了早饭，喜童又苦劝了一番：“公子若不从权，就是此地住一年，也是无益的。不若早为设计，去见了侯老爷，才能有出头的日子。”公子听了，不得已，只得脱下衣服，二人互换穿了，走山店来。那店主人一见，便向着小二说道：“你看他二个人，必定是走江湖的。昨日是那个后生穿着，今日又是这个后生穿着。十有九分，是去到知县衙门去打抽风的。”话说未了，喜童便向着店家说道：“店主人，我们的衣服行李，都在里面，好生看管。”店家笑道：“请放心，得了彩，与相公接风吧！”公子远远随行，走几步，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脸上含羞，心中叫苦，便自己叫道：“我梅良玉生于宦门之内，到今日扮了奴仆之辈。”不言梅公子思想。单讲喜童回头看见梅公子，似有哭泣之状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此一去，见了侯鸾，凶多吉少。”只得问着路，

向前而行。回头看见公子，没有多远。正走之间，抬头见路旁有一药铺，便止住脚，走进药店，拱一拱手道：“官人请了。”那柜上的人，见他请了，问：“相公要什么东西？”喜童道：“我家耗鼠甚多，把小生的成套书籍，都咬伤坏；衣帽脱下，它就损伤。要买些砒霜，拌些药鼠。”那柜里人说道：“这砒霜不敢乱卖的，有关性命之忧，得罪相公。”喜童说道：“此言差矣！我乃读书之人，岂是那无知之辈？无非深恨鼠耗，因此买些药鼠。”那掌柜的说道：“相公言得有理，卖点与你吧！”喜童在腰间取出一锭银子，递与那柜上的官人，买了些砒霜。那店官道：“相公，这东西莫要儿戏。”喜童道：“晓得。”此时拢入袖口，出了店门，梅公子已走近前，问道：“贤弟，你在此店内，买些什么东西？”喜童道：“因兄长走不上来，故而在等。”只是两下又分手，各依前后而行。又走了一会，到了县府前，喜童又等着公子，再叮嘱一番，那公子只得站在墙壁下，这且不提。

单说喜童走至大堂，叫道：“号房哪里？”号房听见堂内有人呼唤，即便走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哪位相公？”喜童答道：“你进去回禀老爷，你说常州府梅公子要见老爷。”那号房即便回禀。老爷吩咐请相公入私衙相见。门子请喜童进内，见了侯鸾，喜童抢行几步，一躬到地，道：“岳父大人请上，待小婿拜见。”侯鸾只得一把阻住道：“贤婿路远风霜，只行常礼吧！”两下又谦逊了一会，侯鸾先受了两礼。

假公子道：“请岳母拜见。”侯鸾道：“待到后堂再拜吧！请坐。”假公子方才告坐。献茶已毕，喜童把侯鸾一看，只见他鬼头鼠眼，鼻尖耳小，心中想道：“店主之言，定非谬矣！我看此人乃阴险之徒。”心疑未定，只见侯鸾向着假公子道：“贤婿，令尊大人荣升都给，一向在京，得意吗？”喜童一闻

此言，故意装做愁苦之容，站起身来，假作啼哭声，拜伏于地，道：“岳父大人，你还不知先父的凶信吗？”侯鸾道：“你且站起来讲。”喜童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告禀岳丈大人，先君升在京未久，因圣上命陈东初年伯征伐胡虏，冯度修年伯参赞军机，那时，先君位列台垣，岂肯袖手旁观，因此出班保奏。那时冒触龙颜，把先君斩首，又行文到常州捉拿家眷。因此，小婿逃走在外，今日投奔在岳丈面前，看先君同年亲谊面上，容小婿一身，足感岳父大人再造之恩也。”侯鸾把脸一变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莫怪老夫说，你那父亲也太固执了些。如今做官的，都要逢迎上司，结交当道，方可有个官做，创立万顷良田家业。不然，这十年寒窗，晨昏苦读，为什么？他屡屡要讲什么忠臣，如今连头都做掉了。”假公子又哭道：“先君在日，多有得罪，岳父只念小婿四海飘零，没家投奔，救一救落难之人。”侯鸾道：“只是我的官卑职微，如何容得你下？”假公子道：“既是岳父不肯收留，小婿只得再往别处去。”侯鸾又道：“你也说得干净。你是钦犯之子，我的女儿怎肯做叛党的媳妇？这是万耳万目都知道的你是我的女婿，今日又是满衙门的吏役看见你到我衙中来的，若是上司知道，行文要钦犯之子，那时，老夫把什么人给他？非是我没情，不看同年份上，却也是你命当如此。”假公子又道：“岳父，你把小婿是怎么样处置？”侯鸾道：“你哭也无益的，老夫也不用刑处治，将你解往京中，交给相爷，听相爷发落。无怪老夫，倒是你父带累于你的。”即刻传那衙役，把假公子拿下。侯鸾吩咐道：“是钦犯之子，好生看守，要解京请赏的。”一个标了监牌，众衙役上前，把假公子上了刑具，押出来收监。不知喜童进监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梅公子仪征投亲 侯知县罪加假婿

词云：

人害非假，果逢其凶，主仆投亲身避难，岂知监禁狱牢中。
前修有定，难脱罗笼，皇天不负忠良后，得会风云上九重。

诗曰：

慈命投亲到异乡，岂知落魄更凄惶。
店家说出抽肠话，替主情甘狱底亡。

话说假公子上了刑具出来不提。单言梅公子在墙壁下等候，等得不耐烦，走进仪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众衙役把喜童锁着，带往西监去了。公子到了监门首，衙役们开监门收钦犯。梅公子不知是何缘故，心中一苦，眼中掉下泪来，又不敢上前。只见喜童把头回转来，向着公子丢了一个眼色，必是叫他速速走的意思，他却不知道，还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望着众人把喜童带到监中。这喜童一入监门，就把砒霜取出来，放口中一吞。那砒霜入腹，寸肠俱断，站立不稳，一交跌倒在地，顿时七窍流血。牢中禁子一把挽扶，喜童气绝身亡。禁子撒手一推，只得着牢头出来禀知侯鸾道：“钦犯进牢服毒死了。”侯鸾听说，把禁子、狱卒每人各责了四十大板，又吩咐道：“此犯已故，

不必言着他是钦犯，只说是本县处死了不法的家人。”又吩咐了一番不提。

且言狱卒受责，领谕出来，只得上了店市，买了一口棺材，传脚夫抬至监旁，将喜童拖出牢洞，装入棺材。公子如同滚油煎心，自己悲伤，想道：“先前喜童在药店门口，莫非买毒药？”正在思想之间，只见脚夫把棺材一直抬往北门去了。梅公子也不管高低，跟着就跑。出了城门，见抬棺材的歇下，把地方土工传了来，挖开坑儿，把棺材安葬，各人散去。梅公子走到坟前，双膝跪下，拜倒在地，放声大哭道：“贤弟呀！愚兄自幼与你同窗共读，寸步不离，却不知贤弟有这一片忠心。只望与你同患同难，异日成名，补报贤弟相携之力，岂知今日遇着我个人面兽心的岳父，遭这等恶死。这是我梅良玉死之该当，贤弟不当受此惨变。我以店主之言，不过虚假谣词，贤弟就有这等慧心，便先安排了替主之心肠呀！想我梅良玉日后没有寸进便罢，若有些许荣耀，必将贤弟修墓追荐。我与贤弟虽是异姓，倘日后我有子孙，必须情愿继贤弟宗支。”梅公子在坟上磕了个头，哭一声，却是旷野地方主人哭仆，真是铁石之人闻也断肠。

于是，起来记认坟墓的踪迹，见坟左首有一座土地庙，路旁又有一支双丫叉的榆树为记。看罢，拜罢，又哭了一会，心中乱如麻一般，又无伴侣，又不敢回店去拿行李，低着头往大路向东而走。见前面已抵河边，又痴呆呆望了一望，只见一座城楼。心中想道：“此楼定是东门。”走到跟前，只见一只划船，飞棹来了。那舱中坐着两个老者，那船家就摇拢岸来，便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上扬州就随我的船，带你去。”那船中两个老者道：“我们是熟船，你只管上来。”梅公子此时犹如那失群的孤鸟，那有定见？正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年纪又小，

又无亲眷可投，心中又怕遇着店主，又起风波。也罢，且到扬州，再作道理，只得说道：“驾我到扬州去！”船家道：“你既要去，快些上来！”梅公子上船来，拱手道：“二位老客长请了。”那二位老者一齐躬身道：“小哥请进来坐。”梅公子方才走入舱中坐下，船家问道：“你可吃饭的吗？我们是不靠岸的。恐夜晚了，要赶快的，你要吃饭，快些买米。”梅公子道：“我是不吃饭的。”于是，船家开了船只。不一时，梢后送进饭来道：“二位老客请用饭。”二位把食盒揭开，拈出二尾鱼来，便向梅公子道：“小哥请过来用饭。”梅公子道：“老客长请，晚生不用饭。”那二位老哥笑道：“小哥，我晓得，你只有船钱，没有饭资。不妨，我二人出了半升米，就请了小哥。”梅公子道：“我们萍水相逢，多蒙雅爱，何以克当？”二位长者即取了一副碗筷，三人共桌，用毕了饭，一路又谈些闲话。船至三汊河，船家说道：“朋友，前面已是钞关了，把船钱拿出来，好上岸。”梅公子说道：“今日不曾带得来，改日把你吧！”船家说道：“你上船来，安安稳稳，连米也没有拿出来，坐着动也不动，就是当差，也要把票儿我看。你若没有钱，就是破布衣服，一分一片，照样拿来！”梅公子哪里受得过这等愁苦，把脸一红道：“今日偶然忘却了带钱来。”就把贴肉一件白衫子，脱将下来，递与船家。那船家接过来一看：“这个？衫子，我们用它不着，若是布衣，还可算得钱。”那两个老者道：“船家，你把那衣服拿了来，与这位相公，我二人替他出了船钱吧！”船家听说，将衣服递给长者，长者递给梅公子。梅公子道：“一路而来，多蒙长者雅爱，又蒙出船钱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晚生感恩不浅。”老者笑道：“相公，你说哪里话来！”于是，船抵码头，大家弃船登岸，梅公子又向二位长者一躬说道：“晚生不敢造府叩谢了。”二位长者说道：“岂

敢！只是寒舍窄小，不敢屈相公同去。天色已晚，相公要进城，也要赶早些。”说罢，二老向东去了不提。

却说梅公子一边走一头思想，喜童死得好苦，不觉心酸，在旷野所在，放声大哭。又见日已西沉，不敢久恋，一直奔到城内。欲下饭店，又无行李盘费，东走西走，一径来到寿庵寺前。那寿庵寺乃是扬州第一个庙宇，寺旁有一株树，树后数步，便是毛厕。梅公子到了此时，也无奈何，只得就在这寺门首地下坐着。时已更深，思想从前爹爹在日，何等荣耀。今日四海无家，母子分离，又有卢贼防拿甚急，我这性命，恐终难保。若被那贼拿住，还有多少刑法，我是一个怯弱书生，怎么受得！不如趁此无人知道，不免寻个自寻吧！想到此处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即忙解下腰带，挂在树上，望北说道：“母亲呀！你孩儿死很好苦。”又不敢高声啼哭，悄悄吊在上面。正是：投河只要三尺水，悬梁惟用一条绳。不知梅公子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哭穷途公子捐生 救颠危禅僧仗义

词云：

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？抬头吴越秦汉楚，细看梁唐晋汉周。万事俱从忙里错，谁人肯向死前休。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。

诗曰：

只身流落到扬州，拼命悬躯欲丧幽。
香池救得孤忠后，到底欣逢故旧时。

话说梅公子吊在树上，命如五鼓瑶台月，气似三更油尽灯。不言梅壁吊颈且说本庙有个化陀和尚，因早晨有个施主打斋，他多吃了些东西，腹中疼痛，屡到东厕出恭去，两手捧着肚子，往东厕一跑，不觉撞在梅公子的身上，跌了一跤，爬将起来，一摸，见是吊的一个死人，口中喊道：“不好了，快救人！”连喊了数声，里面众僧，俱不知是什么事，大家只得出来，问道：“你因什么事，大惊小怪？”化陀和尚说道：“那树上吊着一个死人，你们去看。”众僧一看，果然是真，只得进内回禀长老和尚。那长老听说，口中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便即刻起身，随着众僧，来到面前。那些僧人，把梅壁解下，直僵

僵摊在地上。长老吩咐快烧姜汤来，使者答应，拿了姜汤，把梅璧放在椅上，灌了一会，只听得三关响了一声。不一时，梅公子就醒了转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苦死我也！”众僧一齐说道：“此人转来了。”只见大和尚走到梅公子跟前问道：“你这位后生，小小年纪，因何寻此短见？我乃出家之人，与你无仇，为何坑陷出家人，是何道理？”梅公子听见有人说话，便把眼睛一睁，只见一个和尚站在面前，又见众僧站在一边，便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小人乃异多人氏，只因随主人进京，往山阳关经过，是我失于检察，把主人的箱笼被脚夫拐了去，因此难以回船。主人家法厉害，若是回去，必无再活之命，故此小人进退两难，是以寻此短见。非是坑陷师父，实实难存于世矣！又蒙师父救命，真乃再造之恩。只是小人身无半文，往何处去好？岂不是虽死犹生？不如做个亡命，倒也得个干净。”大和尚见他虽是下人衣帽，而骨格清奇，说话又婉转，说道：“也罢，你且随我到方丈来。”于是，众僧执着灯，梅公子随了大和尚，一直来到方丈里面坐下，大和尚说道：“你也坐下。”梅公子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小人怎敢坐？”大和尚道：“我们乃是出家人，有什么统属？坐下来好说话。”梅公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人告坐了。”大和尚开口说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方才说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主人，你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梅璧道：“他是经商的。”和尚道：“依我说，着人去寻你的主人，我当面对他说，晓得你受了这个委屈，他必定不责备你的。”梅公子道：“师父这般吩咐，小人岂不感恩？只是我那主人，当面听师父的言语，自然肯依允的；若是小人随了他回去，他回去后，想起许多行李等件，定然生气责打。不若求师父大发慈悲怜悯之心，暂容小人在此栖身。倘若有云开见日，再补报师父活命之恩。”和尚听说道：“也罢，此乃佛门之地，人人可

以安身，况你又是落难之人。只是鸡儿不吃没功之禄，你平日在家所干些何事？”梅公子道：“小人随着主人，也不过是抹桌拂椅，浇灌花草。”和尚道：“原来你是个斯文中人，你必定识字。你写几个字，与我看看。”梅公子听说，见旁边桌上，现有笔砚，便取过一张纸来，提起笔就随手写几个大字，递给老和尚。和尚接过看了一眼，却是写的四个楷字，是寿庵禅寺。和尚赞道：“果然好字！”又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？从直说来。”梅公子随口答应道：“小人姓王名喜童，乃江南常州府人氏。”和尚道：“你就叫王喜童吗？从今为始，自后都叫你是王喜童。”于是，梅良玉住在寿庵寺内，连门也不敢出，早晚收拾些盆景花草。况这个和尚又不逢迎施主，又不爱财，所以，梅良玉住在寺内，并没有纠缠，倒也清闲。把那些盆景花草，都修理很好，盆盆可爱。

且不讲梅良玉的安身。列位，可知那和尚的出身吗？他乃是本府第一个大乡宦，弟兄二人，他爱习武，兄弟习文。

他少年时曾中了一个武探花及第职，特授御前保驾的都尉，官至三边总制，与那胡虏鞑靼交兵，屡战屡胜，那鞑靼见了，失魂丧胆。天子见他屡建奇功，升为当今提调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又加兵部尚书之职。他自到京之后，见天子信用奸邪，对那卢杞等十分宠爱，诛斩忠良。他思想在边关杀戮过多，便弃职挂印，往天台投师，削发为僧。他俗名姓陈名曰高字大忠，法名香池和尚。他兄弟乃吏部尚书，名东初，现任在高师。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已有两月光景。那日香池和尚。正在方丈闲游，看那些盆景，忽见管门僧人进内禀道：“二老爷要看师父。”和尚还未答应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兄长，小弟今日特来相看。”和尚说道：“愚兄失迎了。”二人携手入方丈，见礼坐下。沙僧捧上茶来，二人用毕。随来的家人，俱

过来磕头，寺僧人，也过来见礼。香池和尚问道：“贤弟几时回来的？”东初答道：“昨天才回。闻得兄长在此寺内安禅，故而特来拜谒。理应带同弟媳、侄儿、侄女，都来拜见，又恐有烦兴居。”香池道：“贤弟来到，足见手足之情，何劳弟媳、侄儿、侄女来此？”二人谈心，不觉梅良玉走来，看见二人形容一样，便止住了脚步，站在一边，听他们说话。香池道：“贤弟，我常愁你伴君如羊伴虎，但如我缁衣草履，没忧没辱，你今日回来，真正知足不辱。你今日来看我，却见了同胞手足，也是千朵桃花一树生。”陈公道：“说哪里话来！为弟昨日到家，只见园亭倒塌，花木残败，怎似兄长这等清高？但为弟的福浅，不得如兄长之见识，但弟居官，难瞒兄长之见察，亦非不忠之故，只因被奸贼弄权，将梅伯高陷害——奸贼将我保奏兴师，又为武将，那梅伯高不忍，便直谏，是以命丧黄泉。弟等削职归里，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。为弟的观兄长这些盆景，真正可爱，其实精微，不知出于何人之手？弟家内园亭，意欲修理，望兄长命他在我处点缀点缀，不知可否？”香池和尚笑道：“贤弟，不说盆景精致，愚兄几乎忘了。我无意中得了一个孩子，此人姓王名喜童，乃是异乡人氏，流落在此，这些花草全然是他修理的，又写得一笔好字，只愁他没有出身之地，若贤弟要修理亭园，此人十分中用。”便叫喜童道：“见过了二老爷。”又吩咐道：“你跟二老爷去，好生服侍。”喜童听说，两眼流泪道：“小人愿随太师早晚叫唤，也得报效。”香池道：“你二老爷也同我一样，我不日就要回山，那时没人照应你。”喜童听说依允，只得拜辞了太师，陈公又吩咐道：“你去收拾行李。”太师道：“他没有铺盖行李，你回去，送一副行李给他也罢。”陈公道：“兄长吩咐，敢不依从？”于是，二人又谈些家常，方才辞别起身。太师送出山门，陈公上轿，喜童随

了陈公的轿，一直回至府门。到了大厅门口下轿，陈公带着笑脸，一直走进内室，望着夫人说道：“今日老夫往寿庵寺中拜见了兄长，得了一个小孩子。”夫人问道：“老爷所得什么人，这等欢喜？”陈公道：“你见了那个孩子，也必欢喜。”此时，公子、小姐听得带了一个人回来，唧唧唧唧说道：“不知是何等样人，爹爹这般喜欢。”言还未了，只见王正带了一个俊后生，从腰门外走将进来。王正指着说道：“这是夫人，快磕头！”那后生磕了头，复向公子也见过了礼，又见杏元小姐，梅公子偷眼一看，见她果然上下齐整，天姿国色。但见姿质美冶，姣艳容颜，不知那梅良玉怎么见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扮书童暂时避难 识年伯暗里悲伤

词云：

独上妆楼静悄悄，见斜月下西郊。薄情人去音信杳，怜才郎鸾笺不到，佳期约定在元宵，到如今竟不来了。闷无聊，将瑶琴操，一曲相思调，知音少，只等多情到。闷把菱花照，真容脸上脂粉少，小金莲滴滴的几步，不觉的纱裙退了。哪里是罗带宽，分明是相思害得我瘦损蛮腰小。又只见银蝉上柳梢，杜鹃枝上频频叫，且归罗帐和衣倒，梦魂中会佳期，颠鸾倒凤。听檐前铁马儿摇，更鼓频敲将上场，惊散了好梦不到晓，睡眼朦胧痴情还在阳台绕。空自叹多娇，知心人不到，辜负星前月，枉吹月下萧。

诗曰：

异乡流落苦难挨，欣逢故归念英才。
若非笔下惊人句，怎得牵牛织女来。

话说杏元小姐，素妆打扮，美貌无双，裙边露出三寸金莲，真正齐正。这且不提。单讲梅公子见了杏元小姐，也下了全礼，立在一旁。夫人道：“果然好个孩子。老爷方才言的，莫非就是此人？”陈公道：“就是他。不但外貌可取，更兼腹内有才，

写的字迹端方，况且又会修理花木。”称赞一回，回头又看着梅璧道：“大老爷着我带你回来，明日可写张卖身字进来，给你身价银两，你好自己置办东西。”喜童道：“小人只身到此，要身价也没用处。”陈公道：“也罢，你既不肯写卖身字，竟当做家主儿女一样。”叫王正过来，道：“把他给你做个儿子，从今以后，喜童就要你照应。领他出去，看书房可有空屋子，给他一间。至于行李衣服，你去向夫人取讨。”王正答应了，欢喜得眼花俱开，两只手扯住喜童说道：“你方才听见老爷吩咐，把你与我为子。

从今后，你与我是父子之称呼。况且我又没男没女，是你的造化。本府中有多少的女儿，待我慢慢选一个好的，与你为妻，养个孩儿，也接我王氏之后。自古道：‘只有义子，没有义孙’。我带你去见我的妻，你见了她，叫一声娘，她自然欢喜你。诸事还要她照应，就是衣服行李，也要她浆洗收拾收拾。”于是，二人来到自己门首，王正叫道：“妈妈，我带了个好孩儿回来了。”妈妈出来，喜童上前作揖道：“伯母拜揖。”妈妈道：“这是哪里一个孩子？怎么是我的儿子？”王正道：“是老爷叫他拜我夫妇名下为义子，从今后，你与我有后了。”于是，说了些闲话，就把喜童带到书房花园，寻一间空房子，收拾了桌凳，又往里面讨了一副行李出来，铺了床帐。又带喜童到自己房中，吃了晚饭没事，又送到书房安歇不提。

单言喜童今日住在陈府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到了陈东初家中。他痴痴呆呆地只想家中变乱之事，又不知母亲奔往山东的消息，故此一夜未曾合眼。一宿晚景已过，次日早起出房来，只见王正手内捧着红金帖，跑得气喘吁吁，望见喜童说道：“我的儿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今日老爷要拜城的官府与众亲眷，因无人写帖，我在老爷面前说你会写，要写得好。”喜童

答应，回转书房，将墨磨起，取了一只笔，拈在手中道：“伯伯，写帖子是什么称呼？”王正云：“年家眷弟二十个，姻眷弟二十个，眷侍生十个，其余的都写年家眷弟。”又向喜童说道：“你快些写，我往前面去，就来拿。”一头说，一头走，喜童道：“伯伯请转，还有话说。”王正便止住脚道：“我儿你有什么话说？”喜童问道：“老爷叫什么名字？”王正道：“你这个孩子，是个不中用的，亏你服侍老爷，连老爷的名字都不晓得！他是大老爷的胞弟，大老爷名陈日高号天中，原是武探花，曾做过三边总制，后来升了京营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又加升兵部尚书，因看破红尘，功名二字甚淡，难免轮回，因此出家，法名香池大师。二老爷名日升号东初，原任吏部尚书。夫人吴氏，公子春生，小姐杏元。我说与你听，你千万记牢，不可忘怀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往外走去了。

单言这梅公子手里写帖，心中想起旧日之事，惨然掉下泪来，自己暗暗说道：“这是陈年伯家中，我爹爹因为他的事情，才累及斩首行刑，不想，我今日又到他家中来了。如今时事，但不知他的心迹如何？且不说出真姓名，且自含糊，再作道理。”慌忙把眼泪抹干，将帖儿写完，收了笔砚。王正来到，说道：“我儿不写帖子，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喜童回道：“写完了。”王正道：“当真写完了？我看一看你的字迹如何？”喜童将帖子递于王正，王正见了说道：“写得好字。”就把帖子拿上前厅，捧给陈公，陈公问道：“这帖子尽是喜童写的吗？”王正回道：“尽是喜童写的。”陈公道：“这孩子果然写得好，日后慢慢地抬举他。”王正听见老爷称赞喜童，十分欢喜。

不言陈公出门拜客，再言王正走至书房，向喜童说道：“我儿，方才老爷见你写的好字，十分欢喜，说道，要慢慢地抬举你呢！你千万用心，不要顽耍。”于是，走至卧房，告诉

妈妈一番，这且不提。

话说陈公出门拜客回家。此时，各官亲眷陆续回拜，整整齐忙了一月有余，方才没事。忽一日，想起园亭要修理，随即唤了木匠收拾。真是官宦人家，银钱两便，何消半月，焕然一新。陈公吩咐喜童修理花木，整饰花景。瞬息光阴，残冬已过，新春初交，自然又忙了些时。正值元宵佳节，闹过花灯，正月已完，二月又至。陈公一日无事，步入园中，见山石树木亭台，件件令人喜爱。忽然见喜童立于阶下，便问道：“梅花可曾开放否？”喜童道：“梅园中各色梅花，俱已开放。”陈公道：“你去准备酒席，明日在后梅园赏花。”喜童答应，不知陈公如何赏花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赏梅花陡思同年 降风雨忽想云游

词云：

三月光，不觉菱荷香，猛听得寒雁悲伤，咫尺间梅绽粉墙。看锦绣，听鸟弄笙簧，闲中检点，静中思量，雄赳赳，不见了秦楚兵将。气昂昂，哪见了后汉前唐，亦认你簪缨世弟，阀阅门墙，到后来难免无常。说来是梦，言来是谎，倒不如寻几个知心的契友，到野外溪旁，或围棋赌赛，或曲水流觞，或讲些修行的妙法，或问些治病良方。九里韩侯成霸王，封侯的樊哙保刘邦，将军元帅今何在？俱赴庄周梦一场。

诗曰：

同年交好胜金兰，欲借梅花吊友冤。
岂料花遭风雨折，灰心立意弃尘缘。

话说陈公欲赏梅花，叫喜童吩咐厨役办酒席。喜童答应，进内去了不提。次日早晨，酒席已备。少刻，老爷与夫人、公子来到园中，步至亭内，见那些杂色梅花，果然开得十分灿烂，香气袭人。陈公向着夫人问道：“每年开的梅花，开放时，可是这般样茂盛吗？”夫人道：“今年比往年加倍茂盛，这正从人杰地灵了。老爷千岁在家赏花，故此枝繁蕊茂。况又得喜童

浇灌、修理，怎么不胜于往年？”陈公哈哈大笑，随即入席，一家四口，开怀畅饮。酒至半酣，陈公便有不悦之色，夫人见了，因说道：“今日对此花，家完聚，又用着美酒佳肴，为何老爷还有不悦之容，是何意也？”陈公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夫人，你知其一，哪知其二？今日乃是二月初十日，老夫忽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去年二月十二，是我与冯公改位的日期，后日又是梅年兄周年。我与夫人、孩儿们，在此赏花饮酒，却不知梅年兄的夫人、年侄，身在何方？他为老夫身首异处，方才老夫见景伤情，欲借此梅花，祭奠他一番，也见我陈东初一点痴心。”口内说，眼儿望着天，叫道：“梅年兄，你生前为人正直，死后必然为神。你阴灵在天，有灵有感，可着年嫂、年侄，奔来我处，自然早晚照应。”不言陈公与夫人说话，且说喜童听说提起十二日，乃是他爹爹周年，陈年伯有祭奠之意，况我为子的，倒不能尽一点孝心。孤身一人，站立梅树旁边，越想越恼，悲苦之极，不觉地喉咙咽咽，哭将起来。陈公与夫人、公子都不留意，只见杏元小姐斜目而视，看见喜童站在树旁，如醉如痴，呆呆的眼中落下泪来，不知为什么事，便向陈公说道：“爹爹，你看那喜童，因何在那里啼哭？”陈公回头一看，果然见喜童在那里啼哭，即便唤喜童上亭来，便问道：“老夫在赏花，你因何在此啼哭？所为何事？”喜童答道：“小人方才听见老爷与夫人说，去年二月十二日，屈斩梅老爷的时节，小人也在京中，其实死得可怜，有多少正人君子叹息不了。老爷方才提起梅老爷之事，小人不觉心中痛苦起来，故而惊动老爷，这是小人该死了。”夫人对陈公说道：“这也怪他不得，况他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必知大义，见景生情也是有的。”陈公听了夫人之言，方才吩咐道：“今日乃是家宴，下次不可。如若放肆，定行重责。”喜童答应下来，只得含泪吞声，站在一旁。

却说那杏元小姐，一双识人的眼睛，七窍灵心儿，已瞧在眼内。心中想道：“此子有些古怪。前听得爹爹说，他字迹端方，笔墨均调，我看他虽是下人衣服，却似个正人的行藏，其中定有一番委屈。”心中正在思想，忽听陈公吩咐家人，叫明日设备梅老爷的灵位，摆在梅花亭上，后日借此梅花，祭奠梅老先生，以申朋友之心。陈公又对梅花祝道：“若梅公子有成名之日，与父争光，明日再盛过今日。”陈公祝毕，站起身来，与夫人、公子、小姐一同进内去了不提。

却说次日早晨，众家人收拾、打扫园亭，已将梅公的牌位设立于梅亭之上，各自散去。再言喜童一个独自来到梅亭，见上面供着他爹爹的灵位，便双膝跪下，痛哭一场。又祈祷一番，不觉天色将晚，方才安宿。那知此夜才交四鼓，降下一场风雨冰雹，把些梅花尽皆打落，只急得他满眼流泪，跌足捶胸，竟昏倒于地。半晌方醒，叹口气道：“爹爹，你怎么这等命薄！陈年伯立了牌位，诚心祭奠，又谁知天降风雨！”含泪往里面而去，打从腰门首，见里面没人出来，只得走将进去。见一个小丫环站在那里，喜童说道：“姐姐，烦你通禀老爷一声。你说喜童在外，要见老爷。”那丫环进房回禀陈公，陈公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丫环回知喜童，于是随至房内，开口禀道：“老爷，昨夜风雨交加，把满园梅花尽皆打落，半朵也没有了。”陈公一闻此言，即便披衣而起，竟往花园中而来。只见满园中梅花，果然尽行打落，半点全无，心中一想道：“梅年兄，你如今这等命薄，连一枝清香，也消受不起，眼见得你后人也不能上进了。”叹了一口气，遂动了出家之念，要修个不坏之身，及早回头。于是，吩咐家人：“你给我备下扁担，一副行李，今日老夫要学个云游四海的贤士。”便气忿忿走将进来。夫人问道：“老爷方才吩咐家人，预备修行的物件，却不知为何？”

陈公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老夫昨日准备香案，供奉梅年兄的牌位，无非荐一荐在天之灵，岂知昨夜遭风雨冰雹，将梅花尽皆打落。据老夫看将起来，忠奸二字，只好听天而已，人力实难。倒不如以道门装扮，云游各山胜景，也了人生一世。”不一时，公子、小姐到来，听得陈公要弃家修行，于是一齐劝解道：“风雨乃天地间常事，爹爹何必认为实迹？况梅年伯乃姓梅，这梅树之花，乃木种之梅，与他有什么相干？今被风雨摧残，明年又得结子，重新开花，岂可见花木摧残而陡起离家之念？”陈公道：“我意已定，实难留住，必要生离乡关，把这块老骨头避在那名胜所在。

夫人，你有孩儿早晚侍奉，老夫所虑者，不过是否元女孩儿未得佳偶。她乃是你亲生，你可自己选择英才之婿。我除此一桩，便没他忧。”一家见陈公立意要去，一齐大哭起来。小姐、公子拜伏于地道：“爹爹从前远在京师，孩儿们每日思想。今归府弟，正好早晚侍奉，以乐天年。不意看这草木之情，而陡起修行之念。劝爹爹暂息此念，待孩儿祝告神祇，拜求天地，保佑梅花重开。”陈公笑道：“也罢，你们如此孝心，要求梅开二度，限三日已定。如三日梅花不能重开，定要前去修行，云游四海。或访僧道于山林之上。或泛舟楫游江湖之间，或仿高士于村庄之内，或乐琴棋于洞府之中。这是我修道之所，死而无怨。花是我陈东初之心也。”小姐与公子一齐站起身来，叫家人到花园中摆设香案。小姐又到梅亭中，望空拜伏在地，祷告不止，又不知祷告些什么言语，梅花可能开二度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拜求神圣因留父 上天垂象念孤儿

词云：

携酒上新亭，满目江山易画屏，赚得英雄头似雪，为功名虎啸龙吟。一枕梦魂惊，日落西山，哪有个谁弱谁强，俱罢手打入渔樵闲话中。

诗曰：

陈公访道欲云游，家室无因苦相求。
孝感动天三日内，梅花重放满枝头。

话说杏元小姐拜伏于地，祝告道：“皇天后土，本园花神，可怜梅年伯遭冤被害，母子飘零，如若梅公子有发展、聚会之日，求上天三日内，将梅花复开二度；若是梅门不能复兴，我爹爹要扮着道装，云游四海了。”小姐拜毕，站起身来，望着喜童说道：“若梅花侥幸复开，你可速速报来，不可有误。”喜童答应：“晓得。”小姐移步进内去了不提。

再言喜童四下看了一看，见没人走上亭来，他就在那香案面前，双膝跪下，两泪交流，低声痛哭道：“苍天呀，我梅璧这等命薄，多亏陈年伯收留在此，又见梅花，思忆爹爹，陈年伯设位祭奠，尽被风雨将花打落。因此，陈年伯见物怜人，说

我爹爹连一枝请香消受不起，又道我梅氏后人，不能上进，因此出家修行，看破红尘，云游四海。我想，陈年伯倘若是出外云游，我梅良玉岂能在于此地？必无是理。

但求老天爷发一好生之念，将梅花再放数枝。一则显应成全，以免陈门离散，二则显应我那爹爹之忠义灵魂。老天若能佑我梅良玉稍有寸进，得睹天颜，定然报仇雪恨。”拜毕起来，收了香案。回到书房，心中想道：“母亲当日着我投奔岳父，躲避灾难，岂知那岳父乃禽兽之辈，不念亲戚。多蒙喜童替代名姓，服毒于狱而死，岂知我又遭此颠沛。幸遇陈年伯收留在此，正应古言‘亲不如友’。又不知母亲曾到母舅所在否？又不知母舅原任否？或者升迁，也未可知。

其中之事，实在难料，我内心如同油煎一般。但孩儿事情，母亲岂能知道？就是母亲的事，为孩儿怎知周详？这不孝之罪，万难补报。关山阻隔，音信杳然。皆因误国的奸贼，害我父丧黄泉，使我母子东西。”心中思想，泪如涌泉，悲哭不止。又想道：“我那岳父见喜童死在监中，他却不知真假，只认做是我，他一定把女儿另许配他人无疑矣！且自由他。我见杏元小姐，倒是个贤淑之女。我梅良玉有成名之日，不知她可还在家否？只怕已许配他人，此事但凭天而已。”自叹自解，在房中坐了一会，又到亭子上看了一看梅花，不但不开，连枝都打伤了。看了一看，只是叹恨。眼见此树再不能开花了，想到苦处，又到园中大哭一场。

到了第二天，来看那些树木，伤损未活，便叹说道：“想此梅树，再不能开花了。”不一时，小姐着丫环来问喜童道：“今日梅花何如？”喜童道：“烦你回禀小姐，被风雨损伤，连枝叶都打伤了，梅树如何再能开呢？”丫环听说，回身往内去了。喜童想道：“今日是第二天了，眼见梅树如此狼狈，明

日焉得有花？若没花发，陈年伯一定要出家的。”想到此处，心中惨然，眼中掉下泪来，又在亭子上跪拜祝告，说道：“上苍神圣，本园花神，望乞报奏上帝之前，祈求借三春之暖，赐梅花数朵，以应梅花之予兆，使陈年伯无出家之念。”拜罢起身，独自无聊，回至书房，闷昏昏地睡在床上不提。

且言本园花神，见梅良玉一片诚心祝告，把他的言语，奏上城隍，城隍奏上天庭道：“梅魁之子梅璧，今在下界受颠沛之苦，有陈日升收留他在家中，因与梅魁系同年好友，见梅花开花，意欲祭奠梅魁，不料前夜被风雨将梅花尽皆打落。今陈日升好不烦恼，意欲弃家修行而去。梅良玉虔诚求上帝，赐他梅开二度。小神等见他至诚祝告，他乃忠良之子，有状元之福，因而启奏上帝。”上帝闻奏，开言说道：“善哉！据尔所奏，梅良玉乃梅魁忠良之后，赐他梅开二度。就着卿传旨到御花园中，着仙花童子，领仙花到陈日升梅园内，三更时候，将梅花一齐开放，全他一点诚心，以昭后效。”城隍领了玉旨，到御花园中，同了花使，领了仙花，竟奔陈府花园而来。正是聚春一暖，六九奇寒，仙使把鲜花撒在树上，满园中俱是仙花，怎比凡花草果，香透数里。城隍见重放了梅花，上天交旨不提。

单言喜童睡去，朦胧中忽闻香气袭人，便翻身急速爬将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说道：“这等香气，莫非梅花重开吗？”便把门开了，走上亭子来一看，只见杂色梅花，都变做一色绿蕊，梅花开得齐齐整整，异香扑鼻。把一个梅良玉喜得手舞足蹈，又拜谢了一番。天明，只见桌上现有笔砚，不免取过笔来，在那墙上题诗一首。诗曰：“簇簇梅花数丈高，叩求风露下天曹。昨宵花木成灰土，二次梅花万古遭。”话说梅良玉题完了诗，将笔砚安放原处，往亭子上折了一枝梅花在手，竟奔里面而未。只见有个丫环在阶沿之上，喜童咳了一声，丫环问道：“喜童

哥有何话说？夫人、小姐还未起身。”喜童笑嘻嘻地手执一枝梅花，说道：“姐姐，烦你通报一声：梅花都开放了。”那丫环接了梅花，自己先嗅了一嗅，竟不往寝室，反跑到后堂去了。喜童想道：“她往后堂而去，一定给小姐看的。”且不言梅公子站立。单讲那丫环手执着梅花，如获珠宝一般，一直捧入小姐卧楼绣房之上，喘息不止而笑。且言那杏元小姐，只因连日陈公要弃家修行，复又想到，欲留父亲，必须梅开二度，方可挽转；又想梅开二度，乃千古未有之事。正在沉吟之间，忽闻一阵梅花香，抬头一看，见那丫环，手执一枝绿蕊梅花。丫环道：“小姐，你看这是奇事不是奇事？”小姐问道：“丫环，你手中拿的什么花？”丫环道：“今日这梅花重开二度，比前更觉香馥些。”小姐将梅花接过来一看，心中大喜道：“可是喜童送来的吗？”丫环道：“正是。”小姐道：“你这个婢子，又来哄我。”丫环道：“小姐，喜重现正在老爷前堂。”小姐半信半疑，走下楼来，喜童见了，叫声：“小姐。”杏元问道：“这梅花果然是园中复开的吗？”喜童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小姐又吩咐道：“喜童，你在园中伺候，待我禀过老爷，自然有赏。”喜童答应，回到后花园中不提。

再言小姐手执梅花，来到老爷房中，将手揭起帐幔说道：“爹爹、母亲，孩儿特来拜喜。”陈公道：“我儿拜什么喜？”小姐道：“爹爹可知道？天从人愿，梅花竟开二度。”陈公道：“果然梅开二度吗？”即忙起身，穿了衣服下床，小姐将梅递与陈公说道：“请爹爹观看。”陈公接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儿，这时节在哪里寻来这枝梅花？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果然是花园中复开的梅花。喜童说，不单是一枝，而且满园中各花开放。”夫人听说，也急忙起身，穿了衣服，说道：“我儿，当真的梅开二度吗？”小姐说道：“母亲，果然是梅开二度。”夫

人道：“我儿，正是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”说话之间，丫环送水进房，与陈公、夫人净面。梳洗已毕，换了衣衫，公子也来请了安。于是，陈公与夫人并公子、小姐，同到园中，来看梅开二度。

一进园中，只闻得一阵阵香风满面。一路步入亭中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园中梅树，枝枝俱是银砌粉妆，实实令人可爱。公子、小姐一齐上前恭喜道：“爹爹，如今梅花开放，修行的念头丢了罢。”陈公道：“我儿，非是为父的又坠红尘，只是梅家侄儿，没有着落，使我放心不下，”夫人道：“梅家侄儿，着人四下寻找，若寻着，领他来家，以了一片心事。”陈公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”又吩咐喜童道：“今日梅花重开，也是千古奇事，你可速备酒席，安设牌位，好祭奠梅公。”不一时，俱已停当。陈公寻了素服，拜伏于地道：“梅年兄，你在天之灵，可知道我陈东初祭奠吗？”这喜童见陈公祭奠他爹爹，他却不敢在亭子上陪拜，却走在远远的一个亭子上，朝着牌位，不住地磕头，口中说道：“爹爹呀！多谢陈年伯费心，我小侄只得在此暗谢。”陈公拜毕，只见夫人、公子俱来拜过。陈公望着小姐道：“我儿，你也过来拜拜年伯。”于是，小姐拜毕起身说道：“爹爹可看见喜童在那小亭子也磕头吗？”陈公回顾一看，果然喜童在那里痴呆呆地磕头。陈公大怒道：“你这个狗才，大胆放肆！敢学老夫跪拜。”便叫喜童上来。喜童听得呼唤，即忙走上亭来，陈公大怒道：“老夫在此，是拜的梅公，你敢在那里学老夫拜吗？”喜童道：“个人怎敢学老爷的拜？只是小的父亲，也是去年二月今天死的。固想着父亲亡故一年，故此在那亭子上拜一拜，也尽人子之心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也难怪他。富贵乃是各人所修的，孝敬之理，俱是一般。”陈公道：“原来你也有这番委屈，也罢。”又叫王正吩咐道：

“你替他拿几色菜来，叫他到后门外边，烧张纸钱，尽他一点孝心。”于是，喜童拿了酒菜，摆在后门外边，点起香烛，磕头拜哭，焚化纸钱。祭奠已毕，复回身竟奔到自己房中，又立了一个小小的牌位，将梅公的名讳写上，供在抽屉桌上。反身走上亭来，谢了陈公。夫人道：“喜童，从今后须要小心照管花草，至于饮食，拿到自己房中吃去。”喜童答应：“是。”只见陈公等走下亭子来，喜童随后面，走入梅花深处。

陈公看见梅花，赏玩了一会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既有梅花，岂可没有佳句？”向着春生说道：“我儿，我在京师历有多年，不知你的学业何如？你可将梅开二度为题，作诗一首，与为父的看一看。”春生答应道：“孩儿晓得。”陈公忽然抬起头来，只见壁上题有诗句，便问道：“喜童，此诗句是何人所作？”不知喜童怎生答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梅开二度乃千古佳话 花园联诗实万载奇逢

词云：

试问水归何处？况且彻夜东流，滔滔不断古今秋。浪花如喷雪，新月似银钩，暗想当年富贵，挂金帆直至扬州。灞陵桥上望西州，动不动八千里，青山无数，白云无数，来时春梦，去时秋梦，叹人生能有几度？想人生会少离多，只落得春风酒一壶，夜月琴三弄，古今希罕闻，试问钱塘梦。

诗曰：

一辈后生一辈人，只因中正属凶成。
难处颠沛流离日，画虎雕龙天自亲。

话说陈公看见壁上有诗句，步到跟前，看见题的咏梅花七言一绝，看完赞道：“好佳句！”便问春生道：“此诗是你做的吗？”春生道：“孩儿并未题诗。”陈公又问道：“喜童，你管此花园，这诗是何人题来？你从直说来。”喜童道：“小人不敢蒙混老爷，这是小人见景生情，信手胡写的。”陈公点了点头，叫春生过来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看看如何？你或做或和，也试一试你的才学。”叫喜童取笔砚过来。喜童答应，向亭子上来，拿了文房四宝。夫人、小姐问道：“你取笔砚做什

么？”喜童道：“老爷命公子题诗。”竟携着笔砚，一直往梅园中去。小姐道：“母亲，爹爹着兄弟题诗，孩儿同母亲去看看。”夫人道：“也好。”于是，母女们步下亭来，走至春生面前，看他手执墨砚，在那粉壁上题诗一首。诗曰：“数色梅花绿色高，依依挺干似儿曹。只因诚明通天界，故赐环梅放二遭。”春生题毕，喜童将笔接过。陈公哈哈大笑着道：“有花无诗，岂不误了名花？”回头又见夫人、小姐到来，陈公向夫人说道：“适才观梅，见粉壁墙上有吟梅之句。问是何人所作，你道是谁人题的？夫人呵，原来就是喜童题的。竟看不出这个孩子来，也通文墨。我孩儿也题了一首。今女儿至此，亦可批削你兄弟的诗句。但平日闻得你韵佳，也可做一首，与为父的看看。”小姐道：“做一首诗，却怎样好写在此地？”陈公道：“这有何妨！此乃本宅花园，那有外人来看见？后面又不落款，怕他怎的？”小姐不好违背父命，只得接过笔来，在春生诗句后面，题诗一首。诗曰：“春日梅花品最高，又因上帝降儿曹。昊天不负忠良后，才使梅花放二遭。”杏元小姐题毕，陈公与夫人道：“女孩儿的诗句，却也清雅，真正可乐我二人晚景了。”于是，又把三首诗念了一遍。见喜童送笔砚去了，陈公对夫人说道：“据老夫看，喜童这个孩子，大有根基，不是平常之辈，以后要另眼看顾他。只是这诗句字迹，色色可爱。”夫人道：“正是，这孩子即会吟诗，必有可用之才。”说话之间，喜童已到，陈公吩咐一番，便与夫人、公子、小姐走出梅园。又走上亭子来，重新坐下，又重新吃了一回酒，方才一同入内室去了。

家下众人收拾了碗盏，打扫了园，各自散去，喜童回转书房安歇。次日起来，无时不在园中修理花草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又是三月初旬，一日无事，心中想道：“人说扬州天下第一个

繁华的所在，我想今日无事，不免到街市上看一看光景。”不言喜童独自出花园去了。再讲那杏元小姐每每心中想道：“我见喜童几番哭泣跪拜，令人可疑，其中定有隐情，莫非就是梅年伯的后裔？那日爹爹在梅亭上祭奠梅花与梅年伯之时，他又在小亭上跪拜。就是梅园中诗句，也觉有些奇异。”心中正在思想，忽然旁边走出一个丫环，名叫翠环，站在小姐身边说道：“小姐，莫非想那个人的过失吗？”小姐倒吓了一跳，抬头见是翠环，便说道：“你这个丫环，如何这等大胆，说什么人？”那翠环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小姐，莫不是看出喜童的破绽来了？”小姐道：“你劈空说出这样话来，是什么缘故？”“不瞒小姐说，喜童自到我家中来，也半年有余了，从不见他有喜笑之容，终日有悲哭之态。依婢子看来，此人必有极大之恨。但他所做之事，都和老爷心性一样，亦非下等之流。今日无事，婢子与小姐同到花园，看他的行藏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我乃闺中之女，没事怎好到花园中去？”又想一想，“你先去到园中看一看，喜童可在书房吗？切不可让外人知道。”翠环见小姐有要去之心，笑嘻嘻下了楼去，一直跑到花园，往书房中去看。只见喜童不在书房，转身走到后楼，就向小姐说道：“喜童毕竟不在园中，小姐要去，趁此机会就去。”小姐道：“去倒要去，倘若撞着一个外人，成何体统？”翠环说道：“园中此时冷静，外人没事不到花园中去。”小姐听说，随即二人下楼，走进花园，就往书房中来。见他那房中，虽无摆设，却也收拾得洁净。翠环道：“小姐请坐，待婢子细细看来。”走上前就把抽屉拉开，只见里面俱是文章，上面有许多泪迹；又见桌上供着一个圣人的牌位，中间又写了一行字，面前供着一碗饭、一碟菜、一双筷子。翠环道：“他怕午时饭迟了，留些过午的。”再把牌位一一细看，口中叫道：“小姐，你来看这牌位！”小姐一看，

上面写的是：“先考梅伯高之神位。”旁边写的是：“考男梅璧叩礼。”看完往袖里一藏，心想：“此子定是梅璧无疑矣！”小姐同翠环走出书房，行至堂前，告禀陈公，把从头至尾，告诉一番。陈公与夫人大惊道：“喜童却是梅伯高的乃郎！一向老夫却是疑心，代老夫唤他进来，细细地问他一番曲直。”小姐道：“不消爹爹去得。再叫翠环到他书房，先用一个吓诈，试出他的真情来。再引他进来，问他详细。”夫人道：“孩儿说得有理。”陈公点头道：“也罢。”于是，叫过翠环来，吩咐了她一番。

翠环领了陈公的言语，就往花园中来，且不讲。

单讲梅良玉在街上游了半日，腹中有些饥馁，便寻回路，进了大门，竟奔花园中而来。只见王正手中捧着一个盘子，口中说道：“我儿，今朝有个朋友，送了两只蹄子，你娘叫我送一盘给你吃。”良玉道：“怎好又多劳伯伯。”于是，接了盘子，王正去了。喜童捧到房中，放下盘子，又往后面取了碗来，把抽屉拉开，拿出饭来，换了饭筷，供奉梅公的牌位。拿碗的时候，没有留心，及至供奉，不见牌位。

于是，细细地寻了一番，竟没形影，只吓得两泪交流道：“我的爹爹，你往哪里去了？”将要放声啼哭，忽见有一人站在书房门首，便止泪说道：“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那翠环望着梅良玉说道：“你这个好人，坑害人家不浅。”那良玉见牌位失了，心魂不定，又忽然听见翠环说出“坑害人家不浅”的话来，便忙向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姐姐，我坑害了人家什么事？你这话从何说起？”翠环道：“你口还说什么喜童，哪一个不知道你是梅老爷的公子呢！今府县各衙门，俱有文书到来，说京中卢杞知道你在此，着地方官拿你进京。你想，他既知道你在此藏身，那奸贼怎肯放过我们？你还之乎也者，瞒我

家老爷，喜童长，喜童短。”梅公子听了这番言语，真正顶门上吓脱了三魂，九宫内惊散了七魄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吓的战兢兢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姐姐，你可有什么计策，救我一救，梅良玉至死不忘。”翠环道：“公子请起。既是方才说出至死不忘之言，你切记在心。我方才的言语，却是虚假之词。我今早同小姐至此看花，只见你供着的牌位，拿去回禀老爷，才知道你是梅公子。老爷叫我来唤到后堂去问你委屈。”公子道：“老爷叫我问话，万一不念当日之情，将我解到京中，献与卢贼，我命岂不休矣！”翠环道：“你说话差矣！况老爷平日以善良之心自居，岂有害你之意？”于是，丫环同了良玉往内里而来。进了腰门，只听得陈公与夫人、小姐在后堂说话。翠环先进去，回禀老爷，只见陈公笑着迎了出来，道：“良玉贤侄，今日方才去了老夫千古之疑。”梅良玉忙行了几步，迎着陈公说道：“伯父，梅璧在此。”于是，陈公携了梅公子的手，一同进内堂。梅公子忙行了几步，转过身来，就跪将下去，向着陈公与夫人道：“伯父、伯母请上，坐待小侄拜见。”陈公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！一向多有得罪，只是老夫不知，谅不见罪。”梅公子道：“若是伯父说这样话来，岂不折杀了小侄吗？但萍水相逢，蒙老爷收养，真正没齿不敢相忘。”此时，又谦让一会，陈公与夫人勉强受了两礼，又与春生见过了礼。夫人向着杏元小姐说道：“我儿你也过来，与梅家哥哥见过礼。”小姐奉了母命，只得过来与梅公子见了一礼，即便回楼而去。于是，陈公与夫人、公子，同梅良玉分宾主而坐，丫环奉茶。茶毕，陈公道：“贤侄，令尊大人荣升京师，不料遭贼卢杞所害，又拿家属，老夫无时不思。今乃天缘凑巧，与贤侄会合，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。”梅良玉两泪交流，把前后冤苦之事，一一告诉了一番。陈公、夫人道：“真亏你。”又道：“贤侄，可去

更衣，” 叫声：“春生我儿，你可陪梅世兄去更换服色。” 春生答应，即陪良玉到书房，更换了衣衿，二人携手出来。

那时间，众人都知道喜童是梅公子。别人都在其次，单是王正一闻此言，即走到自己房中，说与妻子知道：“这个孩儿，今日被小姐看出他的面目来了。只怕老爷要将小姐许配于他，你我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” 他妻子道：“你也过了五旬多岁，连理性一点也不知，如今老爷认实了他，是年家的子侄，他岂肯与你我为儿子，这不是枉费精神吗？” 不讲他们夫妇议论。再言陈公见春生陪良玉而去，便对夫人说道：“我看梅家侄儿，他日必然成名，况他气概不凡，细细思想，不若将女儿许配此子，待他名登金榜，再完洞房花烛。夫人，你道如何？” 夫人道：“老爷主见一定不差。况此子乃梅年伯之子，他先人曾为同年斩首西郊，他相貌又生得轩昂。只是在梅园所题之诗，犹恐假他人之成语，须要试他一试，再为斟酌。” 陈公点头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” 不一时，梅公子衣巾换了，与春生携手同进内来，复又见礼。陈公吩咐摆饭，及至饭毕。于是，陈公传齐了全宅的家人，见过了梅良玉。陈公又吩咐道：“从今为始，俱称梅公子，外面切不可走漏了风声。” 众家人一齐答应道：“是。” 各人散了不提。

单言陈公向梅公子说道：“我观贤侄的佳句，果然出众。老夫今有一题，请教贤侄高才。” 梅良玉道：“小侄爱慕文艺，只是一向荒疏，难入老伯父之尊目。” 陈公道：“佳作自然精美，何必过谦？” 随唤春生说道：“我儿你也陪作一篇，请梅仁兄批评。” 良玉道：“岂敢！” 陈公唤书童取文房四宝过来，拈笔在手，写一题目，乃是“善人为邦百年”一句。梅良玉接过来一看，说道：“老年伯，小侄当面献丑了。” 陈公说：“年侄说哪里话来！” 良玉抬头一看，只见桌上已摆两副笔砚卷子，

便与春生分宾主而坐。二人并没思索，一挥而成。陈公在旁看见，心内暗喜。不一时，二人交卷，陈公接过一看，拍案大叫道：“真魁元之才，异日必尽天下之灵秀！”又将春生之文字，也看了一遍，却也字字珠玑，句句锦绣，与梅璧一比，却略略减色些。取过笔来，把二人文章，俱加圈点过了。又向二人说道：“你们的文字，还欠功夫，自后还要上紧琢磨，彼此还要相需讲解，不可荒疏。自后你二人同寝共食，不可相离。”于是，二人告辞陈公，同入书房不提。

单言陈公走入后堂，与夫人说道：“我今日已看过了梅璧的文章，老夫主意已定，要招良玉为婿，况他文章，字字珠玑可爱。”正与夫人议论杏元女儿之事，却被翠环听见，飞奔后楼，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眼识英贤怜友念故交 心结丝梦惜旧遭奸变

词云：

叹画梁紫燕，为儿孙屡占窝巢，每日里打食数粒，只恨儿孙不饱，养得黄壳微退，两翅才长翎毛，不报父母养劬劳，竟自腾空飞了。飞到那绿阴深处，自称散淡逍遥。一日砌前游戏，撞着了狠心的狡猫，双爪搭住不相饶，连皮带骨尽嚼了，这才是幸短前程短，心高命不高。劝君少打伤人剑，常磨克己刀，守分循天理，灾祸自然消。

诗曰：

故旧联姻乐正浓，忽遭奇祸各西东。
秀心万结怨难诉，恨海忿山满肚中。

话说翠环听见陈公与夫人欲将小姐许配梅公子，她急忙跑至后楼，笑吟吟地报与杏元小姐知道：“恭喜小姐。”杏元道：“你这个丫头，又来见神见鬼，恭喜什么？”翠环道：“老爷与夫人谈小姐婚姻，意欲许配梅公子。婢子闻此喜信，将来恭喜小姐。”杏元把脸一红：“贱婢休得胡言。”口中虽是这样骂，心内却十分喜欢，想道：“我观梅生非人下之辈，又见他题梅之诗，实有孝友气慨，与人不同。”这里不讲小姐暗赞，

单言翠环见小姐不睬她，只得回身下楼。

腹内暗想道：“我不如到书房，送个喜信与梅公子知道。”走到书房一张，不见春生，只见良玉一人痴呆呆地似想心事一般。她便轻轻走到书房，到他的后面，把手在他肩上一拍道：“你想什么呢？”梅公子倒吓了一跳，回转头来，见是翠环，因说道：“你又来做什么？”翠环道：“特来与你报个喜信的。”梅公子站起身来问道：“姐姐又有什么喜信，报与小生？”翠环道：“也是你命中红鸾星高照，老爷、夫人要将小姐与你结婚呢！等你这金榜题名，那时就鸾成凤，岂不是天大的喜信吗？”梅公子一闻此言，心中暗自喜欢。又见翠环走进前一步，是要动手动脚的意思，梅公子正色言道：“已承你的好意，小生领惠过了，姐姐请回后堂去吧！恐你家中公子出来，撞见你我二人在此说话，万一告禀老爷、夫人知道，岂不是连累小生无容身之地了？”翠环说道：“喜信报与你，你将什么谢我？”梅公子道：“既承你的美意，待后慢慢谢你吧！”那翠环欢欢喜喜地说道：“下次若有一点半点言语，少不得一一报信与你。”梅公子道：“姐姐，你从此以后，不可到书房来，恐外人看见不雅。”翠环啐了一声，入内去了。梅公子闻言，好生欢喜。不一时，春生出来，陪他吃了晚饭，二人又谈了些诗文，夫人又着人送了一床锦绣的被褥与帐幔等件。春生又叫书童铺设在自己的床对面铺上，坐卧谈心。他二人斯文相投，竟一刻不离，每日清晨往内面请安，更是携手而行。陈公与夫人看见，更十分欢悦。有时在房中撞见小姐，两下心照，但不言起婚姻之事，还是兄妹相称。

且言梅、陈二位公子无事，便在书房中谈讲诗书。陈公不时也出来讲些文章、故事，有时与他二人谈诗饮酒。一日，在后堂与夫人议论家务，忽见门上慌慌张张禀道：“外面府县官

员，俱在前厅，请老爷说话。”陈公道：“府县到此，定有蹊跷。”陈公只得走出厅来，各官俱一齐站起身来见礼。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府尊开言说道：“大人。”陈公道：“不敢。请问公祖与父母到舍，有何贵干？”府尊道：“禀大人得知，今朝中有马牌到来，说圣上有旨，正钦差是卢太师，副钦差是翰林院党大人。卢太师曾吩咐马牌，叫大人在平山堂接旨开读。”陈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待老夫回后堂，换了冠带，与公祖、父母同行接旨。”府尊道：“相爷吩咐说道，不必更换服色，就是便服接旨。”陈公笑道：“既是卢太师说过，治下就是便服了。”于是，吩咐打轿，同各官到平山堂接旨不提。

再言夫人与二位公子、小姐，摸不着头脑，都耽着惊慌，随即差家人打探消息。梅良玉对着夫人说道：“也不知为着何事，且等家人们回来，必知详细。”且不言陈府中议论。再说陈公同着各官到平山堂，接旨的香案，俱已摆设的整齐了，众官俱在门外候着圣旨。不一时，只见无数的执事，护着二位钦差，到了山门首。陈公领着众官，跪接圣旨。卢杞与党进同下了轿，陈公等一齐随了进来，到香案供奉圣旨。陈公山呼已毕，卢杞将旨打开宣读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闻上古帝皇，全赖文武俱备，方能成一统华夷。

今朕御极以来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自然北漠沙陀二国，士卒屡肆猖狂，扰害中原。前相国卢杞同兵部右侍郎袁辅臣出兵镇守边关，不料他国以火炮当先，将边关攻破。又将袁辅臣守关众将，都拿往军营，绑于刁杆之上，用乱箭射死，惨不可言。朕欲责你往日退缩不领兵之罪，相国卢杞保奏言明，卿有女儿名曰杏元，今着党进领旨，传与尔知道，朕赐尔女昭君服色，玉琵琶一面，似昭君出塞议和。再着地方官给库银两千两，买民女四十名，一同出关，与二国连和，两国永息刀兵。

旨到速速出关，即免卿一门之罪。钦哉谢恩。”陈公听卢杞读毕，在香案前谢过圣旨，站起身来，心中大怒，只得走上，向卢杞见礼。因问道：“满朝文武，太师怎不保奏一、二去镇守征伐？怎么着下官的女孩儿去和番，岂不折辱了天朝的体统吗？况我的女儿，乃蒲柳之姿，焉能退得胡虏番兵？”卢杞也道：“是老夫的好意。圣上要加罪于老先生，老夫与你保奏了，方免先生的罪名，况和番，前朝也是有的，何必引以为耻？圣命紧急，老夫要见一见令媛小姐，老夫就要回朝交旨。”陈公又不敢逆旨，只得苦在心头。复与党公见礼，也没心谈讲细语。

于是，请了圣旨，与卢杞一齐上轿，离了平山堂，一路同转，进了城门，到了自己府门首。把卢杞等让至大厅，又行过了礼，料想卢杞不能让他回后堂去的，因此，硬着心肠，吩咐家人到后堂叫养娘，扶着小姐出来，与卢相爷看看。家人答应入内，与夫人说了备细。夫人才晓得其事，是要她的女孩儿，往边关和番，腹内如乱箭穿心。又见要她的女儿出去见见，夫人大怒道：“要这老命做什么？我出去与这个奸贼拚了命吧！”小姐上前扯住了夫人道：“母亲不可造次！这个奸贼乃是奉旨意的，与他较量，岂不自取灭门之祸？不如待孩儿自己见这个奸贼，拚了孩儿一人之命，出关去寻一个自尽，以全爹爹一世名节，又保了一家性命。”夫人只得啼啼哭哭地随在后面。梅璧、春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，也只哭在一堆。于是，小姐止住了泪，来到大厅上面。

陈公见女孩儿出来，一阵心酸，二目中滔滔掉下泪来，因说道：“我儿过来，见卢太师与党年伯呀！”于是，小姐一一见过了礼。卢贼看了杏元小姐，向陈公说道：“令媛小姐，真真生得天姿国色，先生巧言，还说没才没貌。有四句鄙言，奉赠令媛小姐。诗曰：‘闺中侠士女英豪，巧笔丹青难画描。琵琶’

琶相伴阳关道，好似昭君出汉朝。”杏元小姐问道：“老太师，边关上有强兵猛将，尚且难胜胡虏。我一闺中柔弱女子，怎能退得胡虏？”卢杞道：“小姐出关，胡虏一见，即可退兵矣！”小姐见卢杞说这等话来，含着怒容道：“老太师的钧谕，却也妥当，我陈杏元何惜一身？只是可惜圣上把那高官厚禄，与那些误国的奸贼食了，又不能分君之忧患，立于朝廷之上，自披一张人皮。

只是我陈杏元生不能食奸贼之肉，死后定为厉鬼摄奸贼之魂。”骂得卢杞白着眼，领受一会。陈公见小姐骂卢杞一顿，回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也见过了太师。那朝中的国政，却与你没相干，回后堂去吧！”杏元小姐遵父命，只得忍气而往后堂去了。”卢杞暗说道：“我眼睁睁的倒被这个小贱人骂了一场。”因见小姐回后堂去了，他也站起身来，望着陈公说道：“令媛是见过了的。等候地方官买齐了民女，便一齐动身。”那时，陈公又假意留了一会，方才先送过卢杞，又送府县官员，留住党公叙谈不提。

再言卢杞回至公馆，自有地方官应酬。且言陈公向党公说道：“年兄，你我乃是同年好友，还有细事商议。”二人携手步入内厅。陈公吩咐把二位公子请出来，家人答应入内，请了二位公子上厅，又与党公见过礼，在下面坐了。陈公叹了一口气，望着党公说道：“年兄，我辈读书，原想荣宗耀祖，荫子封妻，谁知如今反将自己的女儿，害于奸贼之手。那奸贼当日在朝中，谕着小弟领兵往边关，与鞑靼交锋，梅年兄直谏一本，被皇上将他斩首，却又行文捉拿他的家眷，他家弄得人亡家破，似一群失林的孤鸟。同下，袁兵部将身丧入沙场，卢贼又保奏我的女儿，往那寒苦沙漠之地，去和北番。年兄你想，一个闺中柔弱之女，到那个去处，可能保得有命否？岂不是眼睁睁地

送去寻死吗？”党公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年兄，祸起自卢贼，也是令媛命中所招。天子的谕旨，如何违拗得？只听天由命罢了。”梅璧与春生听见党公这一番话，心中正苦，二目中滔滔流下泪来。党公见了，也觉伤心，指着良玉、春生二人，向陈公问道：“小弟只知年兄一位公子，因何却有二位年侄？”陈公回道：“小弟只有一个小儿。”因指着梅璧道：“年兄不是外人，不妨实告吧！”不知陈公怎么样告诉党公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选民女百姓惊惶 认兄妹家庭痛哭

词云：

自入深山且学呆，半装聋哑半装呆，是非莫与他人议，己过还须己自裁。瓦罐红炉茶正热，纸窗白处月初来，但笑长安名利客，几个严陵守钓台？

诗曰：

真忠千古美名标，好为万载话酒嘲。
孤心只顾私情义，那管群黎似泪潮。

话说陈公对党公说道：“年兄，此子是梅魁的乃郎。因为投奔他的岳父，谁知世态炎凉的禽兽，不认亲戚，尽把他当作奸党。多亏贴身服侍的书童，仗义替生，屈死在仪征。”从头到尾，细细地告诉了一遍。党公道：“此就是梅年兄之子，老夫失敬了。”梅公子又重新见了一礼。党公问道：“小弟不知令媛可曾有人家否？”陈公见党公问他这个话，忍不住二目中掉下泪来。说道：“小女婚事，未许人家。小弟有意招赘梅家年侄为婿，不想如今又有这风波。”党公道：“这也是他们前世冤孽，故生出这一番事来。小弟因见他与年兄令郎，一齐垂泪，我却不知道有这般的隐情。”说了一会，党公告辞起身，

陈公没心绪相留，一同送党公上轿去了。

陈公回转后堂，只见夫人、小姐与府的仆妇、丫环，都悲哭在一堆，陈公见时，更觉伤心。夫人见陈公与二位公子一同进来，带着哭说道：“梅家侄儿，你来，老身有句话对你说。前日认你之后，我与你年伯商议，欲将杏元小姐许配与你，岂知天意如此？虽然大礼未行，也算是夫妻一场。

明日杏元小姐出关，你可与春生送她到交界地方，也尽你一点夫妻之情。只好做希望来世夫妻吧！还避什么嫌疑。”梅公子见夫人说得伤心，二目滔滔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伯母既如此说，小侄焉敢不送贤妹出关。只是这卢贼怎肯让小侄同行？”夫人道：“老身也思想了一个计策在此。待起身之时，我认作一个侄儿，与女孩儿是姑表姊妹，再等你年伯求一求卢贼，就可以同行行了。”梅公子听得又要求卢贼，带着哭骂道：“这个奸贼，与小侄不知哪世冤家！当初父亲被他害在都市斩首，使我母子飘零。今日才有安身之所，又蒙伯父、伯母将小姐终身许配小侄，他一本把小姐逼了去和番邦，岂不是前世冤孽，今生对头！”这正是：生生拆散鸳鸯伴，活活分开连理枝。陈公走上前说道：“贤侄，既是方才俱已说明，你二人当着老夫面前见一礼，路途中有什么言语，两下才好说话。”夫人哭哭啼啼，扶着小姐与梅公子对面交拜。那杏元小姐，哭哭啼啼，含着娇羞，向梅公子说道：“为小妹之事，反累及兄长跋涉程途，出关远送，愚妹只好来世补报。”梅公子也啼哭说道：“贤妹自己保重，愚兄理当护送，有何劳之有？”两下里说话，四目滔滔，泪流不止，更觉凄惨。陈公、夫人，与家大小，又痛哭起来。这正是：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且不言家痛哭，再说卢杞回到公馆，那些省的官员，送礼纷纷不绝，卢贼竟一概全收不提。再讲党公别过陈公，回到公

馆，见那些送礼的云集，家人将各礼物名单，一一呈上。党公看了，吩咐道：“俱写领谢帖辞谢。”家人答应去了，这且不言。

再说那城中大小居户，见官府领了卢贼的钧旨，因着官媒，在城里、城外挑选那美貌的女子。那些百姓，却不知和番，只知道皇上选拣贵妃。因此，不论贫富，不要有人家来选，自己把女儿送上门去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再讲，那官媒选了不上几日，领了民间无数的女子来，送到府署中。由府尊亲选了四十名，余下着她们父母领回。即将那四十名妇女的名字，编成一本册子，亲自送到那相爷的公馆面见，与他过目。卢贼看过了册上的名字，便向知府吩咐：“你可将众女的名册，送到陈吏部府中去，再传老夫钧旨，说诸女俱已备齐，限二日内便要启程，不可误了皇上的钦限。”知府领了卢杞的言语，出了公馆，吩咐衙役俱到陈府。

门上人通报进去，陈公正在内里与梅璧、春生商议，要挽求卢杞奸贼，让他二人同行。一听家人之言，随即来到前厅，接了府尊，两下见过了礼坐下。茶罢，府尊道：“卢相爷命卑府将众女名册籍，送与大人过目。钧旨云，钦限紧急，诸已齐备，限两日内便要赶程。”陈公道：“老公祖吩咐，治下知道了。至于小女动身，还有一件事要求见相爷。公祖将众女子的册籍带着，治下与公祖一同去见卢相爷。”二人上马，同至公馆，面见卢杞。陈公道：“方才公祖传相爷的钧旨，两日内便要小女动身。晚生思想，千里遥遥，孤身独往，使晚生夫妇放心不下。今日小儿与表侄难舍，求相国开一线之恩，着他二人送出边关，再回转家乡，晚生感恩不浅。”卢贼掀起腮边胡须，冷笑道：“年兄莫说就是两人，再多几个，又有何碍？”陈公一听，心中又放下愁肠，又道：“这美女花名册籍，太师可藏

了，明日好与鞑靼胡儿。”卢杞点头道：“这话讲得有理。”就把册籍收下，着人送与党公不提。

再言陈公与府尊一同辞别上轿，府尊回到府署，陈公自归府第，把那四十名女子，都叫进来叩见。陈公带至后堂，又见了夫人、小姐。那些女子，一齐跪到尘埃，便哭哭啼啼，说道：“我们众人乃是陪贵人到边关去的。望贵人念同乡之情，若有什么服侍不到之处，望贵人另眼相看。可怜我们也是离乡之人，背井之苦。”杏元小姐哭啼啼地走将下来，挽扶为首的女子说道：“列位姐姐请起。你我都是红颜薄命之人，有什么尊卑？”杏元虽然与那些女子说话，眼中却望着梅公子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二人缘分好浅。既在当面，为何却又分离，反到外国之邦，受那种腥臊之气，怎能再睹良人之面？”想到其间，便放声与那些女子大哭起来。夫人。

带着泪痕，把那些女子一看，只见都是十五、六岁的姣娃，又哭得如醉如痴，真正凄惨，哭得昏天黑地，日色无光。

因想着恨道：“这样花枝的一班女子，一个个俱送去寻死了。”想起卢杞这贼，怎么皇天没有报应？将他五雷击顶，也不足抵这些受苦的女子怨气。叹息了半天，又来劝解小姐。众女子、梅公子、春生也来劝解了一番，大家才止住了哭声。夫人吩咐治酒，款待众女子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第二日，城官员、卢相与党公，一同到陈府。陈公听得，即时出来迎接，大厅上面，府尊已备下酒席，在陈府中，款待众钦差。府尊将酒席安过，各自序次而坐。酒至数巡，只见卢杞向着来的家人道：“把那衣箱，抬在内里，请小姐与众女子更换宫装。”家人答应，把衣箱抬到后面，说道：“相爷的钧旨，请小姐更换宫妆，好起程上路。”杏元小姐说道，“你去回禀你的相爷说，外国的服色，到出关之时，

方可更换。我等还在中原，未食外国的水土，为何先换外国的服色？”卢杞的家人，见她言正，不敢违拗，只得抬出衣箱回禀，说道：“小姐不肯先换外国服色，要到边关，吃了外国水土，方可更换此服色。”卢杞还未开言，党公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正是个有志气的佳人，至于此刻这般光景，还不失中原大礼，羞杀那种朝秦暮楚、卖国求荣的奸贼。”就把一个卢杞气得目瞪口呆。不多一会，酒席已用毕，卢杞向陈公道：“先生可到后堂，催着令媛早些起程，好赶路途。”陈公见卢杞催促，只得忍着眼泪，往后堂去，将卢杞的话，细说一回。夫人与小姐、公子闻言，放声大哭。陈公说道：“哭也无益，不若硬着心肠，早些收拾吧！”杏元小姐哭的两泪汪汪，如刀割肠，如针刺腹，哭啼啼说道：“孩儿一死，何足为惜？只是苦了爹娘，抚养孩儿长成十七岁，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今日被奸臣贼子害去和番。就是三年乳哺，十月怀胎，孩儿只好在幽冥地府报答爹娘劬劳吧！”一齐大哭不止。陈公一人，硬着心肠又苦劝了一番，那杏元小姐方忍着泪说道：“爹娘在上，孩儿就此永别，要拜爹娘养育之恩。”陈公与夫人一把扯住杏元小姐，两眼泪汪汪说道：“我儿，为娘的今日如何舍得你去？”那杏元小姐，两泪滔滔，拜将下去，口中吟道：“日日闺中绣凤凰，梦魂一旦远家乡，思亲不得归原里，只为干戈出西堂。”又云：“只说高堂常侍奉，谁知今日永分离。从今难睹双亲面，要得相逢梦里时。”小姐拜毕，吟了诗句，又向春生说道：“兄弟，愚姊有几句话，拜托与你。爹娘只生你我姊弟二人，我今日已是他方怨鬼，异乡的孤魂。你送我出关之后，可急急地回家，早晚要劝劝爹娘，不必愁苦，莫要思忆我了，只当没有生我的一般，千万莫要哭坏了爹娘。”又把梅璧望了一望，便低着头，向着春生耳边说了数句，不知所说何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赶路途民夫忿恨 到重台兄妹沾襟

词云：

论罢三王五帝，功名大禹商汤，七雄五霸闹春秋，秦汉兴亡谁救。名利两行童与叟，几多冠冕没荒丘，前人留得后人收，说什么龙争虎斗。

诗曰：

夫妻正好结天缘，何事分飞泪眼观。
信是佳人多薄命，含悲饮恨别慈严。

话说那杏元小姐，向春生耳边说道：“梅家哥哥他乃是落难之人，恐他早晚愁苦，你也要劝解他些。兄弟，你把梅家哥哥当作嫡亲的手足，愚姐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亦得瞑目甘心矣！”春生哭应道：“是，兄弟知道。姊姊放心，自己保重要紧。”杏元小姐哭道：“你我姊弟一场，在此永别，为愚姊也有一拜。”春生与杏元拜毕，于是抬起头来，向梅璧说道：“为愚妹的，今日也有一拜。”良玉哭道：“贤妹请起，做愚兄的，也有一拜。”于是，二人一同交拜。此时，好似刀绞肺腑，针刺心肝一般，两下不能说什么言语。这正是：哑子漫尝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对人言。梅璧此时只说了两句“贤妹小姐，你可保重身体”，

便大哭起来。二人对面交拜毕，站起身来，杏元小姐又向着夫人叮嘱说道：“母亲，梅家哥哥在边关回来，他乃是落难之人，恐他忧愁，母亲要劝解他一番，只当女孩儿在世一般。他若后有寸进，自然报答爹娘深恩。再者，母亲不要挂念孩儿，恐伤了身体，千万宽怀。”夫人听说，两目流泪说道：“我儿，为娘的知道，你只管放心。”于是，杏元小姐方才带了翠环，哭哭啼啼，随了陈公到大厅，见了卢杞的礼，小姐方才上了香车，翠环同那些众女子上轿。众官长与陈公俱在后面，才出了大门，只见那些众女子的父母，呼爷喊娘，叫兄叫弟，哀声难闻。

那一般的凄惨光景，真正是铁石人也伤心，也会流下泪来。

一路上看的人民百姓，无一个不伤心掉泪痛恨。

再说党公把眼睛看着卢杞，心中骂道：“你这个奸贼，好生生地将这些无辜的女子，拆得天南地北，骨肉分离。这样凄惨哭泣之声，布满街道，亏你昧着良心，连眼睛红也不红，你是个什么心肠？亏你身居相位，你难道不知道，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我看你这个奸贼，日后是怎么样的报应！”说话之间，不觉马车已至十里长亭了，众官员备得有饯行酒席在此。众民夫将香车、小轿，俱各歇下。

众女子下了轿，一齐哭哭啼啼，拜别了父母，各自大哭了一场。那杏元也哭哭啼啼走下车来，向着陈公说道：“爹爹请上，待孩儿拜别。只是爹爹年迈之人，休要过伤，回去致意母亲，不要思念孩儿，只当我在家不幸病故的一般。若到那寒食清明时节，烧一陌纸钱，供一桌羹饭，这就算了爹娘的恩泽。”于是，拜将下去。陈公眼内，好似涌泉一般。父女二人，痛哭得难解难分。众官又苦劝了一番，小姐方才上了香车。梅璧与春生也过来拜辞了陈公。卢杞见哭得十分凄惨，因此催促众脚夫，抬起香车小轿，往前面而行。卢杞与党公、陈公府的官员，一

拱上轿乘马，一齐往北方而去。

陈公与众宫府同那送众女子的百姓，一齐哭进城来，各自回家不提。

再言陈公回府，只见夫人哭得如醉如痴，连茶饭俱不能吃。陈公含泪劝道：“孩儿已经去了，自己悲伤也无益了，且免愁烦，将惜自己的身子要紧。”夫人哭啼啼说道：“活滴滴割了我的心肝，叫我如何忍得伤悲？”陈公又劝道：“女儿在十里长亭，又嘱咐了一番，叫你千万不要哭坏了身体，只当她在家不幸身故的一般。她叫在寒食、清明时节，与她一陌纸钱，一桌羹饭，就感你我的恩泽了。”夫人听说，又哭了一会，方止住了眼泪。

不讲城中之事，且说那和番行路之人。一路上，卢杞的号令森严，把那些脚夫催得叫苦连天，哭声震野，非止一日，也是那些脚夫，否去泰来，那一日来到交界的地方，那卢杞奸贼向着党公说道：“老夫要分路进京交旨。年兄送杏元到关交待，议了二国和好，方可回朝。”党公说道：“老夫在此不送了。”不言卢杞进京交旨，且说一路行人，取路往边关而来。那些脚夫回禀党公说道：“小姐们一路上辛苦，暂住两日，歇一歇再走。”党公依允，与梅璧、春生道：“老夫看着脚夫，似铁打的汉子，尚且如此，何况女流乎？明日到了外国，这些柔弱的女子，多应是死。”梅璧答应道：“正是。这都是奸贼伤天害理，断送了许多的性命。”再说那众脚夫歇息了两天，又起程而行，虽不比卢杞那样催促，却也不敢停留。

那日，正往前走，忽见前面一座城池，隐隐城中现出一座高楼。杏元小姐在那香车中看见，便问众脚夫道：“前面是什么城池？那座高台，是何名色？”脚夫禀道：“启贵人得知，前面是河北邯郸城县池；那座高台名曰重台，就是汉光武相会

姚期，棒打重台的地方。”杏元小姐听得脚夫说了备细，在香车里叫表兄梅璧走上前来，问道：“贤妹，愚兄在此，有何吩咐？”杏元道：“烦兄长回禀党公，在此住歇一日。”梅璧将小姐所说之话向党公禀明，党公道：“既是小姐要住一天，老夫吩咐地方官打扫公馆伺候。”梅璧道：“多谢年伯了。”回转身来，又与小姐告知党年伯依允。党公随后即差人谕知邯郸县官闻知。县官闻是钦差的钧旨，即差衙役打扫公馆，通知文武官员，在十里长亭候接。

直至临晚，党公一行人方到，县主叩见，迎接进城。杏元小姐与众女子在公馆内居住，党公与二生在外居住，各官方辞回转署内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晨，杏元小姐传与知县，预备香案，在重台上要遥拜家乡，县主听了，一一准备停当。不一时，杏元小姐与众女子俱上香车、小轿，党公与二生乘马相随，缓步而行，来至重台。寺中僧人，早在山门外迎接。来至大厅，香烛俱已备齐，请小姐下了香车，参佛拜像。众女子俱已拜毕。杏元小姐道：“重台上香烛，可曾备好否？”执事人回道：“香烛齐备多时，请贵人拈香。”于是，杏元小姐吩咐众女子道：“列位姊姊，暂且少坐片时，待奴家拜过家乡，列位再上台来。”党公在台下等候。小姐同了梅璧、春生步上台来，走进了亭子，便问梅璧道：“家乡在哪一方？”梅璧道：“贤妹要拜家乡，可向东南遥拜。”小姐走上前去，向东南深深下拜道：“爹娘在家，知道孩儿在此拜望吗？”拜罢，站起身来，望梅璧，不觉两眼流泪，碍着春生在旁，不好说话。忽然心生一计，叫兄弟道：“你可下去，叫那些女子上来。”春生心中早已知道明白，暗想道：“他二人要说离别之苦，碍着我在此，不好说话，她不便开口。就此下去，多过一会，让他二人多谈谈离别之苦。”

于是，步出亭子下台去了。

杏元小姐见四顾无人，泪盈盈向着梅良玉说道：“郎君，你有什么言语？在此没人之际，说与妻子知道，也是我二人枉有夫妻之名，而没夫妻之实。今日若错过了此地，前面没有说话之所了。”梅良玉哭哭啼啼，上前说道：“小姐拜揖！”杏元道：“郎君，这是什么时候，你还讲什么拜揖？有什么话，请说！”那梅公子二目汪汪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小生没有什么话说，只是自恨身轻福薄，不能消受小姐，以效连理之枝，共谐鱼水之欢。只尽心上一点痴情，终身不娶，以报小姐、岳父、岳母知遇之恩。至于小姐此去到那外国之邦，是为后为妃，切勿以小生为念。就是卑人送小姐到那外邦之国，两下分离之后，叫我如何割舍？少不得我这苦命也要丧于九泉之下。”杏元闻言，止不住泪，一把扯住梅璧的手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郎君此言差矣！奉父母之命，把奴家终身许配于你，我生是梅家人，死是梅门鬼。明日到沙漠之地，拼死一命，以谢郎君。岂肯失身于鞑靼？况圣人有云：‘女子立一名，重如泰山；失一名，轻如鸿毛。’奴家怎肯忘廉耻，使我父亲遗臭于万世！郎君千万勿存别意。你乃堂堂男子，世代书香，公公被奸臣暗害，天必昭鉴。自古道：‘人逢大难，必有好处。’权且在我爹娘家耐心攻书，倘得名登金榜，也与你爹娘报仇。”二人说得情惨之处，便双双相抱，痛哭不止。杏元小姐哭哭啼啼，伸着手，在头上取了一只玉蟹金钗，双手递与良玉道：“此钗是你妻所最心爱之物。将此钗送与郎君收下，日后你妻子亡后，郎君若思念之时，可将此钗看看，如同见你妻子一般。”又哭说道：“郎君异日幸得功名成就，毋忘你妻子在此重台，与郎君分手之言。”口中随念一绝句道：“夫妻南北隔天遥，愿尔蟾宫着锦貂。阻隔姻缘华夏界，双双难得渡兰桥。”梅良玉接

过那钗子，也不及细看，哭哭啼啼地就把头上的巾儿一起，藏入发内。便说道：“卑人今日承蒙小姐雅爱，将玉钗留赠，感恩非浅。从此一别，真正是活活分离，小生受钗无报，亦有鄙言一绝，以记后日之事。”因吟道：“马上驼鞍路途遥，永辞中土服胡貂。界河相隔情难叙，怎得双双渡鹊桥。”吟罢，杏元小姐与梅公子哭泣多时。见春生与众女子上来，二人只得忍住了眼泪，止住了悲声。于是，春生同众女子到来。那些众女子，都上前来拜望过家乡，四散观看些野景。春生偷看他二人，只见：愁恨千端一片心，逡巡暗处尚沉吟，想思难诉离情苦，千古人闻亦泪淋。

话说杏元小姐，见众女子俱已拜过，于是，一同下了重台，上了香车、小轿。党公与二生护从在后，迤迤回至公馆，安歇一宵。次日党公传谕起程，城的官员相送，不待言矣！单讲这一起人，那日正行之时，忽然见对面一骑飞奔前来，不知有什么话说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雁门关夫妻哭别 苏武庙主仆叹忠

词云：

奸谋毒害人间晓，为着睚眦必报，平空控出和番稿，那怕你情浓好。兽面狼心，惯把才子佳人赚倒，拆散鸳鸯，夫弟归南，马儿北去了。

诗曰：

夫妻情深载五伦，况兼骨肉又同亲。
自知永别无由会，岂不凄惨拭泪频。

话说那报马来到了党公面前，慌忙弃蹬离鞍，在道旁跪下禀道：“小的乃是边廷旗牌。”叩了头，即上马跟在党公后面，慢慢而行。党公道：“你老爷姓什么？是几时到任的？关外鞑鞑消息如何？你本官预备了大米饭食吗？”那旗牌禀道：“大人听禀，本官姓秦名泰，半月前方到任的。关内因兵部袁老爷亡后，大米被外国劫抢殆尽，目下，连兵丁尚缺粮，哪里预备？自秦老爷到任之后，就与外国连和，分了地界，说有陈小姐出关议和。那沙陀国的国主，已差了五个官长，在关外巡环。又派下许多士卒，在关外等候，服侍贵人。”于是，在怀内取出一个纸条来，递与党公。党公接过来一看，只见写着那五个官

长的名字，是应天时、合地利、得人和、能安邦、必定国等。党公问道：“此处离关还有多少里程？”那旗牌官禀道：“此处到关还有四十里路呢！”党公说：“如此你先行到关，报与你本官知道。说我多多拜上，准备公馆，晚间贵人进关；着他传与狼主知道，三日后准备恭送贵人，不可有误。”旗牌答应：“小人领命。”将马带至路旁，欠身禀道：“小人先行了。”把马加上两鞭，那马如飞云掣电的一般回去了，回关禀报不提。

再说党公与二生拥护香车，那天日已平西方到。只见秦泰总兵，领众官员在郊外接住，一齐进关。公馆早已准备停当，于是，一齐进了公馆住下。党公与二生说道：“代老夫迎他一一迎。”二人领命，一齐站起身来，接将出来。秦总兵已下了轿，与二生逊让多时，遂一同步入大厅。党公在滴水砌前接着道：“方才郊外已曾见过，又劳贵镇到此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秦泰打躬欠身说道：“大人驾临兹土，又有左右护送贵人，下官无以为敬，聊备一酌，以为下官敬意。”党公道：“如此，又多谢贵镇了。”于是，秦泰与党公行了一个师生之礼，又问道：“此二位是何人？”党公道：“此位乃是贵人的胞弟，此位乃是贵人的表兄。”那秦泰闻言，上前曲背躬身道：“下官方才不知二位公子，多有得罪。”于是，行了礼，方才着人摆下酒席，四人入座。饮酒之间，秦泰道：“下官请教大人，和番之事，乃汉季懦弱之时所为，当今如何效之？”党公道：“贵镇既知忠君爱国之心，必有成材之用，不待老夫明言，而贵镇即知主事之人矣！”党公说毕，仰面哈哈大笑。秦泰心中自明白，不敢再说。于是，大家一齐略饮几杯，起身致谢。秦总兵也不敢失礼，告辞起身去了。

再说党公见秦泰去后，不知想什么事，拈着颌下一部银髯，笑个不止。于是，没多一会，一手挽住良玉，一手挽住春生，

往卧房中来。口中说道：“二位贤侄，方才那秦泰的心迹如何？”二生应道：“据小侄们看来，不过是世态炎凉之辈。”党公笑道：“足见二位贤侄大有眼力，方是祖先的遗风。”于是，三人又谈了些闲话，方才就寝。

光阴易过，次早又是第三日了。只听得外面炮声震天，金鼓齐鸣，守关的禀知秦泰。秦泰至公馆催促道：“关外官长，迎接贵人。”党公答应：“知道了。”于是，着人请出杏元小姐同众女子。杏元小姐来到面前，哭道：“老年伯请上，待侄女儿拜谢一路上扶持之恩。”于是，拜将下去。党公一见，止不住流下泪来，一把扯住道：“请起。老大不是保留贤侄女，真乃一世之罪人，何恩之有？”小姐拜毕起身，又与良玉、春生拜别。三人哭哭啼啼，依依不舍之情，令人无不下泪。只见秦总兵又来催促道：“关外士卒等得性急，快请贵人出关。”党公劝住三人哭泣之声，请小姐更换服色。杏元流泪对着秦泰道：“大人，我欲与大人借一香案，拜谢君恩，方可换装。”秦泰答应，吩咐速备香案，一刻功夫，香案俱已完备。小姐上前来拜谢皇恩，转身又往家乡遥拜父母。起身回后，众人收过了香案。不一时，杏元小姐与众女子走上前来。党公与二生抬头一看，见都是换了异样的宫妆，各样的服色，俱呜咽而泣。杏元小姐扯住良玉、春生痛哭一场。只见众女子口中吟道：“只在路途拜家乡，垂练乌云换粉妆，丢下高堂谁侍奉，未适儿大惨更伤。中原大国我无分，薄命相招在女娘，从来未睹国外路，岂知今日离南方！”众女子吟罢，放声大哭。杏元小姐吩咐翠环把中原衣服换了。良玉与春生把杏元送上香车，二人步随在后，一路上哀哀惨惨，哭哭啼啼。大众跟随在后，党公与秦泰也跟随在后。至关外抬头一看，只见旌旗招展，刀枪密布，情景好生凄惨。只见许多番女，跪在车后，五个官长，跪

在车左，俱一起磕头道：“士卒们奉狼主之命，迎接娘娘的。”杏元小姐下了香车，望着二人哭道：“表兄、兄弟，你二人同伴，早些回去，多多拜上爹爹母亲，不要思念着我。但愿二人早登金榜，那时替我报仇泄恨。把那奸贼碎尸万段，方消我心中的恨。”放声大哭。只见胡卒牵过一匹玉面花鬃马来，禀道：“请娘娘上马。”那杏元小姐硬着心肠，含着眼泪，把一双小小的云头战靴，早踏在那马蹬里面。那个番方用手挽扶，只见杏元小姐骂道：“你这个无知的狗头，谁要你扶着！”那小番爬伏在地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娘娘厉害，须要小心服侍。”杏元见小番过去，回头望着良玉。良玉早已明白，走上前一步，来到杏元身边，说道：“贤妹，我来扶你上马。”那杏元小姐将那尖尖的玉手，搭在良玉的肩上，留连难舍多会，左支右展，方才上马。二生见如此光景，双双跌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春生哭道：“可恨唐王做事差，安邦何用女娇娃。”良玉哭道：“扶上玉鞍愁不稳，使兄心下乱如麻。”那杏元在马上哭着也续吟了两句道：“今日出关分别后，眼泪滴透马蹄沙。”吟罢，哭声震野，只见众女子与翠环全上了马，俱嚎陶大哭。杏元看见风吹得旗幡招展，哗喇吆喝之声，震于四野。那沙灰荡荡，日色没光，因向良玉道：“我陈杏元死了，也是命里所招，你二人可快快进失去吧！一路保重要紧，休哭坏了身子。”二人答应了一声，口内还要叮咛嘱咐，只见那马已进番营去了。二人一齐跌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，只哭得天昏地暗，鬼泣神号，正是：“伤心越哭越伤心，提起伤心哭煞人，可恨奸臣施毒计，竟将比目两离分。”话说二人跌倒在地，大哭不止，党公上前挽扶二人起来，便道：“劝贤侄不要哭坏身子，杏元小姐已去远了，快同老夫进关，将息两天，好回家去。”二人见党公谆谆劝谕，又见秦总兵也来相劝，于是止住眼泪，望北方留连多

会，方才随党公进关，回至公馆安歇。秦总兵也严饬守关诸将校尉，把关封好，然后更归衙署，这且不提。

单表杏元小姐在马上，与众女子哭哭啼啼，听那哗喇之声，喧哗不住，杏元又向众女子说道：“列位姊姊，看旗幡招展，吆喝哗喇之声，叫人好不伤感！”因随口吟一绝句道：“西风沥沥碧梧秋，哗喇声中处处愁，莫道奴心多惨切，征夫百万亦低头。”众女子道：“娘娘此诗，真乃千古之愁人积恨也。”大家又嗟叹一会。在路上行了两日。那日正走之间，忽然前面有座高山，杏元在马上问道：“前面那座高山，是个什么地方？”那小卒回禀道：“面前那山，叫作贺兰山。”杏元道：“山上可有什么胜境？”小卒禀道：“山上有李陵碑，碑边有苏武庙。”杏元道：“此乃是汉朝苏武，他也有庙宇在此。苏武、李陵他二人却都是汉臣，只因李陵贪生怕死，苟图富贵，招赘你国，只立得一块碑记。那苏武守节吞膻，不食你国之食，个个恨他，后终归汉，而你邦反盖一庙，是何故也？”小卒禀道：“娘娘不知道矣！这庙是我国王念苏武是个忠臣，所以盖此庙宇，以旌他的忠烈，使我国家臣子知道，是这个意思。”杏元闻言，点头嗟道：“他们也知道忠孝。”说犹未了，已至庙前。于见小姐走进庙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神座上坐着苏武的真像。见他面如满月，唇似丹砂，五络胡须，飘于颌下，乌纱红袍，手执汉节，端然正坐。杏元小姐倒身下拜，拜毕，遂口吟道：“卧雪吞膻不拜降，几番告雁把书传，手持符节存忠孝，恨牧胡羊十九年。”吟罢，众女子道：“既娘娘此处留题，何不把这山也题它一首？”小姐一看，吟道：“奉命和亲差二国，贺兰不比苙萝山，李陵亭前没范蠡，痴魂难进雁门关。”众女子称赞。大家一同拜辞苏公神像，步进行宫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早登程赶路，非止一日，那日正行之间，只见面前波涛

滚滚，有一条大河阻路。杏元小姐问道：“此河是什么河？”小番禀道：“此河乃是黑水河。”众女子一齐问道：“莫非是汉昭君娘娘投水而死，尸向上流的河吗？”小番答应道：“正是。”杏元小姐道：“把衣箱发来。”于是，吩咐扎下行宫，命小番抬着衣箱，同至河边。不知是何意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落雁崖烈女殉节 众鞑靼剑吓佳人

词云：

一段姻缘百折磨，岂能容易便谐和。好花究竟开偏少，明月都应暗处多。奸恶反能常贵显，忠良越自受风魔。人情大抵皆如是，天道容之是奈何。

诗曰：

古来烈女最堪怜，又见陈公淑女贤。
万丈深潭殉死节，总之不愧孝经篇。

话说杏元小姐来到黑水河边，向着众女子道：“列位姊姊，这些衣物，乃是中华之物，带去也没用，不若丢在此河吧！”众女子道：“我们都用不着。”大家把那些各色的衣服，你一件，我一件，往河中丢去，好似蝴蝶一般，飘飘荡荡。杏元小姐见各色的衣服，心酸流泪，因口占一绝句道：“中原服色向中流，哀告河神仔细收，欲将薄命赴流水，身近荣华意不休。”吟罢，放声大哭。众女子俱各呜咽起来，大家徘徊一回，方才进营。那些番女、士卒见此情形，因自说道：“这些痴女子不爱惜东西的。”不讲番女们谈论，又便是次日起行，也非一日，只见又有一座高山，山顶上隐隐有个庙宇。杏元小姐问道：

“前面山上庙宇是何神像在内！”小卒禀道：“前面乃是汉昭君娘娘的庙宇。”杏元小姐道：“这就差了。昔日汉昭君乃汉王差来和番，她因思忆汉王，故尔殉节，投河而死，尸向上流。

此乃是你国的对头，因何反立庙宇？”那士卒把舌头一伸道：“请娘娘禁声，不是当耍的，这昭君娘娘大有威灵，最灵应的呢！她因忠魂不散，在我国显圣数次。我主见她如此感应，又怜她忠节，故此立庙在此。土人屡求必应，娘娘还能梦兆显灵。如是，此地太平，皆是娘娘之赐也！”杏元闻听此言，向众女子道：“她乃前朝国母，况且又有灵感，我们去祀拜，大家求一个梦兆，也是好的。”众女道：“娘娘见得是，我们上去也要拜告一拜告。”众妇女见娘娘要上山参拜昭君神像，只得扶持一同上山。来到门首，早有伺奉香火的婆婆前来迎接。大家下马，步进庙门。来至大殿，抬头观看，只见神龛内坐着昭君娘娘的神像，果真千娇百媚，体态轻盈，宛然如在其上，却如生人的一般。左右女童捧着琵琶、宝剑，两边功曹、力士，八员神将，真个是威风凛凛，烈气森森。杏元小姐看罢，移步到神案前，倒身下拜，哭诉道：“娘娘乃前朝国母，我杏元乃后朝之臣女，我父亲是陈日升号东初，官居吏部尚书；母亲吴氏，兄弟春生；公公梅伯高，官居吏部给事，被奸贼卢杞暗害斩首；婆婆邱氏，丈夫良玉，未曾圆妻，被奸臣谋害，将难女点选外国。难女虽然愚昧，不知礼义，岂肯失身于他人？望乞娘娘大显威灵，把难女冤魂收入座侧，早晚服侍娘娘圣驾。”拜罢，大哭一场，方才起身。众女子各自哭诉苦情。拜毕，杏元吩咐香火婆婆收拾大殿，命众女子俱各取马，扎在大殿上安歇，以求娘娘的梦兆。如是，吩咐众番女下山回宫，只留同行女子在殿上伺候不提。

再言昭君娘娘是日巡山，不在宫中。至三更时，只见山门

外香烟扑鼻，笙管嘹亮，众神将扶拥着昭君娘娘，驾一朵祥光而至。众神将参拜，分列两旁，娘娘开言道：“善哉善哉！吾神今日巡山，不在宫中，是何怨气，冲吾宫殿？”只见值殿女神禀道：“启上娘娘，今有中原陈吏部之女，名唤杏元，被奸臣陷害，钦点和番，今夜宿入殿内，求娘娘梦兆。现有杏元哭诉冤情，谨呈娘娘审阅。”娘娘接过来看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想吾当日，毛廷寿害我和番，到此殉节投河。蒙上帝怜悯我贞节，勒掌在此。又蒙国主建立庙宇，受此一方香火。吾只道后世的女子，水性杨花，贪生怕死，岂知还有烈性的佳人，愿其死而不愿其生，实为可敬！前日天门放榜，梅璧之名，已标榜首。他日夫荣妻贵，衣锦团圆。

吾神不若显一威灵，将此女送至中原，以全他贞节之名，使后世女子，方肯效节烈，以显我中原之光彩。”于是吩咐女使，将杏元的魂魄引来。传谕道：“陈杏元你休推梦里，听吾吩咐：吾乃汉朝之妃王嫱是也。念尔贞节心诚，吾着神送你进关，你不可自忘初念，以堕地狱。诚心参悟，日后你夫妻团圆，父子完聚，皆各有时，倘有改音，就难送你。”吩咐力士道：“你可护送她，候她参悟醒来，即送中原大名府邹御史花园内。她若参悟不醒，你可回位交旨，不可有误。”力士道，“领法旨！”暂且不提。

单言杏元小姐，听得娘娘吩咐之语，一一领会。不觉醒来，内心踌躇道：“方才明明听得娘娘吩咐之语，叫我自己参悟，自有神圣佑护，日后骨肉完聚。若不能参悟，就不能进关，再睹天朝了。”正自沉吟，不觉众女子俱已醒来了。

天已大明，众婆婆捧水与杏元并众女子梳洗已毕。杏元问道：“列位姊姊，昨夜可曾入梦否？”众女子一齐应道：“并未入梦。不知姐姐可有梦兆否？”杏元小姐道：“也未有梦兆。”

于是妇女忙安排早饭，个个用毕，大家站起身来。众婆婆早已伺候，相请起身。杏元同众女拜辞娘娘的圣像，步出庙门，遂留诗一首。诗曰：“跨马和番报国恩，西风飘荡暗消魂。汉家宫阙今何在，惟拨琵琶出雁门。”吟罢诗句，忽抬头见面前有座高山，小姐问道：“前面那一座高山深巍，是什么山？”番女禀道：“前面那山乃是扎天山，后面就是娘娘告雁的落雁崖。”杏元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便对众女子道：“前朝国母既然告雁传书，我等何不到那里告雁一告雁？或者天可见怜，一宾鸿与我们传一信儿于爹娘也好。”众女道：“娘娘见得是。”众番女闻言，一齐上前阻住道：“启上娘娘，此山不比前山，这扎天山落雁崖是人路罕到之所，狼虫虎豹最多，奇峰怪石，颠危险峻，下面又是万丈深潭，稍或失足，却不是耍的。请娘娘息了此念，起驾登程吧！”杏元小姐把脸一红，呼喝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头！如此胡言，敢来阻我！下次再敢放肆，定斩尔等这一班士卒的狗头！”众士卒爬伏在地，打著番语道：“一路来，不是军士长、军士短。就是狗头长、狗头短，却不想你再过几天，就要做国母娘娘了。”一面打着番语，一面站起身来，骑上牲口，竟奔扎天山而来。顷刻之间，已抵山下，于是安了营寨。

小姐同众女子步出营门，先看那景致。众女子在营吩咐番女：“你们好生伏侍娘娘上山，若是走不动，你们好好的劝她回营，不要走伤了她，亦不要冲撞了她，恐她日在我主面前，说起伺候不周，其罪不轻。”众番女一一领会，一齐出营。只见杏元与众女子已上山路，众番女慌忙上前扶持杏元小姐，缓缓而行，众女子亦有婆婆搀扶。一路崎岖滑踏，藤蔓牵连，也没心观看山景。行了多时，方才到了绝顶，众番女方才松手。杏元站起中央，大家低头往山下一看，果然是千层剑垒，一片

刀山。再看营中旗幡帐房，如同做的纸条一般。又转身看那山后，果见有万丈深潭，奇蛇怪蟒，蟠居其中。那水声似牛吼雷鸣，白浪滔天，崖下奇峰怪石，尖锋锋利的如刀剑一般。又见阴风惨惨，杀气飘飘，观见此景，不觉一阵心酸，止不住两泪交流，说：“我陈杏元前世不修，以致今日受此颠沛。”又想到：“若在中原，怎能观此凄惶之境？”正流泪之间，忽然想起昨夜娘娘梦中之言，曾说叫我醒悟，自必夫妻团圆，骨肉重逢。我想这雁门阻隔，身至沙漠，何曾还有相会之日？但奴身许梅郎，岂可又嫁番虏？不如跳下此崖，反得了幽僻之所，不致将尸骸抛露人间，而现千万人之眼目。”那杏元小姐想到这个田地，不觉两眼珠泪滚滚，暗暗叫了一声爹娘，又叫了一声梅郎：“你妻子今晚在此捐躯殉节，我生不能与你同枕共衾，以效鱼水；死后魂魄游遍天涯，我寻着你，把一情梦与你吧！”那时心内自想，如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肠带着泪痕向众女子说道：“列位姊姊，我陈杏元再不能奉陪了。”说着，抢一步往那万丈深潭，踊身一跳。翠环口中说道：“小姐休得如此！”正待上前去扯，早已投崖下去了。众女子与众番女，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各各埋怨，大家只得转身下山。

众番女连忙报与那五官长说道：“娘娘投崖死了。”只吓得那五个官长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口中骂道：“把你一起没用的贱人！因何不伺候？为何让她投崖？叫我们如何交旨？倒不如先斩你这班的贱人，我们再作道理。”说话之间，便各自抽出腰刀来，吓得那些番女众人，哭哭啼啼地道：“爷爷请息怒，就是杀了我们，也不能释放你爷爷之罪，不如留着我们，大家商议一个计策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众鞑子听了这一番的人话，便把刀指着众番女道：“你们有什么计策？快快说来！”众番女与众女子道：“以我们的主见，陈小姐已死了，我们众

人俱有地方官的册籍，只有服侍的翠环姐姐，没有年貌花名。不若将她扮作贵人起来，到狼主那里交旨，岂不是两全没事了吗？”众鞑子想了一会，又转身向那营的士卒说：“不可泄漏！”众鞑子见大家都议定了，于是，一齐来向翠环说，那翠环身不由己，也只得依从众人。于是，更换贵人的服色，大家又告诫了一番，方才一齐上马，拔寨起程，不知后来狼主可能辨出真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真容投落飞崖下 假扮贵人和番邦

词云：

天上鸟飞兔走，人间往来古今，沉吟遥指数，英才多少兴亡成败。歌楼瞬息凄惨，舞榭转眼荒苔，万般回首化尘埃，唯有青山不改。

话说那众番将，将翠环扮作贵人，一路上不敢停留，星夜赶程，一路无辞。忽一日已至番关，士卒启奏，狼主宣召朝见。不一时到了朝门，翠环与众女子一同朝见。那国王见了中原这般年轻的女子，连魂魄都飞落，身体酥麻，急忙传旨，将贵人扶入后宫。留几名女子使唤，其余的女子，分给那得意的臣下，又赏赐了护送的士卒、妇女。当时驾转后宫，少不得贵人迎接参拜。自古道：“富人多淫。”见了这般千娇百媚的佳人，哪管他们朝朝欢乐，夜夜笙歌。那翠环到那时候，倒也死心塌地了。众官府见国王十分欢喜，那时人人都不敢说是假的，就是翠环她也不敢提假字，所以后来年深日久，无人晓得。按下不提。

再说杏元小姐，当时跳下深潭，二目紧闭，魂魄俱无，自知必死。岂知昭君娘娘使神将保护，她身才跳落崖时，忽见一朵红云，托起杏元的身躯。只听得耳边说道：“吾乃力士，奉娘娘的法旨，在此等候多时，今送贞烈进关。”只听得耳旁呼

呼响，如腾云的一般。不一时，风微止，足坠地下。半空中，神将吩咐道：“此乃烈女安身之处，吾就回旨去也！”不言神将已去。再说小姐悠悠醒来，睁眼看时，乃是一座花园，但不知是何人家，又不识路径，不敢移步，只得坐在地下一块石上，呜呜啼哭。看书的，你道是谁家的花园？乃是河北大名府邹家的花园。这位老爷姓邹，名再第字伯符，乃是科甲出身，官居河南道御史，现任在京。夫人郑氏，年已四十以外，膝下无儿。所生一位小姐，性情聪明智慧，能通经史，又兼孝道，因夫人常有小疾，故此每晚在花园祝告天地，保佑父母身体健康。这晚小姐烧香已毕，使女收拾了香案，手执灯笼，正欲回走，忽听太湖石边，隐隐有哭泣之声。遂立住脚，仔细听了一会，那小姐道：“这花园夜静，这哭声从何而来？”春香丫环说道：“四野无人，莫非是鬼？”小姐道：“这花园离住宅不远，如何有鬼？”于是叫一个大胆的丫环寻看。她来到太湖石边，将灯笼一照，便喊道，“不好了！是一个老狐狸精，他头上有两根花尾，身上花花绿绿。”小姐听说，吓得转身就走。

丫环执着灯，不顾高低，跑进内室。夫人一见丫环慌慌张张的，夫人问道：“为何这等慌张？”春香道：“夫人，不好了！花园中有一个老狐狸精，在那里学人啼哭。”夫人道：“胡说！”那云英小姐定一定神，便说道：“果然花园内有一个老狐狸精啼哭。”夫人听说，就叫丫环唤起仆妇，各执棍棒灯笼、火把，保护夫人、小姐，一同奔至花园中而来。夫人、小姐步入亭上，众家人齐奔花园而来。到太湖石边，正欲动手，杏元小姐道：“我不是鬼怪，我乃是落难的女子。我出来便了。”众人见她如此说话，又人家站立，闪开一旁，却也防备，各将棍棒保护着身子，各将火把、灯笼执起。喝道：“快些！快些出来。”只见走山一个外国打扮的女子，众人看见，连忙回禀

夫人。夫人说道：“我说不是狐狸。我等良善之家，哪有狐狸之理？既然如此，可领她进来见我。”那家人慌忙去对杏元小姐说道：“我家夫人在牡丹亭上，叫你去呢！”杏元小姐想道：“这家人口称夫人，必是官宦之家。也罢！我去看看，如何道理。”于是跟了家人，往亭子上来。那些家人仆妇，看见杏元小姐这样打扮，都指手划脚，笑作一堆，上前来看。杏元小姐低头含羞，来到夫人跟前，深深下拜。说道：“落难女子叩见夫人。”那夫人见她礼数端庄，不是贫贱之家，倒象个大家风范，便也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请起。”于是命丫环扶起。杏元小姐站起身来，又向云英小姐说道：“请上容难女一拜。”那云英小姐连忙也还礼。拜罢起身。夫人见盈盈幼女，体度端方，心中倒也欢喜。于是吩咐众家人：“你们各自去罢，照应门户吧！”众人都退，夫人又向小姐说道：“我想此处夜静寒冷，何不大家回转内室再谈吧！”小姐道：“是”。即叫丫环掌灯，一同到内室。

夫人命丫环设了座位，向杏元小姐说道：“请坐。”杏元小姐方才告坐。于是坐下，夫人问道：“尊姓大名，家住何方？因何番邦打扮？因何得到我家花园？请细细说与老身知道。”杏元小姐含泪开言说道：“夫人呀！落难女子原籍徽州，移住扬州，姓汪名月英。父亲日升，乃现任运使，难女好好在家学习女工，不料被地方官员将奴家名字开投上司，要我随陈家杏元小姐去和北番。奴家虽住幽室，颇知礼、义、廉、耻四字，岂可轻废？因受逼迫，出于无奈，母女分离，随众出关。看着昭君娘娘尽节之地，触目伤悲，故而投崖自尽。多蒙昭君娘娘大显威灵，着神将将难女送至贵府花园。此乃难女实言，不敢半句虚词。”邹夫人听了这番言语道：“可怜我儿，见了廉耻之节，神圣都来护佑的。”既是富贵家闺女，又被神人送至我

家，你暂且住几日，老身着人寻你父亲，说你这一番备细，少不得你父亲前来接你。”杏元小姐说：“多蒙夫人一片好意，找寻奴家父亲，但恐传扬开去，奴家就有欺君之罪。”夫人对云英小姐说道：“好一个有见识的女子。”又向着杏元小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也是天缘凑巧。我家老爷在京官拜副都御史，老身郑氏，膝下无儿，今年四十五岁，只生此女，名唤云英。既是你不愿回去，可拜我名下，做个义女，早晚和我女儿做些女工针黹。待和番的事情平服了，再慢慢访你家父亲，着人送你回去。你意下何如？”杏元小姐见如此说，便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蒙夫人垂爱，只是难女家世卑微，恐有玷辱夫人。”云英小姐也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既是家母这样说，小姐不必推辞，从权拜了吧！”于是，杏元小姐走上前来说道：“母亲请上，待孩儿叩见。”夫人大喜，只得受了两礼。于是，叫丫环扶起，又与云英小姐叙了年龄，却是杏元小姐长一岁，站立左边，云英小姐站立右边，二人对拜一拜。从此称呼月英姐姐，云英妹妹。夫人吩咐云英将自己的衣服，与杏元小姐更换。又治备了酒肴。母女三人，谈讲多时，已交三更，方才各自去安寝。次日又吩咐府家人，勿得在处面泄漏。

不言杏元小姐安居邹府，少不得后有交待。拨转文词，再言党公与梅璧、春生三人在边关，将近住了数日。那日党公对二人说道：“二位贤侄，老夫要进京交旨。你二人可收拾回归故里，报信与家下。”二生答应：“正是。”那秦公打听得党公要进京交旨，少不得要备饯行酒席，并送程仪。

那党公收了饯行酒席，程仪一概不收。次日辞过秦泰，便率领仆从众人，取路回京交旨。三人在路无词。那日正行之间，有报马到来请党公，又有緹骑在后，吓得党公面色如土，不知如何原故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昭君显圣送贞节 云英降香逢杏元

词云：

美玉良用琢磨，好人步步招灾，开恩放走巧安排，远走高飞，莫怠路逢强徒。惊害分离各散，要知聚会其时辰，金榜题名标姓。

诗曰：

奸雄恶计害忠良，假旨传宣捉二生。
若非仁人生恻隐，两门怨恨岂能伸！

话说党公向着二生说道：“贤侄暂退。”于是，二生急退后边。不多时，那缇骑到来。党公走上，跪接谕旨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翰林院大学士党进回原任。吏部尚书陈日升藐视国法，着女儿杏元毁骂首相，今将陈日升权送天牢。

今有伊子侄送杏元边关交界，诏到，卿可将二犯交校尉，星夜来京审理。钦此。”党公读完诏书，向校尉说道：“陈吏部之子与他表侄二人，早已回转扬州。因老夫年迈多病，在边关住了几日，不知他们的消息。你等要拿他两个，可急往扬州，不可迟留。”那校尉见党公如此吩咐，只得别了党公，上马飞奔扬州而来。

再言党公转到后边，对二生说道：“二位贤侄，可知方才的旨意吗？”春生道：“小侄不知，求老伯指示。”党公看着春生、良玉叫道：“二位贤侄，自你起身之后，卢贼回朝奏称你爹爹辱骂首相。龙颜大怒，把你全家收进天牢。”

方才旨意即拿你二人的。若是你二人在外面时，即难免不测。”春生闻得此言，只急得挺胸跌足。良玉一见如此光景，滂沱大哭，泪如涌泉一般，把党公一把扯住，哭道：“苦死小侄们也。”党公也流下泪来，又说道：“你二人哭也无益，不若逃走。老夫实不能为你二人隐匿。”二生一齐大哭道：“年伯呀，小侄无亲可投，四海飘流，去投何人是好？”党公道：“老夫送你点路费。自古道：‘吉人自有天相。’岂无存身之地？你二人速速逃生去吧！”二人哭哭啼啼，拜辞了党公。拜毕，取了行李，自己背了。二人出了关，信步而行，好不凄凉。正是：走遍天涯共海湖，悲哀无过别离孤，不知哪是栖身所，汨汨长途与短途。

不讲二人逃走。单言党公打发二人走后，是日趲程，奔回了都中。次日早朝见驾，交旨奏道：“臣护送陈杏元已出关交界，因臣老迈，偶患风寒，将息几日。路途间接着天使到臣营中，跪读圣诏不恭。钦犯陈东初之子侄，臣命前几日先已归回故里，未奉圣旨，不敢擅留。圣旨到臣时，岂知二犯已脱，臣之罪也。”天子道：“料他二人不能走到哪里！卿且归班，恕你无罪。”袍袖一展，群臣俱散。

党公朝罢，即到相府交会。然后又到刑部天牢，暗窥陈公夫妇，相见大哭一场。党公又将杏元小姐，春生、良玉送至边关、又有旨来捉拿，二生逃走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陈公感谢不止。党公告辞出狱，回署不提。且言陈公在狱之事，俱系党公、陆公照应。按下京中之事，拨转文词。

再言春生、良玉二人在路，好似浪打的浮萍，失林的孤鸟，苦苦切切，朝行暮宿。行李二人递换背负，已非一日。

那日，行到山东路上，因他二人不识路经，走错了路程。二人哪管高低，天色已晚，只顾前途奔走。谁知路旁有两个强人，隐在黑暗之处，见这二生奔走，他便手执一棍，赶上来大喝道：“你往哪里走？”举棍就打。二生在黑暗之中，听得一声喊叫，早把行李丢下地去，一交跌倒。二强人见二生跌倒在地，就将二人行李拿去，衣服尽行剥去，只剩得一身中衣。

不言强人将行李、衣服剥去。再说二生醒来，见衣服、行李，一无所有，况是中秋之时，金风透体，站起身来，良玉哭哭啼啼说道：“我二人就如此命苦，今被剪路强人将衣服、行李尽行劫去。你我二人，今身无半文，寸步难行，如何是好？”春生哭道：“你我二人，不如一死，还得个干净。”二人一面哭，一面往南走，信步而行，只见一所古庙，庙门紧闭。二人只得坐在旗杆石上，举目往前观看。只见前面有一箭之路，便见河边湾里有数号官船，岸上设立有些帐篷，守更巡缉的营兵鸣金击鼓，滔滔不绝，他二人看了多时，心中想到：“你我爹爹为官之日，也是这等荣华，至于今日，受尽穷途之苦，好不感伤人也。”二人对面啼哭，叹息不已。只听得那官船上更鼓已交二更，两人瞌睡起来，只得在庙门首打睡。正在朦胧之时，只听得一声喊叫：“捉贼！”他二人魂飞天外，在那里惊醒，打头见灯球之上，许多人喊叫捉贼。他二人各自分散，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而去。那些帐篷的官兵，随良玉一路赶来，可怜良玉怎么跑得过营兵？正跑之间，不觉便跌了一交，众兵丁把良玉捆绑在地，押到河边而来，回禀那船上的官长。

不一时，只听得点响，那官长升了座，众兵丁即着良玉走上船来，在船头跪倒，兵丁跪下禀道：“那钻船的贼拿住了，

请大爷究问。”梅良玉在下面战战兢兢，心中乱跳。他偷眼一看，只见官舱内灯烛辉煌，那官长官巾燕服，面如朗月，目似明星，鼻如悬胆，两耳垂肩，约有五十以上年纪，颌下飘着五绺花白须。那左边站立一个书童，那官长端然正坐。

听见兵丁禀说，便问道：“贼犯在哪里？带他进来。”兵丁将梅良玉带至官船跪下。那官长便问道：“你这该死的毛贼！我老爷是奉旨启服进京陛见的穷官，那有什么彩头？你也不该来发这个财！”那梅良玉在下面哭哭啼啼地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容晚生告禀。”那官大怒道：“你这个贼子，何等之人，敢与大人称晚生吗？”那梅良玉禀道：“晚生乃是江南人氏，与兄弟投亲不遇。今晚遇着强人，将行李衣衫，尽皆劫去。”

晚生兄弟二人，未至古庙门首，暂歇片刻。不料大人宝舟停泊在此，更役不分清白，把晚生强扭作贼。今见大人之金面，自然洗晚生之耻辱，去云雾而睹青天。”那官长道：“你既称晚生，莫非官宦之后，名门之子？”良玉道：“却也名列校庠。”那官长说：“你既名列宫墙，老夫要见你艺业，你可在老夫面前试艺吗？”梅良玉道：“大人若肯见赏，晚生自当呈丑，何妨？”那官长吩咐了书童：“取过文房四宝、放他面前，要他在舱内随意做一篇与老夫看吧！”家童只是取过纸笔墨砚送来。良玉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晚生既蒙大人见爱，请大人出一题目，晚生好呈枵腹之才，以谢大人鉴尝之恩。”那官长又听得良玉请题，便随口道：“也罢，今晚与你奇遇，论文就是‘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’两句吧！”良玉道：“晚生领命。”于是，书童领他到前舱，便说道：“你好好做一篇，打发你上岸，你若是句句好，还有些想头相赠。”

若做不出来，只怕有些晦气。”良玉也不理他，提起笔来，也不用草稿，向那纸上，只在一时，就做完一篇。那书童见做

得爽快，自语道：“莫说此人全无能，还有三分鬼画符。”且说良玉把文章递与书童，说道：“拿去与你老爷看。”那书童接过来，呈与老爷看。老爷从头至尾，沉吟一遍，便向书童说道：“你拿两件衣服，与他穿了，来见我。”书童答应，即便取了衣衫，来到后舱相见，良玉更换了衣衫，只见官长早已站在那里，良玉抢走了几步，到公桌面前要行跪拜之礼。那官长笑嘻嘻地说道：“请起，老夫有眼不识，几乎有屈仙才。方才见佳作，方知贤契乃翰苑名流，使老夫愧甚。贤契若再行此礼，真真使老夫无存身之地矣！”良玉说道：“愚晚一个书生，遭这颠沛流离之时，幸得大人垂青，岂有不拜之理？”二人谦逊了一会，那官长只得受了两礼，彼时挽住良玉的手，说道：“贤契请坐。”良玉道：“大人在上，晚生理当侍立听教，焉敢妄坐？”那官长道：“那有不坐之理！”良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生只得告坐了。”那官长道：“贤契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”不知良玉如何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撞巡更梅生改姓 遇门生冯公荐友

词云：

二子穷途被难，路逢古庙栖身，不料巡缉众兵丁，锁拿船中审讯。即日各奔东西，惶惶实属堪怜，乌台一见从今得，细细问家乡名姓。

诗曰：

经纶原属占科场，耀显荣封姓字香。
满腹文章身遭祸，挥毫顷刻致呈祥。

话说那官长说：“请问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”良玉起身打一躬，即随口应道：“晚生姓穆名荣，乃是江南常州府人氏。”官长道：“可认得敝同年梅伯高之子梅良玉吗？”良玉听罢，吓得一惊，道：“敝府梅先生遭变之后，他令郎良玉兄不知何方游学，晚生倒极认得的。请问大人尊姓大名，仙乡哪坐？”那官长道：“老夫姓冯名乐天字度修，乃江南淮安府人也。原任左都御史，自奸臣当道专权，着老夫与敝同年陈东初提兵剿灭胡虏。老夫与敝同年辞不能提兵调马，圣上大怒，将老夫与敝同年一同削职归农。今蒙圣天子洪恩，又复起任。也是天缘，老夫得遇贤契。”说话之间，冯公向书童吩咐道：“取副新铺

盖与穆相公前舱安置，明日再请教吧！”良玉便站起身来，打躬道：“大人安寝。”梅良玉随了书童，来到前舱安歇不提。那冯公又着人示与岸上巡更兵丁知悉：“今有贼人不能擒获，反将平人捉来，应着地方官究治。念其巡更辛苦，姑念从宽，尔等下次小心，不可仍蹈前辙。”吩咐已毕，冯公方才安寝。家人自然出来呼叱一番。

一宵晚景已过。次日清晨，鼓棚内吹打作乐点鼓。再讲梅良玉虽得了安身之所，心中想着春生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泪如泉涌，又无处访问，心中好生难过。又不知春生跑到何方，又不敢去着人找寻，只得苦在心头，随众起行。无多时，起身梳洗已毕，书童道：“相公，老爷用早饭。”良玉站起身来，抖一抖衣服，来官舱与冯公见过了礼坐下。冯公笑道：“贤契交来的佳作，勾勾金玉，字字珠玑，令老夫想煞也。”良玉打一躬道：“大人过奖。晚生拙作，无非是鄙俚之语，焉足奖赞？又蒙深恩，收留晚生于门下。”冯公呵呵大笑道：“老夫这样穷官，怎敢有屈贤契大才？与各宪衙看相好的吏院，老夫自当推荐，不负贤契之大才耳！”二人说话之间，家人已摆上早饭。二人谦逊一会，只得就行个师生之礼坐下。用毕早膳，穆生与冯公谈了些文章诗赋。忽听得水手喧哗，冯公问道：“什么人吵闹？”水手禀道：“上水来了十数号坐船，也是打起的都察院牌号，写的是奉旨巡守河南，他船上那些少年的爷们，打我们船上的人，叫我们让他。难道他们是都察院，我们不是都察院？”只见那船上的家人，把舱门一开，走将出来，便问道：“借问爷一番，你们船上是哪位大老爷？”这家人回道：“俺门是江南淮安府冯大老爷，奉旨进京赴任的。”那家人听说是淮安府冯老爷，便说道：“敢烦爷们回禀一声，说河北大名府邹伯符老爷要见。”说着，不觉两船已至睹面，船上家人曰：“禀冯

公。”冯公听说，呵呵大笑，向着梅良玉说道：“这邹伯符也是老夫得意门生。他若来见吾之时，倘有机会可荐，老夫必为贤契寻潜身之所。”那家人听说果是冯公的坐船，即忙回禀邹公。邹公即唤家人取下衣帽伺候，速备手本，便欲过船谒见冯公。于是，穿了衣帽，走上船头，连忙把手本付与舱门家人，说道：“相烦通禀一声。”那家人接了手本，走下船舱，来禀冯公。冯公吩咐道：“有请！”把舱门一开，那邹伯符抢行了几步，将到舱前，冯公站起身来，迎将出来，说笑道：“贤契别来无恙？”邹公道：“老恩师请上，待门生叩拜。”冯公道：“贤契一路风霜，只行常礼吧！”于是，邹伯符跪将下去，说道：“门生一个庸才，得蒙恩师提拔，今日之荣，乃老恩师所赐也。”于是，拜了两拜，冯公扶起来说道：“贤契请坐。”邹御史道：“老恩师在上，门生不敢坐。”冯公道：“哪有不坐之理？”邹御史道：“如此，门生告坐了。”于是，献上茶来。冯公道：“贤契荣任河南，真是一轮明月，百姓沾恩。”邹公上前禀道：“今蒙皇上荣恩，老恩师提拔之力。门生在京都，哪一日不思念老恩师之金面？老恩师荣任进京，门生正好早晚领训，不意又转任河南，真是薄命之故耳！”冯公道：“贤契荣任省院，乃高才矣！所以圣天子托你以边疆之重任。你须存忠敬之心，毋使有覆盆之叹。”邹御史又打一躬道：“门生谨领老恩师圣训，铭刻在心。”便回头向着家人说了几句话，那家人领命去了。冯公问道：“贤契领勅辞行，可曾去拜辞卢相爷吗？”邹御史道：“辞教之后，门生也曾去拜辞相国。”冯公道：“于今时世不同，正是：满园树木随风转，为人岂不愿时行。”邹御史应道：“正合此语。”书童又送了一巡茶来。

二人用毕，忽见邹御史的家人，跪在冯公面前，捧上礼单，禀道：“我家老爷特备些须薄礼，请老爷全收。”邹御史站起

身来，又打了一躬道：“门生日夜思量恩师，不能孝敬。今舟中偶然得遇老恩师，真乃门生之幸也。不堪薄礼，望乞老恩师笑纳。”冯公一见礼单，听得此语，把脸一红，说道：“老夫与贤契是气味相投的师生，难道不知老夫的心迹？况老夫从不受人丝毫馈送。”那邹御史复打一躬道：“不堪之物，聊表寸心，以为老恩师荣任进京贺敬。老恩师不必过谦。”冯公道：“承贤契厚爱，老夫领情就是。这礼当老夫转送于贤契荣任之贺。”邹御史道：“老恩师既不收礼，门生有句不知进退的话，欲求老恩师。”冯公道：“贤契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邹御史道：“门生领旨出京，未有赞助之人，欲求老恩师幕友多余之员，乞求转荐一位。”冯公点了点头道：“别事老夫不敢从命。若是请一幕友，极有干才的契友，既得其任，必得其人。只是到任之后，凡诸事有不决，可依他行，便能海底澄清。奈此人情性高，也是老夫得意门生，不知他可否？”邹御史道：“不知此人可在舟中吗？”冯公向书童说道：“将穆相公请来！”不一时，良玉来至官舱，与邹御史相见。书童送上茶来，三人用毕。冯公开言说道：“穆相公，这就是老夫的敝门生邹再策，新任河南的省院，欲请贤契到衙内，代为料理军民钱粮，省诸事。吾想贤契可当此任，休怪老夫无趣。”良玉未开言，邹御史向着良玉说道：“老恩师道及世兄高才，诸事练达，弟不敢造次，欲求老世兄扶持，弟当重重相谢。”良玉道：“晚生穆荣，才疏学浅。在冯大人这里，无非辩论诗词。况老大人乃省巡抚，有军民钱粮盘驳文书等件，晚生恐不能当此重任，有误大人的政事。”那冯公听良玉这一番言语，哈哈笑道：“穆贤契太谦了。凭老夫这副识英雄的一双眼睛，早瞧见你心中锦绣，日后的收场。”又向着邹御史道：“他年功名还在你我之上。”随手在袖中取出梅良玉所做的一篇文章，递与邹御史道：“这

就是穆贤契的佳作。”邹伯符接过来一看，真正是锦心绣口，因赞道：“老恩师眼力真乃是超神与圣之先见也。使门生甘拜不辞矣！”良玉道：“鄙陋之章，敢劳二位大人过赞，使晚生无容身之地。”冯公向邹御史道：“贤契请先过船去料理迎接，再请穆相公过船。”邹御史站起身来，打了一躬告辞道：“门生领命。”又向良玉道：“老世兄暂容车驾，俟弟返船，即当扫径迎接。”良玉道：“不敢！门生自当进谒。”各打一躬，告辞而行。冯公相送，邹御史道：“请恩师留步。”冯公道：“哪有不送之理？”又见良玉也送将出来，回说道：“世兄因何送起弟来？”冯公回头说道：“穆相公，哪有客送客之理？老夫代送吧！”良玉道：“遵二大人之命，恕不敬送。”于是，一躬而别，回转舱中。冯公把邹御史送至门口，邹伯符打一躬而别，回转舱中。冯公道：“老夫有一言奉嘱。”附耳低声，便说道：“这穆相公其实淡薄。贤契受任之后，凡事俱要看老夫之面，依得的事，可依他几件，则感之不尽矣！”邹御史道：“无不遵命。”于是，又打躬道：“有罪了，”过船而去。穆生按住冯公。冯公一手相挽，说道：“贤契，那邹伯符乃是第一个得意的门生。我见他家人说道，是河南都院，我就有荐贤契之意。及相见之时，他又送些什么贺礼来，与老夫复任之敬，被老夫抢白了一场，倒有难荐贤契之意。今他反谆谆相求，老夫方才把贤契推荐。贤契若到他任所，自然是经济之才，必无轻狂暴躁之意。他若待之不恭，诸事倔强，贤契可寄书与老夫，我自有处分。”良玉打一躬道：“晚生蒙大人深恩，不知可有报答之日否？”冯公带着笑，走入后舱，封两封赠仪送来，说道：“贤契，老夫是个穷官，无以为敬，聊表寸心。”良玉一躬道：“晚生既蒙大人周全活命之恩，使晚生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若是晚生不受，大人必罪晚生。”冯公哈哈大笑着道：

“贤契真乃是老夫知心人也。只是相会得迟，相离得速。”良玉听了这番言语，便惨然掉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晚生得遇大人，正好盘桓，不觉又是分离。”冯公道：“俱是乾坤内，何须叹别离？”正说之间，家人禀道：“邹老爷差人来请穆相公过船。”良玉一闻此言，便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大人请上，晚生就此告别。”冯公道：“莫言分别二字。”即吩咐家人：“开饭。老夫与穆相公吃。”不一时，家人送酒饭来，与穆相公饯行。

冯公斟上一杯酒，双手递与良玉道：“贤契，异日鹏程万里，莫把老夫做陌生之人。”良玉接过酒来道：“晚生多蒙大人提携之恩，倘有寸进，须当卸环结草，决不忘老大人宽宥之恩矣！”于是，二人饮酒数盏。肴馔摆到，二人用毕。冯公吩咐家人取过一个衣箱，将那程仪放在箱内。又见书童捧了几件衣服，向箱内件件放下，又将箱子锁了，将钥匙送于冯公。冯公将钥匙付于良玉，说道：“贤契，这几件衣服，勿嫌粗俗，留在身边，早晚更换一更换。”良玉见冯公如此过爱，只得走入舱中，拜伏于地，便说道：“蒙大人知遇之恩，又屡承厚赐，晚生何日报答？”冯公扯住道：“贤契，说哪里话来。那邹伯符乃钦命军门，你可收拾过船去吧！”于是，二人留恋不舍，细说了一番，只得分手。冯公送良玉至舱门，良玉打一躬告别过船，冯公命人将衣箱行李，随后一齐送过船去。但不知那邹伯符是如何迎接穆相公过船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路无人春生投水 渔有缘玉姐联姻

词云：

合欢杯，谁不饮，切莫贪杯醉不醒；行也稳，坐也稳，一斟一酌莫装悻。美姣娘，谁不念，切莫苦苦将她恋；鸳鸯枕上动干戈，恩爱之时反成仇。世间财，谁不爱，公道取去也莫怪；若将毒计算得来，来得快时去得快。英雄气，谁不习，身家性命休儿戏；人来寻我且由他，我若弃时无不弃。饮酒不醉最为高，见色不贪是英雄，无义钱财君莫取，忍气饶人祸日消。为人若知其中意，方得长久乐逍遥。

诗曰：

长途窄路遇强人，无奈投环拼殒身。
幸喜渔舟垂侧隐，赤绳系足美姻成。

话说良玉过船，邹伯符迎入舱内，行了宾主之礼，坐下献茶等事不提。两下一声锣响，各开船只。

且不言良玉随邹伯符往河南荣任，也不讲冯公进京复任。

拨转文词，单言春生在庙门首，亦被巡更兵役喧嚷从梦中惊醒，见灯火照耀，家人齐呼捉贼。春生不知何故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只是东奔西跑，不顾高低跑至半里多路，旁边有一树林，

便钻入内。回头一看，见四无人，又不知良玉跑散何方，心中思想，两泪汪汪，只听得路上喊叫之声，吓得又不敢言。心中思想：“曾记得爹爹说，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得意的门生，此人姓黄，曾做江西饶州九江道，他目下却退任在家，我今不如去投他，或者看爹爹之面容留着我，亦未可知。”心中想着，耳内一听，已交二鼓，口中嗟叹：“老天呀，老天。偏是今夜更长，衣服尽被强人剥去，叫我如何受得这样冷冻之苦？”切切悲伤。不多一时，只见天大亮，也只得站起身来，抖一抖衣，又抬头一看，总不见良玉，又痛哭了一场，心中想到：“我闻黄世兄住在北关不远，我不若前去找寻。”走进城中，见一个老者，站在街旁，只得走上前来，打了一躬道：“请问老丈一声，这原任江西饶州九江道黄公府宅，他住在何处？”那老者回道：“你问他做什么？”春生道：“晚生与他有些年谊，特来访问故友。”那老者回道：“不可造次！今日幸遇着我这个老汉，若是遇着别个，只恐你来得，去不得呢！”那老者便将黄府之事，从头至尾，与春生细细地说了一遍，春生应诺，又把到黄府的路径，问在腹内，辞别老者，一直竟奔黄府而来。

不多一时，便来到黄府门前，只见大门上十字贴的封条，封锁得紧，又见两边墙上贴了许多告示。春生走上前一看，只见那告示写着：“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正堂余，为钦犯官招领变价事，今奉本府正堂余牌开，奉布政使王牌开，奉督部院张宪牌开，抚部院郑宪牌开，遵部文咨行司到府饬县照得文，查原任江西饶州九江道黄权，勾通黄上镇贼一案，申明证实。全家抄封外，所有家产，尽抄入官，以充军饷等。今将此房牙估价，除解费银七十两。为此合行出招示牌，无论绅衿士庶人等知悉，愿领者当堂具呈，交银执业，发给印契收执，毋得畏缩不前。倘有书役人等扰累，许即面禀究办，决不姑宽，勉之慎之，毋

违特示，实贴门墙晓谕。”春生看完告示，只得连声叹气，在那里寸步难移。此时无奈，只得信步而行，走中暗暗想道：“黄世兄这一案，必是卢贼所害。”一面说，不觉腹中又饿，身上又冷，口中暗骂道：“卢杞奸贼，你害得我家好苦！”不觉已走出北门，面前滔滔大河，杳无人迹，又想到自己身上这光景，心中凄惨，放声大哭道：“爹爹母亲，你在天牢，俺孩儿又逢了绝地。父母生我姐弟二人，姐姐被害和番，料想难存。孩儿又四海飘零，身无半文，正是衣不能遮身，食不能糊口。爹娘生我不孝子，原为一脉香烟，保全祖宗血食，哪知孩儿今日生离死别，也是万不得已。为子的也顾不得爹娘了，孩儿就此遥拜。”于是，拜伏在地道：“孩儿抛别父母，劬劳之恩今生再不能补报。”拜罢，又想起梅良玉，便大哭道：“梅家哥哥，姐姐临行分别之时，曾叫你我二人早早回家，侍奉爹娘。谁知祸生不测，又被巡更兵役把我二人冲散，不知梅兄消息如何？小弟本待慢慢跟寻，无奈今日至此绝地，今世再不能睹兄之面。”越想越苦，举目一观，流水滔滔，便叫道：“孩儿今日永别了。”说完，把身往水中一跳，沉入水底，多分是死。

不言春生随波逐浪而流。单讲这河内有只渔船从下而来，母女二人摇船打桨，往北关而来，那渔婆正摇橹之间，回头叫道：“玉姐，你看上水流下一个什么东西？我儿你好生摇橹，把我撒一网看。”老渔婆便赶上船头，把网一撒，见那东西打在网内，好不欢喜。把网一收，险些把渔婆带下水去了，忙叫道：“我儿快把船摇到岸上去，帮我一帮。”玉姐听了母亲之言，忙把船摇到岸边，走上船头，两人用力，渐渐离水。玉姐看见是个人，向着母亲说道：“是个人，不是鱼，快放他去吧！”那渔婆道：“你也不象是个人家生长的，见了一个人大惊小怪。

我自幼与你爷爷捕鱼，也不知见了多少异样之物。既是个人，救他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与你扯他起来看看，若是个死的便罢，若是个活的，救他一救。”于是，母女二人将春生扯上船，定睛一看，还有一丝之气。老渔婆道：“我儿，你看此人，与你的年纪相仿，又好一个人品。你好生扶着，待我烧些开水，灌他一灌。”便往梢后，烧了一碗开水，连忙拿到船头，向玉姐道：“我儿，你把后生扶起。”那玉姐把春生扶起，那渔婆又把开水往春生口中灌，顷刻之间，腹中好似雷鸣一般。响过了后，便叹了口气道：“呀！”立时醒来，便睁眼一看，见坐在一只小船上，左右老少妇女在旁，口中哎呀两声，方才慢语低声说道：“卑人上天没路，入地无门，方才投水自尽，又蒙妈妈相救。”那渔婆道：“且慢些说话，请进舱门内。”便将春生接进舱中，忙叫玉姐说道：“快把你老子当日穿的棉袄、鞋、袜、帽子取了。”玉姐答应，走进舱后拿出，渔婆接过来，与春生着了渔家衣衫鞋袜，将脱下的湿衣，递与玉姐：“我儿替他洗洗。”玉姐接了衣服，往后梢不提。

再表春生换了衣服，站起身来，到渔婆面前道：“恩人请上，受我一拜。”那老渔婆道：“我们渔家，无这些礼仪，不要拜吧！”春生道：“救命深恩，哪有不拜之礼！”二人扯了一会，方才受了两礼。老渔婆笑嘻嘻地说道：“请问相公尊姓大名，哪里人氏？”春生道：“卑人乃是江南扬州府人氏。”渔婆道：“相公原来是扬州府人氏，怪道生得好人品。”春生道：“卑人姓陈。父亲当日为官，结了冤仇，监禁天牢；逃难到此，又被强人将行李劫去，难得归家，方才寻此短见。”渔婆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是一位贵宦公子。”春生道：“如今这样的光景，还说什么官宦公子？”渔婆道：“据公子说，遭冤家没处栖身。老妇无有丈夫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唤玉姐，年方一十五岁，未

有婆家的。当日老子在世，那年打鱼打起一口箱子，却是些首饰，他就说留着女儿招女婿养老。谁知打得财来，人又死了。故此，今日救起相公，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五百年前注定。前月有个算命先生到我们船帮里来算命，是男是女，都是半升米一个。我见他算得好，就把玉姐的八字也说与他算一算。那先生将八字一摆，他说道：‘老奶奶，你家姑娘贵造，与众不同，要五斗米才算。’我就恼起来：‘人家只要半升一个，为何要我五斗米？’那先生道：‘人有高低，命有贵贱。’人劝我把三斗米与他。那先生就把玉姐的八字一排，说道：‘奶奶，你家这位姑娘的八字，十分贵重，日后她有夫人之荣。’我便问道：‘先生，我们渔家，哪有贵婿？’先生道：‘目前百日之内，无意之中，一个官宦子弟来。’恰好今日在网内打起你来，岂不是天缘注定？又应着那先生之言。我看你相貌堂堂，将来必定做官。若不嫌渔家丑陋的女儿，我情愿把玉姐与你为妻，安心在我船上攻书。若做了官，将你父母之仇告诉皇帝，将仇人杀了报仇。但不知你意如何？”春生想道：“只是目下只影单行，流落飘零，又得她母女一片好心将我救起。况那玉姐不象渔家之女，倒也有些大家风味。我且应了，待至金榜题名之日，再说洞房花烛夜不迟。休忘故土风景好，恩爱深处便为家。”春生想定了主意，向渔婆说道：“承蒙美意。救命之恩，卑人怎敢推辞？只是日下又不能成其亲事，待等日后父母辨白了冤枉，一朝脱难挂红，那时与令媛方可成其亲事。”渔婆听了春生依允亲事，心中十分欢喜，说道：“待我叫出玉姐，与你拜一拜为兄妹，日后方为夫妻。”于是，往后舱来叫玉姐：“我的儿，你到前舱来，与你哥哥见礼。”那知，渔婆与春生说的话，都被玉姐听见，正待回避，渔婆已跟到后船。玉姐把脸一红，便随口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前去见礼？”渔婆笑道：“我

见你长这样大，只知我们船上的房屋，船头是大门，中舱是大厅，后舱是住房。如今，也该交熟了。你快快上前，与他拜一拜。”玉姐道：“人生面不熟，怎好与他认为兄妹？”渔婆道：“这还是从权称兄，日后还有两个好字眼叫呢！”说完，一把扯住玉姐的手，口中说道：“目下见个礼，有什么羞处？”玉姐只得含愧羞颜，随母亲来至中舱。春生一见，站立一旁，偷眼将玉姐一看，虽是个渔家的打扮，真正生得超群，便暗暗赞了四句道：“国色天姿岂在妆，布裙絮袄胜霓裳。若穿环迎风立，疑是嫦娥降此方。”那玉姐把春生看了一眼，只见妆个渔家模样，品格却也非凡，玉姐赞了四句道：“骨格清奇实可夸，身穿短袄做渔家。若得春雷预报信，他年上苑好观花。”却说这玉姐走进了中舱，站在一旁，但不知玉姐与春生如何见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江公子爱色抢玉姐 众渔人发怒骂江魁

词云：

昔日韩侯命运乖，夜宿凉亭日走街，人人道他是庸才，非是他庸才、时乖运未来。有一日时运来，夜宿锦帐，日走金阶，人人道他是贤才，非是他贤才，多因他时也来，运也来。时不来，金沉海底；运不来，玉碎尘埃。

诗曰：

远望青山草色秋，前人留与后人收。
后人收得休欢喜，还有收人在后头。

话说玉姐走到中舱，站立一旁。只见春生走上前一步道：“贤妹，方才岳母吩咐，与贤妹拜一拜。”那玉姐也不开言，低着头走过来，面向春生，笑嘻嘻地打了一躬，拜下去。那春生也拜伏在舱。二人对面拜罢起身，玉姐低着头，向旁而立。春生走至渔婆面前，一躬到地：“岳母请上，容小婿叩拜。”那渔婆欢天喜地道：“姑爷，既是一家人，免了这个礼吧！”春生道：“哪有子婿不拜之理？”随跪将下去，就拜了五拜起身。婆婆向玉姐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二人今当面拜过，从今以后，俱是一家人了。说话之间，也不要吞吞吐吐的，见面休要遮遮

掩掩。说了这半日的话，他腹中也饥饿了，你去收拾早饭，大家吃了，再作道理。把那烧酒烫一壶，与他吃了，解解水气。舱内有鱼，洗几条煎煎。”玉姐答应，往后舱去了。渔婆与春生又谈了些闲话。不一时，玉姐已将茶饭搬来中舱，安排停当，回身又到后舱去。渔婆一把扯住说：“我儿你又往哪里去做什么？”玉姐道：“孩儿往后舱去吃饭。”渔婆笑说道：“我方才已说过，是一家人，为何还分什么彼此？我正要使你二人一团和气，你偏反要如此害羞。”说着，就扭住玉姐、春生对坐。三人同吃过早饭，又取过酒来，大家吃了几杯，玉姐收拾碗盏，往后舱去了。春生自思：“蒙他母女搭救，虽结了丝萝，不知她姓氏，正是：大难临身不自由，生死凭天何用谋，自尽方得渔家救，百步丝萝转易求。”春生凝神思想，便向渔婆说道：“小婿因神魂散乱，礼数不周，连岳母姓氏，尚未动问。”渔婆说道：“我家姓周，丈大叫做周朝生。”春生道：“这等说，恕小婿无罪了。”二人说话之间，不觉日落西沉，那渔婆向春生说道：“姑爷，你在中舱打铺，我和你妹子在后舱铺床。”不言他三人吃了晚饭，各自安眠。一宿晚景易过。次日梳洗已毕，渔婆道：“姑爷，据你说起来，要金榜题名，方才洞房花烛。依我说，不如明春备起铺盖，择了一个良辰吉期，把你二人推在一堆。”春生道：“岂有此理。况父母在狱，而为子者，何敢越礼乱伦。”渔婆见女婿只是推却，也就止了念头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春生在渔婆船上已经三月，看看是腊月之期。那一日，众渔人都收网过年，玉姐向周奶奶道：“母亲，家家收网，人人要过新年，我们也把网晒起来吧！”周奶奶心中想道：“姑爷上船，已经三月有余，我每见他二人嬉笑玩耍。自古道：‘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做出不防之事，被众渔船上的人笑话。我如今倒有个主意，凭着天为定。’向

玉姐说道：“我儿，你说众渔船都收网。也罢，大家撞过天命，收过三网。如三网打着了大鱼，你与女婿明春做亲。如若三网打不着，慢慢商议。”周奶奶跳上拔起板来，上船用篙，将船撑开，把网理得停停当当，预备打鱼。

却说玉姐在后梢摇起橹来，那春生笑嘻嘻道：“贤妹，请歇一歇，待愚兄来帮你。”那玉姐笑道：“你哪里会摇？”春生道：“学而知之，那有生而知之？我稳坐不学，只好呆呆地坐。”口中说着，已来到橹边，手用力把橹一推；玉姐一把抱住：“只怕又要下水晶宫，吓煞我也！橹要依水性而行，方才不是奴家抱住，几乎下水。”二人说完，对笑。周奶奶在船头上，见船往一边歪，回头往后舱一望，就见二人抱住的意思，才放手，对面笑个不止。周奶奶道：“且住了，在码头行船，不是当耍的，方才那一歪，险些把我跌下水去了。”一面说，心中想道：“也怪他们不得，少年夫妻，正是和美。我记得当年老伴在时，也是这样，或搭手搭脚的。”思想之间，只听得玉姐在后头叫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在这里下网吧？”周奶奶把网一撒，回头见他二人脸上，都是通红的。因又想道：“这两个孩子，俱是一样的脸。我只说了几句，他们的脸都红了。到这早晚，下次要谨言，我再也不说他们。”于是，慢慢把网收上来，网内打着一一条金色鲤鱼，约有二斤半重，好生欢喜，向儿叫道：“我儿，把船摇到岸去。”口中说着，手中网已收将起来。顷刻之间，船已抵岸。春生走到船头，问岳母：“你把鱼用篮装起来，待小婿上街去卖。”周奶奶把鱼儿放在篮里，又吩咐道：“姐夫，有人问你这鱼多少钱一斤，你回他不论斤，只论要二钱银子，至少也要一钱二分，卖了就在店内请香纸回来。”春生应道：“晓得。”便提了鱼篮，上了岸，一摇一摆，往前而行。那周奶奶道：“见春生这般摇摆，非是个卖鱼之人。

将来他行到好处，自然一举成名，那凤冠霞佩，是你带的。”玉姐不好回言，笑嘻嘻地扑在船棚上，把眼看那邻帮的三牲食物，预备过年之事。

正看之间，不料上水来了一号官船。船头上放了一把交椅，坐的是本府太爷江连的公子，名唤江魁。此人依仗父势，喜的是探雁牵羊，张弓打弹。自此新年将至，从家中赶到任所，与父亲辞年。多饮了几杯酒，似有欣然之态，却卧在交椅上。左边站立几个幼童，拿着画弓，后面站立七、八个如狼似虎的家人。那江魁醉眼朦胧，早瞧见玉姐，口中说道：“好个女子，但不知她面貌如何？”忽然向书童取过画弓，扣定弹子，认定玉姐船篷，打下水去。玉姐正想着：“春生卖鱼去了半日，因何还不见回来？”想得入神，忽听后面一声响，吓得一跳。回头一看，见弹子滚落下水去了。

抬头一看，只见前面一只大船，船头上坐着个头戴方巾，身上穿一件玫瑰紫的长衫，脚下穿的粉底皂靴，手拿一张弹弓，望着这边笑。玉姐大怒道：“你这厮要看你姑娘，何不画了真容，带了回家去，用香案供奉，细细地看呢？”那江魁的船，却离不远，虽听不见她骂，也见她有些怒气，口中又动，似有骂的模样。他便躺在椅上，拍手呵呵大笑道：“我大少爷真正都酥麻了。她口中自然是骂的了，但如此美人，不但是骂我，就是执尖刀杀了我，也是有趣的。”回头又向那些家人说道：“你们着几个人，带五十两银子，到那女子船上，只说大老爷要她为妾。她的父母肯见，大少爷添他几两银子，我不惜银钱。他若不肯，你便将银子丢在她船内，只管抢那女子过来，重重有赏。”那几个家人答应道：“是。”进了舱，取了五十两银子，一齐下了脚船，飞奔那渔船而来不提。

且说舱内走出一个老苍头说道：“少爷莫顽。此乃省城之

内，许多老爷在城，况老爷现任黄堂。如若依从，那船上必送女子过来；若不依从，千万不可乱动，须要循其礼。若说强抢二字，有碍大老爷官职。”江魁听了此言，遂不觉大喝道：“老狗才胡说！我大少爷做的事，今你们都敢来多嘴。

什么有碍老爷的官职，就是省的官府，不知道便罢，就是知道，只说我老太爷先前聘定的那柔弱的女子，今日特来娶她回去。大胆狗才，你还不快走！”苍头听说，再不多言。

江魁吩咐把船住了。

不说住船。单言众家人上了脚船，飞奔渔船而来，跳上了这渔船。那周奶奶道：“我船上又无鱼卖，你们上船来做什么？”那家人道：“我们不是来买鱼的。”周奶奶道：“做什么事的？”那家人便说道，“我们是江府太爷的家人。因我家公子在此经过，看见你船上这位姑娘，人品生很好，我家公子见了十分欢喜，着我们来与你老人家说声，愿出礼金五十两，娶做第二房小娘。这是你老人家造化到了。”玉姐听了这番话，红了面，一口啐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那周奶奶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人？白日里见鬼！我家女儿，是有女婿的。你家什么公子，在此胡行？你还不走你娘的村路！”那家人听得此言，是不肯的意思，便直着脚跳上，丢了个眼色，那些家人一齐跳上船来，玉姐见势头不好，欲要转身进舱，众人一齐扯着，玉姐口中喊叫：“母亲救孩儿一命！”又喊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白日抢劫女子，你这些该死的狗才！告到当官，连你那不知死活的狗才，俱是一般同罪！”那家人将那银子丢在船上，将玉姐抢过小脚船，一直奔上那官船去了。那周奶奶只吓得双脚乱动，放声大哭。

那众渔人，也不知其故，一齐来到周家渔船上问道：“周奶奶，是甚么缘故？”周奶奶将此事从头至尾说了，哭诉一番。

众人听说，俱一齐闹哄哄的，打着渔家的口号，说道：“真是反了！做亲事要两相情愿，钓鱼要愿者上钩。况她是有女婿的，哪有白日青天抢劫民间良家女子，逼勒成婚，岂有此理！不若我们大家排一个闹，也不要到他船上乱动，若是列位到他船上乱动，他反说我们渔家结党了。他会了他的父亲，说我们打劫了他的金银。依我的愚见，等她的女婿回来，再作道理。”众人道：“说得有理！”众渔人又问道：“周奶奶，你女婿哪里去了？”周奶奶道：“女婿往街上卖鱼去了。”众渔人说道：“等他回来，再作道理，他也不时就回来，你也不要啼哭。”且不言众渔人等候。再说春生提了鱼篮上街，一路摇摆，走过了几条街道。有一位长者，相了一相，便问道：“那渔哥，你那鱼可是买的吗？”春生听叫，便住了脚步，答应道：“不敢，渔人这个鱼是卖的。实价纹银一钱二分，虚价便是二钱。”那旁人笑道：“实价还可让得些吗？”他摇手：“实价是不能让的，是我家岳母吩咐的；那些人一齐笑道：“这是老实话。”那老者果然称了一钱二分银子，递与春生。春生将篮提在手内，摇摇摆摆走了回来。才到河边，那些众渔人集阵去问他，乱哄哄吵闹不休。船中有个高声的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吵人！”向他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家妻子被江知府的公子抢去了！”春生一闻此言，好似一瓢冷水，从头顶上淋将下来，泪如泉涌，向着众渔人欲言不言，但不知是如何商议计策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陈春生当街喊状 邱军门勘问如雄

诗曰：

八字生来命本乖，多因日月时徘徊。
胸中有志休言志，腹内怀才莫论才。
夫子绝粮在陈蔡，太公独守钓鱼台。
二人俱有经纶志，因为时乖运未来。

话说春生问众渔人道：“列位老丈就该秉正从公，如何袖手旁观？似乎物伤其类，宁不寒心的？”众渔人道：“我们岂不知物伤其类！只是他的老子，现任本府太守。”春生道：“莫说他本府太守，就是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我们何不到军门大人那里去告他。”众渔人道：“军门大人，可是那放咕咚炮的，门口有两根红虾须旗杆，出门面前有插野鸭毛的，拿鬼头刀的，八个人抬着他的吗？”春生道：“正是。”众渔人把舌头一伸道：“我们是尿膀胱不上碗的，小心些吧！”春生道：“不妨，有我。”又烦邻船照应他的船上的物件，即刻同众人并周奶奶一齐上岸。进得城来，天色已晚。街上走路的人说道：“今日是哪里做渔船会？”不言街坊谈讲。再说众渔人来到街上十字口，正往羊门衙署而去，只听得鸣锣开道，高灯提着，上面写着：“提督军门操江部堂。”春生看见，向着周奶奶说道：“岳母站定了。大人在此经过，不若当街喊禀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那些执事，一对对过去，八人轿离前不远。春生抢行了一步，跪在轿前，扯住了轿杠，周奶奶也随后跪下，二人一齐喊道：“青天大人救人！势压穷民，白日抢劫有夫之女，无法无天，乞求大人作主！”那官长轿前护卫，见他拦轿喊冤，俱吓得一惊，便向着他举棍要打。那官长吩咐不要打他，吩咐住了轿子，那些灯笼火把，尽都回转，两旁边照得如同白日一般。那官长在轿内，点了一点头道：“那告状的人，将状子呈上来。”春生哭哭啼啼禀道：“爷呀！这是空中楼阁无风之波，迅雷不及掩耳之时，哪里写得及状？”那大人在轿内点了一点头道：“这不象渔人的口气。”便向春生道：“告状人，你抬起头来，本部堂有话问你。”春生禀道：“大人天威，小民怎敢抬头？”那官长说道：“恕你无罪，只管抬头。”春生抬起头来。那官长叫差役，将灯笼筐儿去了。那灯笼照得如同白日一般，那官长用手扶在轿板，醉眼朦胧，将春生仔细一看，心中暗暗称奇。想道：“捕鱼之家，怎么生得这样骨格清奇，言语儒雅的后生？”暗赞了一会，便开言问道：“你告的是何人？怎么抢了有夫之女？那抢的女子，是你何人？后边跪的，是你何人？你好生细细地讲来。说得情正理确，本部院自然准你，就是王子犯法，本部院亦有三尺之刑法。语中若有半字含糊，本部院执法如山，那反坐之条，断断不能姑宽的。”那些众渔人听得大老爷发出这一番言语，众大家都怨道：“你我原说大家商议，说同他出来见风使舵，他就一直走得来喊冤，不知陈家姐夫可说得话来吗？倘若说不出来，只怕陪了夫人又损兵的故事呢！”又有一渔人说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贫不可与富斗，富不可与官斗，况且官官相护。这是他们自己寻苦，与我们无涉。”不说众渔人议论，再言春生跪在轿前，哭哭啼啼说道：“爷爷听禀，那抢劫有夫之女，乃本府江大老爷的公子。

自小民的渔船停泊于北门之外，那官船从小民船旁而过，恶棍从仆数十人，不由分说，硬抢小民之妻。生生打散鸳鸯伴，活活拆开连理枝，似此光天化日，殃民活折。锄奸保赤，解倒悬之惨，救奇祸之冤，此乃大人马足之下，岂能容那不惧王法，势压域野之徒？求大人速正国体，以救民命，刻不容缓，使人民感沐深恩，朱衣万代。上禀，后面跪的是小民岳母，被抢的女子，是小民结发之妻。此禀无一丝虚诬。望大人救民如救火，真真世世不忘鸿兹矣！”那官长见说得剴切，又如流似水，便点了点头道：“就是江连之子，倚父之势，这等可恶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妻子被他抢去，今在何处？本部院好着人捉拿这厮，好找还你的妻子。”春生还未开言，周渔婆禀道：“他把我女儿抢去，现在北关，此刻还未开船。”那官长闻言，此时大怒，向着那随行的旗牌道：“本院不及签票，着你等四人到北关船上，将江魁与众恶仆一并拿来。本部院在大堂上立等。如若逃走，即行究治。”那衙役答应，即奔北关拿人。那官长又吩咐：“将告状犯人，一齐唤到辕门听审。”那执衙役便来上刑具。那官长吩咐：“不要锁他。着他随了本院轿走，还有细话问他。”执刑的人役，听得吩咐不要上刑具，便押在轿后，一声锣响，开道回衙。那官长一则似喜，一则似怒。喜的是得遇少年之人，眼见他非渔人之后，必有隐情在内，还要慢慢地用话问他；怒的是江连之子江魁，在省城之下，肆行无忌，抢劫贫民之妻，有犯律令。在轿内踌躇，不多时，已到衙门。省员役，早已尽知督院准了状子，必要审理，俱各明灯高烛，照耀如同白日。

单表院衙门，真正是赫赫威严之势，正是，词曰：

元戎府，开基第一家。辕门生瑞色，虎坐起光华，玉石铺衙，门楼五彩搽。焉壁墙，四虎九头狮子吼；鼓亭内，三通鼓

吹，大门开；大门上写着执掌天下，权衡邦家。粉壁墙上贴严禁二张，上写着字迹无差。一示严管守纳，二禁盔甲光华。所过处秋毫无犯，使百姓好作生涯。掳民财迟不怠缓，兵须将主即拘拿，好妇女罪归将主，地方官一同斩杀。三重门长条封锁，四面灯龙凤交加。左边摆刀枪剑戟，右边是鞭筒瓜钺，弯弓如同秋月，插雕翎箭似狼牙。暖门上有对联，上写封疆，如同铁面；又写着凭赤胆，神鬼惊怕。东南门虎头牌悬挂，上写升赏参罚，革职捆打。西角门叩住远探马、近探马，报事取兵马，密层层枪分十下。东角门站立兵备道、河粮道、军镇道、粮道，一个个头戴着乌纱帽，身穿大红袍。西角门站立着总镇府、副镇府、部督府、协镇府，戴金盔，穿金甲，脚踏白粉底靴。东辕门挂号房、禀子房、报本房、行文房，一房房静寂如默。西辕门奏事厅、管粮厅，一厅厅怎敢混杂。北南排是无敌大将军，西瓜炮、马蹄炮、静瓶炮、连珠炮，俱是高炮；台内打着黄罗伞、遮阳扇，瓜锤钺斧两边排。辕门外，站立了许多文官武将，拴扣了多少追风马，淅淅洒洒。内中军传出号令，外中军禁止喧哗，天子诏也马缓报，候元戎击鼓排衙。挨肩擦背低低问，今日辕门实可夸。

诗曰：

画鼓铜锣几阵敲，辕门内外聚英豪。
冲天三个狼牙炮，展转军旗奏乐高。

且不言军门威严。单讲那督院进了衙门，走上了大堂，坐下了公案许久，连次差人捉拿江知府之子，且不言督院衙署之事。再说那旗牌官离了大老爷轿前，领了军令，来到北关。抬

头看见前面有一号官船，那灯笼上写着是：济南府正堂江。几个旗牌来到船边，只见里面有痛哭之声，内中夹杂正励之言。旗牌又怕大人久等，只得开言叫道：“船上人哪里？”那船上家人便问道：“那岸上来的是什么人？在此大呼小叫。”旗牌答应：“是太爷衙门中来的差役，请公子有要紧的话说。”那家人不敢隐瞒，只得回禀了江魁。那厮正在与玉姐缠绕，只听得家人说了此话，心中是暗暗地想道：“老爷这早晚夜静黄昏可有什么话说？叫那人前来，我有话亲自问他。”家人答应，叫水手搭跳板，叫那人来面禀公子。水手搭了跳板，旗牌走上船来问道：“公子在哪里？”家人答应在舱内。旗牌见江魁就锁了。家人还装势道：“公子是老爷嫡亲的儿子，就是有话，等老爷当面去问他。你们因何这等大胆，就上起刑具来？”那江魁气得三尸神暴躁，口中说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这旗牌见家人言三语四，遂向那家人道：“我们是军门大人差来捉拿他们的。清平世界，抢劫民间有夫之女，你们好大胆！说甚么话！”那些家人听得说，吓得滚如流星。那旗牌此时把那些家人，俱都锁了，又说道：“那渔船的女子，藏在何处？”玉姐在舱内听得军门锁了那些家人与江魁，她心中早已知道是她丈夫在军门喊了冤，自必是准了状。哭哭啼啼，只得走出舱来说道：“难女就是被劫之人。”那旗牌把玉姐上下一看，虽然是哭的形容，果然生得十分可爱。便开言说道：“你的丈夫告了状，大人坐在堂上立等众人审问。你们随我一同进衙门去。”于是，家人随了江魁并玉姐一同上岸进城，到军门衙署而来。

再讲那传知府的旗牌，离了轿前，星速到知府衙门而来。正走之间，只见知府灯笼执事喝道而来。那旗牌抢行了一步，迎至执事前，高声道：“军门大人传江大老爷在辕门伺候！”那知府执事吏役禀上大老爷，江老爷吓了一跳，即忙吩咐执事

转回衙署，同着了旗牌取路而行。在轿内千思万想，不知是为何事？便向两个旗牌笑嘻嘻地问询：“不知大人传本府，有何吩咐？”旗牌道：“你家公子，在北关抢了人家有夫之女，她丈夫、母亲告了公子，大老爷在辕门等候。”江连一听此言，即刻吓得面如土色，暗地道：“不肖的畜牲，抢甚么女子！闯出祸来连累我，只怕连这乌纱帽也不稳。”不觉已至辕门下轿，走入官厅。不一时，四个旗牌押着江魁与众家人已到了。江连见了儿子，又看见了家人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气喘喘地走出官厅。江魁见了他父亲，便说道：“爹爹救命！”那知府走上前，恶狠狠不论清浊，便是一掷靴尖，痛骂了一番，回头就把众家人痛骂了一会，且不言。

再表周婆一见玉姐，便上前一把抱住，她母女二人大哭了一场。母问道：“儿呀，你被奸人抢去，可曾被她玷辱吗？若是那样的了，你可对为娘的说，咬掉他一块肉！”玉姐把脸一红，说道：“母亲为何说出这等话来？孩儿宁可一死，怎么肯玷辱名节？”春生听得尚未失身，心中暗暗欢喜。正在议论，忽听得堂上二声点响，传知府入见。礼毕，站立一边。那大人问道：“知府知罪吗？”江连一躬到地道：“卑府知罪。”那军门问道：“贵府平日为官，也还清正，情有可愿。只是贵府之子，几时到你任所？”江连又一躬道：“卑府这个不肖之子，是昨日才到任所。今日着他乘舟回去，不知这畜牲干出这无王法的事来。是卑府罪该万死，回署请印进来，请大人提参。”军门笑道：“自古道，‘家无全犯’。贵府既是请罪，本督院开一线之恩，免你提参，在下面等候。”江连打一躬道：“多谢大人。”站立一旁。那军门便吩咐人役，将原被告犯人一齐带进来听审。一层层传将下去；于是，旗牌带着众人一齐报名而进，都在丹墀跪下点名，一个个开了刑具。但不知军门如何审

理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渔婆被吓透消息 军门怜才收东床

诗曰：

富贵从来未许求，几人芝鹤上扬州。
与其一事九如梦，不赶三萍两浪休。
能自得时还自乐，到无心处便无忧。
如今看破循环理，笑倚栏杆暗点头。

话说江魁跪在丹墀，开了刑具，点过名不提。单言那军门吩咐，“光带那渔家上来！”那春生搀着周奶奶的手先走，玉姐随后，一齐来到大堂跪下。那军门抬头定睛一看，果然好个女子，便开言问道：“你可是那匹夫抢了去的吗？”玉姐禀道：“小女子是被抢之人。”“军门有一句关风化的事问你，你不得含着羞耻。你乃姓良家之女，又不是迎风弄月摘柳私奔之人，如若被那厮破了身体，可实实对本院说，本院自有法律问他的罪，也不可害羞，不肯言那匹夫的行径。如若被他玷辱了，也是出于无奈。本督院少不得对你丈夫说，无怪于你，还要用香烛彩轿，送你回船。你可实实说来。”那玉姐把脸羞得通红，磕了一个头，禀道：“大人法堂之上，岂无鬼神照察？小女子能断头一死，岂肯有碍名节？关于风化之事，实不曾玷污。”军门点一点头道：“带江魁上来！”下面旗牌答应，将江魁带至堂上跪下，将惊堂一拍道：“我把你这个无法无天胆大包身

的匹夫，在内城之下，尚敢如此放肆，强抢民间女子为妾，王法律纪能宽宥吗？”那江魁在下面只是磕头，禀道：“此女是小的将三百两银子买的。当日收过小的银子二百五十两，今找五十两，媒人亦并未提起她有丈夫的。今日计串骗小的之银两，故又买出这个少年的渔人，假认是她的女婿，希图蒙蔽青天，而使小人含屈无伸，求大人天恩直断。她既不愿将女儿与人作妾，小人也不敢十分强求。只求大人的天恩，断回当日聘金银二百五十两，小的就无异说。”那军门把纱帽往上一推，用手指着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丧尽良心的匹夫，还在本院面前吱唔。但凡天地之间，俱是可以赖得的吗？只此一句，就该掌嘴。本院还要问你，据你说，是她母女二人情愿，将女儿与你为妾，言是身价银三百两，先交二百五十两，下找五十两抬人。这媒人却是何人做的？这二百五十两是何人交付她的？既有身价，必有身契，是何年、何月、何日、何时？年庚现在何处？细细禀来。”那江魁吓得战战兢兢，只是磕头。过了一会，抬起头说几句话来，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身契年庚，俱在小的家中。交待银两是四个家人，作媒亦是四个家人，小的不知细底，求大人问他四人便知根由。”那军门笑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这个匹夫，果然好奸计，本督院也不能饶你。”叫带那四个家人上来，四个家人答应，一齐跪下。那军门叫跪上些来，那些家人，只得又爬上来几步，磕了头，军门问道：“那周渔婆的媒人，是你们做的吗？”家人答应：“是，是小的们做的。”军门大怒道：“本院岂不知你这一般倚势欺良的狗才吗！本院那里有心思勘问，不用大刑，你们哪里肯招？”叫左右抬大刑来，衙役答应，取了四副夹棍，往丹墀索啷啷一声响。

那军门说道：“那四个恶奴一齐夹起来。”众公役一声吆喝，将四人夹起，只听得上面叫收绳，四个恶奴“呀”的一声，

昏死过去。那军门问道：“你们可招吗？”那四个家人咬定牙关，忍着痛叫道：“青天在上，冤枉难招。”军门又吩咐道：“再来收。”两边的执刑人又吆喝一声，又紧收一绳，那四人如同滚油煎心，挨着刑叫道：“冤枉！实实难招，求青天大人开恩。”军门道：“好个会挨刑的狗才。”又向着衙役问道：“夹棒可收紧了吗？”那执刑的说道：“已收足了。”军门又吩咐敲二十下，两边的衙役一声答应，即忙敲了二十下，只见夹的四个家人内有一个喊叫道：“小人情愿招了。”军门叫且住，这家人禀道：“主人实是酒后见渔船这个女子，生得美貌，因着小的们拿了五十两银子，送与渔婆做定礼的。这老渔婆再三不肯收，主人吩咐小的们抢过来的。至于淫辱之事，一些没有。此是实情，请求青天大人开恩，恕小人无罪，释放小的们无知的狗命。”军门大怒，喝叫众公役把那家人松了夹棍，又骂道：“你这般的狗才，先前本院问你们不认，临待夹起来，还说什么冤枉，与你主人遮护，敢不畏法，这等恶奴！”叫左右将大板各责三十，左右听见，即将家人拖下，两边皂吏齐声吆喝，每人各责三十大板，真正鲜血满地，哀声不止。于是，军门又吩咐道：“尔等以后务要改过从善，若下次再有些风闻，本院那时拿了来，立死杖下。”众人忍着痛，只得磕头。军爷吩咐道：“下去吧！”又叫把江魁带上来。

那江魁见先前夹打家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又听叫他自己上去，战战兢兢爬上了几步，只是磕头，口中说道：“这是小人该死，求青天大人饶恕，从今以后改过，再也不敢了。”那军门大喝道，“你这个大胆的匹夫！清平世界，法地之所，强抢良家有丈夫之女为妾，你就该知死罪。本院问你。你还说是三百两银子买的，当日交过二百五十两，今找五十两抬人。你说周家要一个年少的渔人为婿，来骗你的银子，希图蒙蔽，使你

受屈无伸。又道，周家婆子不把女儿与你为妾，你也不敢十分强求，只求本院断还你的银子，你就永无异说了。本院问你，果然不敢强求，只是也罢，本院实言问你，还是要聘礼，还是要那个女子？”江魁吓得哑口无言，只是磕头道：“小人知罪，实该万死。求大人开一线之恩，恕小人之死罪。”那军门喝道：“你这匹夫，既知死罪，国典难饶！”便伸出手来，在签筒内抽了四根签，丢在地下。

那衙役拾起，两边公役即忙把江魁扯将下去，打了二十大板。打得皮开肉破，鲜血淋淋，方才住手。只见江连站在一边，岂不伤心，硬着心头，走上前去，一躬禀道：“卑府这个不肖的畜牲，卑府也不敢收他回去，求大人正了法吧！”军门道：“本院明知贵府是暗中讨情，父子天性，也是有的，岂可造次。也罢，既是贵府叫本院正法，那先责的已尽国法；如今再责二十，以尽贵府的家训。”将江魁又打了二十大板，吩咐家人将江魁放起来。那江魁打得皮开肉破，昏死了一会方醒，只得爬上来，谢过了恩。军门又吩咐江连道：“把江魁带回，以后务要教训他成人上进。若不再加严饬，连贵府一并提参拿问治罪，决不宽恕。”江连打一躬道：“是，卑府回衙，即刻差人带他回去，在家攻书。”当时又叩谢了起来，带了江魁回衙，自然戒饬不提。

再言带上了渔家三人来，军门问道：“这审问事情，列位服是不服？本院有所不知。”那督院大人，虽然是问那渔家，说话之中，却欢喜小渔人。又想道：“一个捕鱼人家，哪有这样一对如同美玉的儿女？”越看越喜。只见那小渔女禀道：“莫说小渔女子十分感激，就是祖宗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感激矣！小女子无以报大人之德，只好供奉长生位，早晚焚香，保佑青天大人朱衣万代、世世公卿！”那军门望着玉姐禀完，哈哈大

笑道：“好一个伶俐乖巧会说话的女子。”心中想道：“果然好一对年少夫妻，莫非不是渔家生长的？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本院年纪高迈，两目昏花，今夜将你三人权且班房一宿，明日上堂，还有细话问你。”又向众衙役吩咐道：“尔等好好照应他三个人，不可刁难。如有情弊，本院知道，立刻重处不贷。”众衙役一齐答应了，就是一声点响，军门退堂不提。

单言后堂夫人、小姐，陪着梅夫人闲话，正说得高兴，只听大人回后堂，正要一齐起身迎接，却又不见进内来，又复大堂审事。那夫人、小姐，复又坐下谈心：“凡人读书出仕，原为荣耀祖宗，却辛苦至极。此刻回来，又不知审什么事件？”不多一会，只听得满堂俱是刑杖之声，悲痛哭泣。

小姐说道：“今日已出印了，不知什么大事，还用刑杖？”正要打发家人到大堂窥探，忽听得点响，夫人说道：“不要去了，老爷退堂了。”看书列位，不要性急，在下回再叙吧！你道这军门是谁，原来是梅良玉的母舅，姓邱名山字仰古，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因与卢杞不和，调在此地军门。夫人冯氏，乃是冯公都察院之妹，夫妻相敬如宾，年纪将五十，膝下无儿，只生一女，名唤云仙，尚未有佳配。所陪的这位夫人，你道是谁？乃是梅良玉之母，因与梅良玉在常州分别，同了两房家人，到此投奔兄弟任所住下，已经一载有余了。每每向邱公说道：“你外甥良玉，投奔岳父侯鸾，未知消息如何？可着人打探个信息才好。”但是，邱公不肯，说道：“那侯鸾见了女婿，自然当收他在任所，少不得叫他攻书上进，他必是好的。若是我这里差人去问信，倒分了外甥的心思，他就不肯用心攻书，思念母亲，岂不误了他的正事呢！”梅夫人见兄弟说得情切，就放下了心肠，在衙门住下，姑嫂侄女，十分相投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单言邱军门退了堂，一直过了穿堂，来到后面，与梅夫人见礼坐下。小姐也过来道了个万福。梅夫人道：“方才兄弟坐堂，但不知所审何事？交印之时，还有刑杖。”邱公道：“姐姐不知，方才审的，倒是整理人伦之事，关于风化一件奇事。待弟说与姐姐知道，你可看是动气不动气？”于是，邱公将这一件事情，从头至尾，细细说了一遍与梅夫人听了。梅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真正令人可恨也！”云仙小姐问道：“爹爹，既是江魁抢劫，但不知那小渔女人才如何呢？”邱公道：“若要问那小渔女的人才，也与你不相上下。那渔婆的一个女婿，真正令人可爱，虽是个渔家打扮，却也生得风雅，大有可观。”说毕，又大笑不止。夫人说道：“既是老爷赞好，再审之时，何不带进内堂，使我一看也好。”邱公道：“这有何难。夫人呀，我因见他二人品貌端方，更且言语秀利，必非渔人嫡派，没有着他们回去。现在外班房，明日早起，还要问他的根由。”梅夫人道：“既是明早要问，倒不如此时带进内堂，放下竹帘，待我们看看。

兄弟细研审问，看是如何？若果有巧饰机关，可一一问个明白。若是渔人之女，可着衙役送他们出去吧！”邱公点头道：“姐姐言之有理。”即便吩咐管事人役，将那渔家三口带进内堂听审。那春生并周渔婆、玉姐在班房，心下猜疑道：“江魁与众恶仆俱已责过，应该放我们回去，却怎么到明日早堂，还要复审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心中正在思想，只听得堂上一声喊，叫带渔家三口进内堂复审，是何意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梅夫人后堂观审 陈公子异地逢亲

诗曰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话说叫带渔人进内堂复审，那周奶奶心中惊吓得道：“原说明日早堂，因何今日晚堂又叫复审？”玉姐道：“今晚、明早俱是一样，母亲不要着慌。我母女无亏心的事，怕他怎的？”春生道：“岳母只管放心进去，听那大人说些什么？”于是，三人随着衙役，走上了大堂，一直转进内堂。

三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堂上灯烛辉煌，如同白日。又见那官去掉了方巾阔服，端然坐在堂上；面前站立数十个家人。又见那官长吩咐放下珠帘，帘内象有妇女之声。三人走上大堂，一齐跪下，那官长又吩咐跪上些来。春生道：“大老爷的虎威坐上，小民怎敢上来？”那官长笑道：“只管上些不妨。”三人只得走上跪下，只见那官长回转头向帘内说道：“姐姐，你们看他人品如何？”那帘内应道：“果然不差。”邱公又问渔婆：“非本院复又审理，奈此案大有可疑。”周渔婆禀道：“不知大老爷有甚么可疑之事？请大人明察！”邱生道：“这女子是你亲生的，还是螟蛉的？”周渔婆道：“是渔婆子亲生的。”邱公道：“你女婿自小到你船上的，还是目下到你船上的呢？”

周渔婆答应不出来，只见两边走上几个家人问道：“大人问你的女婿是怎么来的，为何不言？”周渔婆吓慌了，说道：“我女婿是网里打起来的。”那邱公向着帘内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如何又审出奇事来了？”又问道：“你女婿是怎么在网里打起来的？他姓甚名谁？那里人氏？”周渔婆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他是扬州人氏，姓陈。他父亲做过大官的，如今为了事，拿在天牢里。”

他投亲不遇，自己投水尽命，被老婆子女二人，一网打起来。因他无处可奔，情愿与我为婿，并非老婆子威逼。”邱公听得是扬州人，姓陈，他父亲做过大官的，正在沉吟，只见帘内说道：“兄弟不必沉吟。他女婿在此，何必问她备细？”邱公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叫人役将那个后生带来。春生禀道：“小民在此。”邱公道：“本院审这一桩事，已有些会意。今渔婆已吐出真情，你不必隐匿，可将你家中之事，从实说来。”春生那时，已见岳母说出真情，又只见大人和颜悦色，谆谆剖切，况又在内衙，料不能隐瞒，只得实禀道：“既蒙大人垂念，小人怎敢隐瞒？”只得将杏元小姐出关，怎样校尉拿人，多蒙党学士相救，只得与姐姐辞别，同姐夫梅良玉逃难，路遇巡更兵役，错认做贼，如此冲散，无处投奔，只得投水以自尽，后遇周渔婆搭救，以女相许为妻，细细说完，定了神，眼泪暗落。邱公正欲再问，还未开言，只听得帘内放声大哭起来。春生吓得惊疑不定。

你道这帘内哭的是何人？原来就是梅夫人，听得春生说与孩儿梅良玉一同逃难，被巡更兵役冲散，不知下落，因此不知生死，放声大哭。忙走出帘外，珠泪双流，抱住春生道：“贤侄，你既与我儿嫡亲郎舅，为何又使他踪迹全无，好不痛杀我也。”梅夫人抱住了春生这一哭，那周渔婆母女吓得摸不着头

脑，只痴呆呆地相看他二人，连春生也不知情由。

只见一人站起来说道：“姐姐休要悲伤，待为弟的慢慢问他的根由。”因走到春生面前，用手搀扶，说道：“贤侄请起。”那春生只得随口应道：“大人祈赐尊台讳，晚生方敢起来拜叩。”邱公道：“老夫乃梅良玉的母舅，邱仰古便是。”又指着梅夫人道：“此乃是梅良玉之母也。”那春生听得邱公说出根由，便站起身来一躬道：“原来是老恩伯，小侄今朝得遇，真乃天缘意外，实皇天赐也。”方欲下拜，只见邱公挽住道：“贤侄且慢！待更换衣服，再行礼吧！”二人说话，把一个周渔婆十分欢喜。只见梅夫人走到面前，用手相搀道：“亲母请起。”周渔婆见了梅夫人称呼她是亲母，喜得心花乱开了，即立起来迎接夫人。夫人将玉姐扶起，细细看来，果然是个好女子，手挽手同走入内房。梅夫人吩咐丫环，取衣衫与她母女二人更换，方才与邱夫人并云仙小姐见礼坐下，细叙闲话。

不一时，见春生换了服色，与邱公手挽手的一同入内，拜见梅夫人。春生说道：“小侄不知老伯母莲驾在此，恕小侄拜迟之罪！”那梅夫人也说道：“老身不知贤侄流落此地，若非今日天缘奇遇，两下怎能相会？”春生又拜邱夫人，又与云仙小姐见了个通家之礼，兄妹相称，并周渔婆、玉姐也是一般，方才大家坐下。梅夫人开言问道：“贤侄，我孩儿是仪征投到他岳父母侯亲家任上去的，因何在陈府又为配偶？这是什么缘故？老身不解，贤侄可细道其详。”春生道：“伯母呀，不问侯鸾则可，若是提起那老禽兽，真正令人可恨！”梅夫人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春生就将侯鸾如何不念亲情，喜童怎样替死，扬州如何遇救，一一从头至尾，告禀一番。梅夫人不听犹可，听了之下，只见二目昏黑，脑眼屈气攻心，一交跌倒在地。不知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梅夫人有心为月老 邱老娘无意得螟蛉

词云：

品行久为钦敬，私心欲赘东床，
幸逢圣诏到边疆，藉此携归北上。
独坐书斋思慕，因而睹物伤悲，
不妨窗外女娇娘，窥破襄王形状。

话说梅夫人听了春生这番言语，不觉一时心酸，屈气攻心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吓得邱公夫妇、云仙个姐、周渔婆、玉姐大家一同上前，把梅夫人扶起，忙唤家人仆妇，快取开水来灌了。一会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为娘的只道你在仪征发愤攻书，谁知那侯鸾人面兽心！老禽兽不念当日之情，反作钦犯之子，逢迎权党，若不亏有志略忠心的书童替死监中，岂不坑杀我儿？到了扬州，又蒙陈年伯念故旧之情面，又赘之为婿。又被那卢杞奸贼将杏元害去和番，致使我儿飘落，不知存亡。”想到此处，越苦越愁，邱公夫妇苦劝，方才止住了泪痕悲伤。邱公夫妇一面备酒，那梅夫人见兄弟夫妇二人，惧爱俱春生，便开言向邱公道：“老身有句拙言，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？”邱公道：“姐姐有甚言语吩咐，愚弟无有不依。”梅夫人道：“陈家侄儿，孤身在此，虽是年家之子，他却过意不去。况老身又在内堂，他住在也不能情愿。况你老夫妇又无后裔，只有云仙一女，

陈家侄儿就是出入也不便。莫若依老身的愚见，着他改姓，仰拜你二人为父母，早晚晨昏，庶几无碍，道于内外，亦得甘心愤志，使他攻书上进。日后一”说到此处，便低声在邱公耳边又说了几句婚姻之话。邱公夫妇不觉大喜，因而向春生说道：“只不敢屈从贤侄。”春生听得邱公竟要过继他为子，便向前说道：“伯母之命，使饿殍而得食，奈小侄福薄，又玷辱老伯父母教育，若蒙抬举，情愿甘心常侍奉膝下。”邱公哈哈大笑道：“若得贤侄为儿，系老夫平生之愿也。”梅夫人见他两人情愿之意，遂向前说道：“今当此灯烛之前，贤侄可前来认了父母。”春生急忙向前移了两张椅子，开言说道：“爹爹、母亲在上，孩儿就此拜见。”梅夫人往前拉住了邱公夫妇，受了八拜，回身拜见姑母。梅夫人又请小姐出来，见了个兄妹之礼。周妈妈同玉姐又与二位夫人、小姐叙了一番亲谊。正是：只道身逢酒色徒，谁知官长把孤扶，自了身居荣莫地，他年及弟把奸除。

叙礼已毕，只见家人前来禀道：“酒饭俱已齐备。”邱公即携着公子的手，到后堂欢宴。此堂是周妈妈之高坐首席，二位夫人对坐，玉姐、云仙序礼而坐。是日筵中丰富。那周妈妈那曾见过这般酒席、金银器皿，好生欢喜。因看着春生、玉姐想道：“今日如此风光，皆是我生这样有福的女儿携带我。不然，两位夫人，一位千金小姐，陪着我坐席？怪不得那算命先生要我五斗米，我还怪他视我是孤寡之人。要晓得他算命这样灵，我就是一石米也是值得的。”不讲内堂饮酒。再言邱公步出堂外，酒肴已摆列齐备，又吩咐家人将书房里管总的幕客，都请来了。不一时，众幕客皆到，已知邱公收了这义子，俱各道恭喜，又与春生见礼。于是入席。酒至三巡，肴更两套。邱公笑嘻嘻地对众客道：“列位陪生，吾老夫年近五旬，尚未有

子，今无意之中得此儿，是不幸中之大幸也。”众陪客俱称赞道：“老先生今得世兄，是更加增色彩，预为他年之庆也。”邱公见众陪客交相称赞，便向春生说道：“我儿今在我署中，须道更名改姓。他日令尊无恙，再为复姓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春生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谨遵严命。孩儿不敢不依。”于是，邱公说道：“老夫因江魁抢亲，你才拜到我署中。你可入河南籍，改名邱魁，号春生。”众幕客道：“老先生所更之名甚佳。”春生出席道：“谨遵严命。”于是，大家饮了多时，方才散席，各归书房。邱公与春生就在书房歇了一夜，次日春生梳洗，邱公又吩咐府家人仆妇使女，往后俱称大相公，不可泄露风声。于是，早饭已毕，只见内堂请老爷、公子说话，二人遂至中堂。夫人说道：“周亲母要往城外辞过亲友，兼把家中收拾收拾，以便进署来。”邱公道：“哦，既是亲母要出城外走走，可着几个衙役，打一乘四人轿上来。”且说周奶奶梳洗已毕，大家送到中堂。周奶奶上了轿，一直往城外而来。只见四、五个家人骑着马，又有一对衙役前面喝道。她坐在轿内，想道：“我好似平地登仙，不想今日有这等风光。”不觉轿已到了河边。只见那众渔人三三两两说道：“周渔婆昨日去喊状，不知怎么投词？”内有昨晚随去的说道：“周家女婿占了一个上风官司。军门大人把江魁打了四十个板子，众家人俱已夹打过了。江太爷把公子、众家人领回衙去了。我们正要同他们回来。不知是什么缘故又要复审，将周家三人押在班房。不多一会，把他三人带进内堂，在那里复审。我们听见，怕弄出事来，而且又晚了，因此大家都回来了。不知他母子三人可回来吗？”众渔人正说得高兴，又听见喝道衙役，人马轿子，遂到了河边，只听轿内说道：“就在这里。”遂歇下了轿，家人跪下禀道：“请奶奶下轿！”即忙揭起轿帘。轿内走出一个满头珠翠，遍体罗衫

的夫人来了，一直竟奔周家渔船上。内中有眼识的说道：“那夫人好象周玉姐的娘。”内中有胆大的妇人就走到贴船边，看了一眼道：“不差，竟是周渔婆。”于是，哄动众人。不多时，有三五十只船，都摇摆岸来，俱来问候。周奶奶已收拾了一包细软的东西，递与那骑马的。众人一齐开口道：“周太太今日好风光。”内中有一个破渔船的渔婆叫道：“你老人家晚景到了，才有这福分。”周奶奶道：“也不过是沾女婿之光，叨此荣耀。我看你平日也是一个忠厚人，也无所为敬，就将我这只船的家伙都送给你，做老身的遗念吧！”那妇人千恩万谢，领受了，周奶奶收拾已毕，辞别众人，方才上轿回转军门衙署。母女二人，陪伴夫人、小姐。春生有了安身，愤志攻书，后来自有交待。

再提梅良玉改名穆荣，蒙冯公举荐，随了邹伯符到了任所。一切文稿案卷，都是梅璧经手料理，果真是才高，不费一些学力，何愁政务广繁，所以治得一省官清民淳，那富民把邹御史敬如活佛一般，有歌声载道。因此，邹公敬重他。又每每见他言语慷慨，以忠心自居，那黄白之物，他又不受。邹公常常送他古玩之物，良玉便觉十分照察。丝毫细事，必要谆谆推敲，每夜三更才睡。黎明早起，手不释卷，勤于政事。邹公见他十分用心，倒有不过意之处。每劝他稍停，惟恐有误，因而想道：“此生才情，真正可爱，为老夫勤劳政事，竟将齐家一节都忘怀了。我想云英女儿，年已及笄，今此生又孤居异乡，若配吾女，准是一对好夫妻。但女儿大了，不便对面相说，署中又无人可为媒妁。”心中常怀念不已。

一日，忽见侧门传进话来，说圣上旨意下来。邹公吩咐摆供香案。不一时，圣旨已到。邹公接进署内开读，见上面是着他进朝圣上，要面询民情。邹公读罢，急速出了朝覲的告示，

又委了官护印，即打点各属官员考试，缮写文官并武官册籍。忙了两日，又写了一封家书，书中暗暗将择婿之事备细叙明，又加上护封，着人将良玉请来说道：“贤契可暂至老夫私宅，盘桓几时歇息，候老夫信，再来相见。”良玉道：“大人诏进，不过两月光景，晚生在署内恭候何妨？”邹公道：“这复任之事出圣上，或者留朝，亦未可知。吾意已决，贤契不必推辞。我已吩咐完了，收拾行李，贤契可以明日动身，老夫也随后进京。”良玉见邹公出自诚心，只得依允。次日遂拜别邹公、众幕友，取路竟往大名府而来。

再言邹公在任所，已忙了数日，护印交待已毕，方才起身进京。少不得入朝面圣，奏对封疆，并各属的官员贤否优劣，又将省民情官吏考注册籍献上，一一彻底澄清。天子大喜，见他十分精明政务，勤劳国事，遂任补兵部左侍郎，在京供职。邹公谢恩出班，次日又忙忙碌碌，拜会同年故旧，大小官员，又料理些部中事务。又去拜见了冯公，谈及穆荣之事，冯公甚是欢喜，以为眼力不差。真正是一刻无暇，忙了一月有余，方才写了家报，着人回家送信不提。

再表梅良玉回转邹府，几个家人一路行来，非止一日，那一日，已至大名府。邹府家人请梅良玉大厅上坐，传禀入内，见了夫人，将家书呈上，夫人拆开，从头至尾一看，早已知道穆相公是老爷心爱之人，况有姻缘之说，叫留在内书居住着，丫环、书童供给，要十分用心，不可轻薄。夫人向着二小姐说道：“我儿，正愁无书信与你爹爹，不想又朝觐去了。方才此书回来，又写着你的婚事，将穆生送归府内。”云英小姐把脸一红，回头往房中去了。厅上的良玉已茶罢，令书童请夫人见礼。夫人正要看看穆生人品如何，遂命下人垂下帘来，走至厅前。穆生站起身来，走到帘前，一躬到地道：“请夫人上坐，

容晚生见礼。”夫人也回了一礼道：“不敢！任所多亏先生大才扶持，家老爷每每道及。今又屈到寒舍，无人陪伴，恐有简褻，幸勿见罪。”良玉道：“老夫人此言，使晚生无容身之地矣！前在任所，承蒙老先生教育栽培，晚生以菲薄庸才，而得邀如此过誉，真令人愧死。”夫人道：“说哪里话来。”于是，吩咐书童，好生服侍穆相公，将行李铺盖，搬到内书房。于是，良玉告退，夫人自回后堂，即命速办酒席，与穆相公接风。晚上又着丫环传说，夫人多多拜上穆相公，无人奉陪，请穆相公畅饮数杯。良玉对丫环说道：“烦你致意夫人，小生在此搅扰。”丫环答应，进内回禀。是日，良玉在书房内独酌，吃了几杯酒，又用过了饭，起身进房，洗了手脚安寝。家人们撤去酒席，各自安歇。

再言梅良玉在邹府住了半月，比任上倒觉安闲。每日在书房看书，夫人又爱他，所以每日送茶送汤，俱着丫环传递。良玉见如此款待，自觉外观不雅，常常对那些丫环道：“以后夫人所送物件，可着书童或是小丫环递传，凡年已及笄之人，恐生嫌疑。”丫环遂将良玉的言语，回禀夫人。不知良玉与杏元小姐可曾相会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失金钗梅公子得病 睹旧物陈小姐思夫

词云：

无放心中多少事，还如春梦难凭，人财两失最伤情。急向书中翻寻，不见根源，妙药难医心上病。只因改姓更名，男女两地病沉昏，若非恩心相照，险些丧幽冥。

话说夫人听丫环这一番言语，便说道：“这也是年少之人欲避嫌疑的意思，以后照前服侍。不要因他有此言语，你们就生回避之心。”众丫环应声道：“晓得。”再言良玉在书房一向无事，心中想道：“杏元小姐所赠我的金钗一股，向在任所，日夜不得闲暇，未曾细看。”今在邹府，并无事做。于是开了箱儿，取出金钗，反复细玩，却是一支金钗玉簪，果然十分精美。又想起当日赠钗言语，却又提起笔，将杏元所赠的诗句写出来看，不觉掉下泪来，又不好十分啼哭。非止一日，竟连茶饭都不想吃了，不觉恹恹黄瘦，一日重一日。那些送物件的丫环，凡是到书房来，见良玉不是躺着叹气，就是依着桌上悲啼。即问他话，连话也不答应，竟象个痴子一般。众丫环也只知道是思念家乡之故，倒也不曾留心。惟有二小姐身边有个心腹的丫环，呼唤春香，早已窥破机关，又不好当面说破，她只得回转后面而来，一路上心中思想，早已到了二小姐香房之内。却不见人，只见小姐在此。便低声向着二小姐道：“婢子有一句

话要说，又不好启齿。”云英小姐道：“有话就说，何必做这等模样，”春香道：“那穆相公终日在书房内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只是哭，只见他手中拿一样什么东西，嗟叹不已。见了人去，他就藏了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云英小姐把脸一红道：“他啼哭，想是思念家乡故土，他有甚么东西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春香道：“婢子是偶然看见，不知是何物件。等他不在书房中，待我偷来，与小姐看看。”云英正欲止住她，只见大小姐走进香房，只得住了口，与杏元小姐一同到夫人房中去了。春香见二位小姐去了，便悄悄地走到书房中来。抬头一看，不见穆相公在内，她便三两步走进书房。见桌上书史，本本都有泪痕。用手将箱打开，看见一本书上，放着一股金钗，她就急忙拿了，笼在袖内，遂出书房，一直往内去了。

再言那良玉在后天井小解回来，吟诗一首，道：“忆想当年到重台，依依不舍两分开。奈因命薄身遭难，来世团圆睹此钗，”吟罢，走到书房桌边，见书箱翻动了，心中疑惑。

即忙開箱一看，不见金钗，心中着惊，忙将书本翻抖，不见踪迹，心中气恼，放声大哭道：“我只说见鞍思马，还可借此盘桓；岂知我命苦，连一股金钗，也消受不起，又被狠心的贼子偷去，真正我的对头冤家拿去此物，我性命休矣！料我也不能久活人世矣！就死入阴司，遇着小姐，若说先失了此钗，有什么脸去见那有情有义的小姐？”正哭得如痴如醉，忽见两个书童，捧着饭来，摆下了碗筷，说道：“请相公用饭。”那良玉啼哭说道：“我是不吃饭的，你们拿去吃吧！只有一件宝贝，你们好好地拿来还我，我情愿赏你们二两银子。”那书童摸不着头脑，一齐禀道：“相公，你不见了什么东西，就哭得这等的模样？”良玉哭道：“这东西是我的性命，你若不拿出来，告禀你家夫人，定要追究。”那一个书童说道：“相公真

是书呆子，当初相公未来之先，这书房俱是我二人管的。内中古玩器，也不知有多少。若偷得一件，也值得几两银子。我二人从不爱小利，相公的什么东西，我们就爱起小利来吗？”良玉见他二人说得有理，只得放声大哭。进房就倒在床上，哭个不止。那两个书童，见他睡在床上，连饭也不吃，只是哭。他二人就在桌上吃了饭，收拾碗回后堂。

再言春香偷着金钗，来到云英小姐房中。只见杏元小姐又不在房内，便笑嘻嘻地拿着金钗说道：“小姐，穆相公哭的，就是此物。”云英小姐接来仔细一看，却是一股金镶玉嵌的钗儿，实是精巧。心中想道：“此人是至诚君子，谁知外面诚实，而内奸诈。也不知是谁家不顾廉耻的女子，与他情投意合，愿结丝萝，送与他的。如今两下情意隔离，心中睹物伤情，故此啼哭。”又低头把脸红了，想道：“我也不好来管这些闲事。”将钗儿递与春香：“恐他不见了要寻找，你快些送去还他。”春香道：“他此刻坐在书房，怎好送去？只得改日送去。”随手将钗儿放在小姐首饰匣内不提。

再说良玉不见钗儿之后，哭得恹恹不止，竟得了一个思物之病。书童不敢隐瞒，只得回禀夫人。夫人听得良玉患病，把两个书童问了一会，吩咐服侍，叫家人忙请医生看病。诊脉之后，说道：“相公此病乃是浮气多而心有所思，才成此症。”写了脉案，开了药去了。夫人又叫书童煎药，用心伺候。又过了两日，如石投水，全然无效，一日重一日。夫人见了这般光景，心中十分烦恼。

再言杏元小姐，因见穆生有病，夫人常常愁眉不展，因此，二人每日到夫人床前请安。这一日，杏元小姐起得早些，梳洗已毕，走到二小姐房中，却见云英小姐还在镜前梳妆。杏元小姐走上前叫道：“贤妹，今日起得早。”二小姐笑道：“姐姐

请坐。”杏元小姐走到妆台，看见首饰匣内有一股金钗，有些象自己的一般。随手取来一看，正是临河北所赠梅郎之物，因放在桌上问道：“贤妹，这钗儿是你的吗？”二小姐不好说偷的，只说爹爹前日在任上押信回来的。杏元小姐一闻此言，因想道：“此钗是恩父在任上押信回来的，如此，只恐梅郎不在世了，此钗方得落恩父之手。

若还在世，此物断然不能弃置。”心中一想，不觉流下泪来。二小姐梳洗已毕，抬头见杏元小姐下泪，便问道：“姐姐为何悲伤？”杏元无话可对，同往夫人房中来问安。杏元小姐略坐一会，便起身回到房中，倒在床上大哭一场，悠悠病去。房内丫环见大小姐如此光景，连忙报与夫人、二小姐知道。夫人道：“大孩是方才在这里好好的，因何回到房中，就有此事？”遂同二小姐来到杏元房中，问道：“我儿，你因何起病，莫不是今早少穿了衣服，受了风寒？你可放心歇息两天，包你无事。”那杏元小姐说道：“多谢母亲与妹妹。”夫人又安慰了一会，又吩咐丫环好生服侍，自己走出来，忙唤家人去请本城周太医来看视。家人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周太医不在家中，是个外乡客请去了，明日即回。”已是二日，夫人又嘱咐家人快请来，家人走至太医府中请着来，走到大厅坐下。茶毕，家人说道：“太太有话相请。”周医生向帘内打一躬道：“晚生不知老夫人在此，望乞恕罪。”夫人也还了一礼道：“请大夫到此，为家老爷奉命进京，请了一位主文穆相公，偶尔得病，不知其故，请大夫诊视。”周太医道：“是。”夫人命书童烦大夫到书房与穆相公切脉，于是，来到书房，就在床前，二脉细细诊理。

良玉床上问道：“学生此症，先生已看过，不知从何而起？”周太医道：“相公此病，乃思虑过分，忧伤于心。”良玉点头

道：“先生高明，果然不差。”面向床里而哭。周太医出了书房，立了脉案，开了两剂药。家人问道：“穆相公病体何如？”周太医道：“不瞒列位说，他这个病症，宜防转脱。若不变化，方可治得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还要请太医到后房看大小姐病症。”周太医随了家人，来到后面房中看视。早有妇人扶起大小姐，将锦被围着，又将帐幔放下。

周太医诊脉，想道：“此症蹊跷，症候又是一样。”又不敢说，只得含糊说道：“大小姐之恙，并无根源，也是想桩什么物件，故此心神不宁，感于肺腑。只要贵体自己开怀，放下思物之心，不须服药而愈矣！”夫人着丫环问道：“大小姐之病，所用何药？”周太医道：“据晚生看来，可以不用药，只要自己开怀舒展，自然无恙。”说罢，告辞夫人。夫人同二小姐来到床前，说道：“我儿，方才太医说你思想过伤，为娘的知道，你莫非思想故土，以致如此？休要过虑，好好将病体痊愈了。为娘的少不得着人探你父亲之事，不必痴痴想念，你自己保重要紧。”杏元小姐哭哭啼啼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并非思念故土，只是一句话说，望母亲笑纳。”但不知杏元有什么话说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重台赠钗忽睹得病 无奈只得吐露衷肠

词云：

望断天涯无际，凄然无语悲伤，只因两地信茫茫，佳人才子愁状。淑女行权探病，出入吐露衷肠，指迷数语道其详，好教一齐怀放。

诗曰：

闷似湘江水，涓涓不断流，
犹如秋夜雨，一滴一声愁。

话说杏元小姐含泪说道：“孩儿并非思念故土，况家中又无亲人。只是蒙母亲收养，早晚又承教训，这一番恩重，指望有日补报。岂知今日大限来临，想不能久住人世。孩儿蒙神搭救，又得遇母亲搭救，孩儿若死之后，望母亲垂念异乡孤魂，平日侍奉膝下之情，给孩儿一具薄板棺材，孩儿则生死皆受大恩不浅，只好在九泉之下，保佑母亲与妹妹吧！”说罢，三人就痛哭起来。夫人收泪安慰：“我儿，不要如此，休得焦愁，为娘的怎生舍得你？况方才周太医说你的症候，只要自己保重，不须用药而愈。既是你如此说，也罢，着人去买杉枋与你冲冲喜，待你痊愈了，留与为娘的用吧！”于是，叫云英小姐在房

陪伴，自己走到中堂吩咐家人，速买杉枋二副，匠家一齐叫来。家人答应了，私相议论道：“穆相公这样一个好人，不想一病至此。又听得大小姐病得沉重，方才夫人吩咐买两副杉枋，想是替他二人冲喜。我想，穆相公如此大才，任上一应大小稿案，件件都亏他料理，老爷十分爱他，心中欲将二小姐许他，所以留他在府内。倘若有些差池，岂不把老爷恼坏？”不言家人们议论，再言夫人吩咐家人买杉枋，却是无情无绪，真正是欢无半点，愁有万千。心中想道：“穆生与我母婿之分，不知连日病体如何？我要到他书房中观看，安慰安慰他。”连忙竟奔书房而来。书童一见夫人，即禀道：“穆相公十分沉重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刻如何？”书童道：“请夫人一看，便知好歹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先去禀一声，说我亲自来看看穆相公的。”书童即忙到床前说道：“穆相公醒一醒，夫人在此看你。”良玉在梦中惊醒，说道：“请夫人不可进来。我有病之人，床铺上恐有污秽，褻见夫人，反取罪戾。”言未完，夫人早已走至床前，见他形容消瘦，便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先生连日病体可好些么？”良玉叹口气道：“夫人请坐。奈晚生病体沉重，不能起身拜揖。晚生这病，自料不能久住人世矣！是不能睹见老恩师之金面矣！只写纸遗书，待老恩师回府一看，便知其中委屈。”夫人道：“先生贵恙，料然无事，目下小灾，不日自然痊愈。适才大小姐也抱病症，因替她冲喜，老身已吩咐家人买办两副杉枋，意欲替先生冲冲喜。待先生痊愈了，回与我家相公。请先生放心料理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良玉说道：“晚生一个寒士，蒙老夫人费心，晚生何能消受得这杉枋？但晚生倘有不测，有一句要紧的话说，望夫人给一副薄材，抬往荒郊之地，就是大德。”心中又想起昔日送杏元小姐的光景，便哀哀啼哭道：“要是葬埋的方向，不可错乱。”夫人听了此言，流泪劝道：“先生休

要过于伤心。方才所说的方向，却是何方？”良玉道：“正要朝北，切勿丝毫错，就是生死感沐深恩。求夫人应允我，强于杉枋万倍。”说罢，又哭起来。夫人又解劝安排了一会，方才起身，又吩咐书童好生服侍。

才出书房门，只见一个丫环哭哭啼啼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大小姐气绝了。”夫人闻听，竟奔内里来。才到中堂，又听得外面哭将起来，只见书童气吁吁禀告夫人：“不好了，穆相公昏死了。”夫人又听得此言，不觉乱箭穿心，忍着哭吩咐道：“你们先去照看，我看了大小姐就来。”书童出外去了，夫人哭哭啼啼来到房中，只见云英小姐和众丫环，都围在床前啼哭，那种凄惶，令人伤心。夫人来到床前，将杏元小姐一看，只见双目紧闭，气息全无，不觉一时心酸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正哭之间，只见杏元小姐悠悠苏醒，睁着一双微眼。二小姐止了眼泪道：“母亲不要啼哭，姐姐醒来了。”夫人听见道：“谢天谢地。”正要再着人去看穆生，早见书童来禀道：“穆相公已醒转来了。”夫人听说，方才放心，去了几分忧愁。因吩咐道：“你们在外面好生服侍。”夫人又到杏元小姐身边说道：“我儿好了，从此灾退福临。”杏元小姐道：“感谢母亲金言。但孩儿大限已到，岂能逃脱？为儿的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说，禀告母亲，但孩儿死后，不敢想望杉枋，只求一口薄材，须要正直朝南安葬。”夫人道：“方向自然依你。”又暗想道：“目下的时症，都是这样，外面的穆公要朝北，里面的女儿要朝南。”叹口气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？”只吩咐二小姐：“在房中陪着姐姐，老身去看杉枋可曾买到。”于是，往外去了。

云英小姐坐在床边，向着杏元小姐说道：“姐姐你今愈了，方才若是有些差池，你就狠心舍得妹子？”杏元小姐道：“妹妹若肯垂救愚姐，却也不难。”云英小姐哭道，“姐姐有何话

说，但说无妨，何必隐讳？”杏元小姐道：“愚姐是万无生理，不得不说，只得吐露衷肠，望贤妹无得耻笑。愚姐前日所见贤妹那只钗儿，因此睹物伤情。但我并非汪氏月英，家父陈日升曾做过吏部尚书，母亲吴氏，兄弟春生，奴家乳名杏元，曾许梅御史之子梅璧字良玉，配定终身。谁知祸生不测，被奸贼卢杞害我去和番。那时，梅郎与兄弟春生一同送至边关。曾过河北重台，那时在重台上面，赠了梅郎一股金钗，乃是金钗玉蟹，以为来世姻缘之约，不知因何落在贤妹妆台之内。此时，愚姐一见，问贤妹，说是恩父押信回来的。我想恩父得此钗儿，梅郎岂能在世？梅郎既死，愚姐岂能存于阳世乎？”二小姐正欲回答，只见春香说道：“大小姐原来为的此事。二位小姐呀，婢女实实对小姐说吧！那金钗非是老爷任上之物，乃是穆相公带来的。他终日对钗啼哭，连茶饭也不沾唇。婢子因一时之戏，就偷了它来了。穆相公也病得十分沉重。我想，他对钗如此敬重，莫非是梅相公改名更姓，栖身在此地，亦未可知。”杏元小姐闻言道：“据你如此说来，或者即是梅郎亦未可知。”二小姐说道：“姐姐请放心，将养身体。既有携钗之穆生在此，则姐夫之下落有了。待妹子禀告母亲，相机探问便了。”杏元小姐道：“是，感贤妹之盛情。”于是，将重台诗词话别，细说了一遍。

云英小姐即便起身告诉夫人。才至中堂，只见一老管家走来，名唤邹福，手持拐杖，对夫人说道：“老奴今年八十五岁了。眼中不知见了多少奇病，况穆相公是老爷属意要赘小姐，就是府中姑爷了。当初老奴的一个侄儿，定下了一房媳妇，未曾过门，侄儿得了一场恶病，看看难好。也是一个相好的朋友说道，何不把他家姑娘接过来，在床前与病人冲冲喜，就好了。果然灵验，冲喜之后，就渐渐病体好了。后来生子生孙，福寿

双全。今老奴心中想道，夫人何不将二小姐请到房中走走看，或者穆相公好，也未可知。”夫人道：“据你说来，却也有理。但我是何等人家，岂肯叫小姐看问之理！”那老管家道：“哎呀，夫人，那大家小户俱是一样，况且在府中做事，亦无外人知道，若夫人如此避嫌疑，恐怕穆相公就难好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且出去，等我同二小姐商议。”邹福转身往外去了。

再言夫人正欲与二小姐商议，抬头见云英小姐站在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方才听见老家人说吗？”云英小姐把脸一红，说道：“这个羞人答答，怎好去得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儿，这又何妨？只是此刻你姐姐怎么样了？”小姐道：“正欲禀告母亲。”将杏元小姐的言语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道：“正好。我儿今晚可同为娘的前去，一则探问穆相公的真假，二则暗为冲冲喜。或者这穆生就是梅生，不妨，也是年家兄妹。”二人主意已定。至晚，又安慰了杏元小姐一番。即命春香掌了一个小小灯笼，二小姐一同奔至书房中来。书童看见夫人至此，待立一旁。夫人远远站于窗外，春香即叫书童报与穆相公知道，说夫人特着二小姐亲自来看穆相公的贵恙。书童答应进去，说道：“穆相公醒一醒，夫人着二小姐在此问候相公。”梅璧此刻正在梦寐之中与杏元小姐相会，诉说离别之苦，忽然惊醒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两个狗才，我的病体十分沉重，有人来看问，就该辞谢了才是，何得大惊小怪，惊散我的好梦！”心中想着杏元小姐，大哭起来。此时，春香同小姐早已到书房门首。良玉道：“小姐莫要进来，我却不能拜揖，请小姐回去，多多拜上老夫人，说我穆荣今生不能补报，只好后世再结相谢吧！”春香说道：“穆相公不必见弃，我家小姐还有话说。”良玉见她不肯出去，反到床前来要说话，只得爬起来，和衣坐在床上，书童拿被拥在背后。春香对书童说道：“你们出去！”但不知春

香叫书童出去，小姐有何话说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巧丫环吟诗探心病 老夫人设席庆奇逢

词云：

佳节人生难遇，强行忙路无门。向花觅句赏梅英，酒后高歌无尽。皓齿蛾眉终戚，荣华富贵浮云，西湖不改四时春，歌舞于今为盛。

诗曰：

红尘白浪两茫茫，软弱柔和是妙方，
人从巧计夸伶俐，无自从容定主张。

话说春香把书童打发出去，转身将灯笼吹熄，立在一旁。良玉道：“请小姐回后去吧！此处鰥男少女，非亲非眷，外人知道，恐生嫌疑。”春香道：“小姐乃奉夫人之命，来问相公病的根由。”良玉叹道：“莫讲不说，说亦无用，自令人悲耳！请小姐回去吧。”春香道：“相公此言差矣，何以见得吾们不能分忧？想相公起病的源上由，我也略知一二，何不趁此吐露衷肠？”良玉道：“是我心中之事，你们何以知之？只是在此唧唧啾啾，好不厌烦。”春香道：“小姐，我们回去吧！他既厌我们，我们不要理他。‘故将真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。’”于是，点起灯笼，往外就走。春香口中念道：“夫妻南北隔天

遥，愿尔蟾宫着锦貂。”话说良玉见她们起身，正要还寻好梦，忽听得这两句，不觉惊疑，大叫道：“快请小姐转来，小生有要紧话说，相求小姐。”春香明明听见，故意假装不知，反往外缓缓而行，她将下二句并良玉诗一道，朗朗高诵道：“阻断姻缘华夏界，双双难得渡兰桥。”又吟道：“马上驼鞍路途遥，永辞中土服胡貂。界河相隔情难叙，怎得双双渡鹊桥。”再说良玉叫喊数声，不见小姐转来，他便着急道：“恼杀小生了！你们若不转来，小生就下床来了！”夫人正在窗外，听见喊叫，恐恼坏了他，便悄悄命春香扶着小姐，复进了书房，吹灭了灯，坐下来。春香道：“相公既厌我们，又何必大惊小怪，请小姐转来做什么？”良玉说道：“方才小生病狂之言，偶而唐突小姐与小娘子，幸勿见罪，改日陪礼吧！”春香道：“既是病狂，何必又请小姐转来？”良玉道：“还有一事动问。方才小姐所吟的诗句，却是从何而来？请道其详，以开茅塞。”春香道：“相公既是问此诗，婢子原是说过的，略知一二。相公尊姓？未必穆氏，请相公莫隐，道其根源，婢子再为呈述。”良玉叹道：“事到其间，料难瞒小姐与小娘子。小生本籍乃常州府人氏，姓梅名璧，字良玉，先人乃吏部都给事，母亲邱氏，因被奸相陷害、荡迹天涯，幸蒙扬州陈东初年伯收留，将杏元小姐许配。谁知奸相卢杞，将杏元小姐害去和番。那时，小生与妻弟春生一同送出关去。重台夫妻分别之时，赠了小生一股金钗玉蟹的钗儿，又唱和离别两道诗句，今小生带至府中。不意前日拿出来看看，一时外出，不知被那狠心的贼子偷去了。”春香向小姐低头笑道：“好吗？”春香又问：“以后便怎么样了？”良玉道：“因此小生忆钗思人，故此生病，多蒙夫人照顾看管，请医调治，但此药何能医我心病？”春香道：“相公此病，要什么人方能医得好？”良玉道：“小生的始末，已诉

小姐与小娘子尊前，岂能掩饰吱唔，若要小生病好，俱在那两首诗上。”春香道：“方才那两首诗，也却有个缘故，婢子先要禀明相公之前。”看书的要知道其详，那一节也是天缘凑巧的机关。那良玉原无什么病，不过是因思钗之故，似觉过于伤心，又加连日未进饮食，所以病得沉重，头脑眩眩，常常欲睡。见春香念出两句诗句来，病却丢了一半，又见春香应允他的金钗，便问小娘子：“有甚言语？但说不妨。”只见春香言道：“婢子非别事，只为家老爷进京，当日穆相公带回家报，在任上欲结秦晋，无有媒人，叫夫人留相公在府中，并无内外之事，等老爷京中回转，便将二小姐招赘相公。今府大小都知今日替相公冲喜，若相公遇着原配陈小姐，而我家小姐置于何地？婢子故而请教我相公。要见陈小姐，却又何难？”良玉道：“小娘子此言，岂得有理？但我蒙你老爷相待，恩同天地，至于小娘子才说你家小姐婚事，小生一点影象全不知道。况小生有誓在先：‘若不得陈小姐为妻，终身不娶。’即你家老爷，自必原谅。这是小生的衷曲。望小姐、小娘子将诗句、钗儿下落说明，使小生释其猜疑。小娘子方才说要见陈小姐不难，这话令人不解，望道其始末。”春香道：“你必要将我小姐话说明，婢子自必呈述。”良玉道：“小生蒙你家老爷、夫人屡屡看待至此，岂能改移？若陈小姐果有重逢之日，那时，小姐之事，只可听从恩母之支配，小生岂能作主？”春香见他此刻应允，就将花园烧香遇孤女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又将前日窃钗之事，大小姐如何害病，如何吐露真名的事情，从头至尾，细细地说了一遍。并将金钗现存二小姐处，夫人留为聘礼。良玉道：“杏元小姐果然在此？小娘子莫要哄我。”春香道：“婢子怎敢？”良玉才觉喜笑，顿时痛却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便叫书童煨粥，又催促春香并小姐进内，向杏元小姐说明，又致谢小姐与春香。

春香便起身点起灯来，与小姐一同出房。

此刻，夫人早已知道穆生即梅生，遂同小姐、春香一直来到杏元房中，将盘问梅生始末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杏元小姐听说，心中一喜，病好了一大半。母女们说了一会，夫人笑着对云英小姐说道：“我儿，你姐妹二人，要相亲相爱，他日同嫁了梅生，分外亲热。”二小姐把头一低，微微一笑，又坐了一会，方才安寝。以后，两下的病，都将息了几天，夫人吩咐：“将杉枋寄外庵中，留与我老夫妇所用。”于是，择日看了八月十五团圆之期，与他二人除病。

是日，良玉取了十两银子，赏了两书童，遂至厅上拜谢天地。杏元小姐在内室，也拜谢天地，又拜夫人、二小姐。

随后，众家人俱来恭喜，都摆了散福的筵席。着人将良玉请到花园，良玉拜谢夫人。于是，帘外设了一席，款待良玉。

帘内一席，母女三人，酒饮数巡，夫人着杏元小姐穿了以前胡服，卷起帘儿，二人相见，少不得两下哭诉衷情。夫人说道：“你二人离别已久，故此胡服相见，以显神圣之灵验。”于是，良玉便将别后，如何校尉来拿，党公怎样纵放，怎样被贼劫夺，得遇冯公，如何改名荐到邹公衙内，细说一遍。小姐听说兄弟春生冲散，不知下落，又哭了一场。于是，将自己出关，如何殒命，昭君娘娘如何显圣，承夫人、小姐如何收养，也细说了一遍。说完又大家痛哭了一场，夫人又劝了一番，方才止住了泪。于是，良玉仍回书房中去了，夫人同二位小姐一同回后室去了。

再说良玉回至书房，心中想道，“此事也是奇怪。哪知天缘在此，也得重逢相会。小姐真乃否极泰来，亨通气象，只恨不能报得冤仇。”因又想道：“母亲在母舅任上，自有家人服侍。”因此放下心思。不觉过了几日，忽听得有京报回来说：

“邹公见驾，奏过诸事，圣主龙心大喜，内升兵部左堂，告假回家祭祖，准于明日到家。”良玉听得这个消息，便向书童说道：“你进去禀夫人知道，说我要去接你家老爷。”书童入内禀告夫人，夫人道：“梅相公才得安稳，这几日病还未曾复原，恐劳坏了身子。”书童道：“小人也曾说过，梅相公定然要去。”夫人道：“他既要去，备一匹马，多几个家人，不可粗心浮气，须要小心服侍。”吩咐已毕。

一天晚景已过，次日清晨，良玉骑马同了家人出城迎接十里路，方才接着邹公骡轿。家人即催马上前禀道：“夫人着小的们迎接老爷，随后穆相公也来迎接老爷。”邹公道：“怎么有劳他远来？”话音未了，良玉已至面前，正欲下马，邹公道：“贤契不要下马，两下请便吧！”良玉道：“大人吩咐，晚生从命。”因并辔而行。说道：“自大人进京之后，晚生时刻触想大人。在京不知可曾会着冯年伯否？”邹公笑道：“老恩师那里每每道及贤契，命老夫致意，今又有劳贤契远接，真正得罪！不知贤契为何尊容黄瘦消减，不似在任中丰满？想必寒舍简褻，家人们不小心服侍。”良玉道：“在府中多有搅扰，并且老夫人照应，不啻亲生，延医调治，方才病痊。不过未曾还原，不曾远接，望乞恕罪。”邹公道：“岂敢！原来贤契贵恙才愈，真正有劳迎接。请贤契进城，在舍下相会吧！”于是，良玉先回。邹公过了一刻，方才到府中。夫人听得老爷已到，夫人便对杏元小姐说道：“我儿，你暂且往房中去，待你爹爹回来，取笑一场。”大小姐听得，说：“孩儿知道。”往房中去了。

忽听家人禀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夫人与二小姐迎出来。邹公至于门首，下了骡轿，走了进来。夫人与小姐迎接进内。到了堂中，家人早已点起香烛，邹公拜了家神祖宗，又与夫人

见了礼。然后，夫人吩咐丫环铺了毡条，叫云英小姐拜见爹爹。邹公道：“我儿，不必了。”二小姐拜毕入座。夫人笑道：“着人将大小姐请了出来，拜见爹爹。”邹公笑道：“夫人此言差矣！老夫与你只生此女，哪里又有什么大小姐？”夫人说道：“云英孩儿，当初是你养的。这个女儿，是我瞒着你养的。”邹公哈哈大笑进：“夫人休得取笑！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众丫环扶着一位小姐出来，邹公大惊，不知此女果系何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昭君送杏元联姻 邹公回府知根由

词云：

昔日娥皇事舜，今朝二女归梅，姻缘天定岂能违，何用君家推惠？借籍攻书上进，弟舅相遇场闾，文章早已占鳌魁，但看蟾宫折桂。

话说杏元小姐走至中堂，说道：“恩父请坐，待孩儿拜见。”邹公见了，忙命仆妇扶起，向着夫人笑道：“这位姑娘，从何而来？”夫人便将前后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邹公便拍手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就是天缘，非同等闲。”因又问道：“贤侄女可曾许人家否？”夫人道：“虽未适人，当初她父母已曾面许梅璧。后因和番，两相阻隔，故而蹉跎至今。”邹公道：“原来侄女就是梅良玉的夫人，老夫失敬了。”杏元小姐道：“爹爹何出此言？孩儿蒙恩收养，如同再造。孩儿虽不肖，爹爹念及家父母全在刑狱之中，异乡孤女，求恩父母格外怜之。”邹公与夫人一齐笑道：“我儿说哪里话来，老夫非有他意，所敬者你丈夫是个才子，当今之世，谁不称赞？”夫人道：“梅璧既是当今才子，相公可曾见过？又不知他的人品如何？”邹公笑道：“老夫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，不敢说谎。”夫人道：“据这样说，但不知与穆生才学孰高孰下？”邹公道：“梅良玉的人才学业，虽人人称赞，老夫却未亲见。”夫人道：“梅生之

才学，如珠玑万斛，人品是掷果盈车，是实实信得过，与穆生一般无二，不相上下。”邹公道：“夫人又来谎谈。梅生乃江南人氏，离我大名府二千里路，夫人何以见得与穆生无二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把穆生当作何人？”邹公道：“穆荣就是穆生，当做何人？”夫人道：“你不知其中缘故。那穆荣实是梅良玉。”邹公道：“夫人何得而知？”于是，夫人把两人思钗得病的情由，细细他说了一遍。邹公大笑道：“原来有这许多的隐情，老夫如在梦中，今日方知详细。据夫人说来，良玉是小孩儿之婿，云英女儿又当另择配偶了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这另配的话，从此休提。”邹公问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夫人便将二人得病十分沉重，如何行权探病冲喜，说了一遍，又将姐妹二人，不肯分离等情，又将留钗为定，面许梅生，也说了一遍。

邹公大笑道：“夫人乱做了。”竟奔书房中来，口中大叫道：“穆贤契！”良玉出来迎着，说道：“大人！”邹公又叫道：“良玉贤侄！”良玉一躬道：“老恩师！”邹公道：“老夫与贤侄聚首二载，不知其中备细，真愚人也。”良玉又一躬道：“小侄乃天地间一大罪人也。非敢欺瞒老伯，实出于无奈，望老伯恕小侄欺瞒之罪！”邹公笑道：“贤侄说那里话。”于是坐下谈些朝中事情，又讲些家书诗句，渐渐提起云英的姻缘事，于是，良玉唯唯。邹公见良玉如此，说道：“贤侄，非老夫草率言之，老夫久有此意，若贤侄不信，即命家人将昔日寄回书信取来。”不一刻取来，邹公递与良玉道：“贤侄，请看此信，便见老夫的好意，怜才之心也。”良玉站起身来，接书观看，便一躬到地道：“小侄一个顽愚，荷蒙大人数年栽培，难报大德。今又蒙结丝萝，小侄岂不知重轻而敢于违命？但小侄已定陈氏杏元，岂敢又屈世小妹，故而进退两难，望老伯大人原而谅之。”邹公笑道：“昔娥皇、女英同归虞舜，况她姐妹二人，

又不忍分离，甘心不分伯仲。老夫主意已定，贤侄勿得见却。”良玉道：“既蒙岳父如此，小侄焉敢违台命？岳父请上，待小婿拜见。”邹公见他已允亲事，心中大喜，就受了良玉四拜。又同至内堂，拜见夫人。至此，府人等，俱称姑爷，把两位千金小姐，躲在房中，各自心中暗喜，日后招亲。于是，邹公忙命治酒，以作贺喜。邹公与良玉在书房吃酒，说道：“贤婿，如今奸相执掌朝纲，恐漏真名，祸生不测。莫若以老夫的愚见，仍以穆荣之名，入籍大名府。后日相机，再为更易何如？”那良玉便一躬道：“谨遵岳父大人严命！”河北今乃科场之年，良玉高高中了大名府的案首。各官见了，也称邹公之婿，且又才高，是以举它个博学，轻轻地得了真主。邹公十分欢喜，以为眼力不差。忙了两月，又要打点进京会试，但唐朝贡生，即能会试，非比后世要乡试中了，方能入闱。

闲活休提，再言邹公忙忙写了几封相知的书信，又命五、六个诚实家人，择了吉门，送良玉进京。于是，良玉辞别邹公夫妇，同了家人，一齐动身，取路进京。非止一日。

那日到了都城，家人寻下了房子，请良玉安歇，已在京中不提。

再说春生在邱公署内，入了河南籍。入泮乡试，又中了副榜。今又来至京中会试。

再言那良玉，在寓所过了几日，取出各家信与家人们先去投递。将冯公书留下，自己写了一个手本，同书信，待自家亲自奔到都察院衙门而来。走进头门，良玉吩咐家人：“你们在外面等候。”自己取了手本、书信，独自走至仪门。只见冷冷清清的无人来入，又见东角门悬着一块吊牌，牌上面写着一张告示，良玉看见上面写道：“本院示谕：一应贡生举监生员得悉，今照得本都院钦奉圣命，今科考试天下各省英才。场期在

近，理宜静候。凡有一应紧要公文，均已委官料理。至于亲族相知，山人野客，见选生员，禀投书者，照理东号房书吏即时辞回。所有书信、手本、名帖，均投号房，候本部出闱之后投递。该房并管门人役，嗣后务须遵照，不得擅行混禀。倘政故违，定行重责，决不姑宽。本都院言出法随，勿得视为故套。倘有军国重务，即行禀报，毋违特示。”梅良玉看了一眼道：“虽是故套，而冯公为人耿介，那把门人役，如何肯替我投递？”心中想道：“不要理它”。我到宅门上看看，且或者遇见个熟人，他便肯替我投递，亦未可知。”一直来到宅门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迎着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是做什么的？”良玉道：“小生要会你家老爷的，有书信、手本在此。”那老人把良玉看了一看道：“你这位相公，好象是在山东船上会我家老爷的穆相公吗？”良玉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家人见说是穆相公，便说道：“相公，请到迎宾馆少坐，待老奴与相公通报。”于是，在良玉手中接了书扎、手本，往内通报。又见一个人手拿帖面，飞跑前来。家人认定一看，认得是邱姑老爷。家上前迎着。方知邱相公前来谒见。请至迎宾馆，他才进去通报。你道这邱生是谁？原来就是春生。邱夫人是冯公的妹子，所以春生来拜见母舅。家人进去投帖，他走至迎宾馆坐下。不期良玉已先在内，二人忽然相见，不觉大哭起来。一时，各叙离别之情。春生已知姐姐神人搭救，现在邹府；梅璧又知母亲在母舅任上，俱各平安，俱各大喜，专等谒见冯公，不知冯公可曾会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穆朵会试游泮水 春生赴考上长安

词云：

不忍一时有祸，三思百岁良方，宽心和气二陈汤，吃些方儿为上。人生名利虚谬，何须较量争强，因皆宿忿漏衷肠，借此辞婚顶撞。

话说家人接了书扎、手本、名帖，一竟到书房而来。正见冯公静坐观书，那家人将两封书信呈上。那冯公大怒道：“老狗才，我已出告示在外，凡一切书信，不许投进。你今敢将书信传进，倘或卢杞知道，说我紊乱场规，寻私举子，怎么了得？这等放肆的老狗才？”老家人跪下禀道：“非老奴方敢投递，只因一位乃邱姑爷的相公，一位乃老爷常思的穆相公，故此老奴方敢投递。”于是，冯公接过两封书信一看，只见手本上写着沐恩门生穆荣，叩禀老恩师金安，一个名帖上写着愚外甥邱魁叩禀。冯公一一看完，方才慨然道：“原来是他二人。既然如此，你可起来，快请他二人进来。”家人答应出来，道：“二位相公，我家老爷在后堂相请。”二生听得，忙整衣冠，随家人来至内堂，早见冯公笑嘻嘻迎将出来。口中说道：“二位贤侄，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！”二生来至中堂，一齐说道：“老年伯请台坐，容小侄等拜见。”冯公道：“二位贤侄，远路风霜，只行常礼吧！”于是，拜毕入座。看茶，茶毕。冯公

道：“二位贤侄，是同伴来的吗？”梅璧道：“老伯听禀。”随将自己的一向行藏并来京，适才在迎宾馆相遇，说了一遍。冯公听得，又嗟叹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本当留你二位贤侄在署安住，但场期将近，恐生疑忌。你二人可将行李，统入大相国寺中。再者，春生贤侄，你的爹娘尽禁刑狱，切不可前去探问，恐奸相知道，又生他变。待等高中之后，皇天保佑，方可相逢。”春生打一躬道：“小侄领命。”冯公又道：“这奸贼耳目颇多，但京中亲友，不必前去拜望。即党、陆二公，我自有知会，谅他自必同心，决不见怪。”于是，留了酒饭：二人用毕，方告辞回寓。他二人少不得收拾，同入大相国寺内，专候场期。

光阴迅速，捻指已是会试之日。主考入了贡院，举子皆依例而进。已毕，各归寓所静候发榜。过了数日，又早放榜，第一名河北大名府穆荣，第二名邱魁。报子报到寓所，二人一见十分欢喜，连夜差人回家报喜。二人各叙相会之话，按下不提。

再表他二人在京，候天子殿试。正是：天宫不断忠良后，玉笔亲标双栋梁。不日，已是殿试之期，梅良玉高点了第一甲第一名状元，陈春生得中了第一甲第二名榜眼，第一甲第三名探花，中在山西太原府钟琦，余下皆依甲第赐进士第。他二人正是苦尽甜来。第二日，良玉、春生换了冠戴，同了探花，率领新进士入朝谢恩。

天子一见新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人貌双全超群，龙颜大喜。亲赐三杯御酒，两朵宫花，一齐赴琼林宴。又谢过皇恩出朝，方才上马游街，已毕。那些长安老百姓，人人称羨，个个夸奖：“今科状元、榜眼，才貌双全，不知谁家小姐，受用他两个。”按下百姓称赞。再讲卢杞奸相，那日朝罢而归，心中想道：“今科状元、榜眼，人才出众，文章绝伦。只可惜便宜了那老苍头。”当夜，吩咐请礼部尚书黄嵩。不一时请到，两

下谈了些闲话。卢杞道：“状元穆荣还在其次，榜眼邱魁实实可爱。”黄嵩连答道：“恩师既称邱魁好孩儿，意欲与恩妹作伐，不知恩父意下如何？”那奸贼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儿之言正合吾意。”不言他二人私相计议。再表状元游街之后，便率领一班进士，去谢主考房师，忙忙碌碌又过了两天。次日清晨，又约了大众恭拜相府。只见门上传说道：“相爷钧旨，诸位老爷请回，单请邱老爷相见。”邱生闻听，便觉不悦，反是良玉劝道：“贤弟不要如此，既是相国留茶，相机而答，愚兄在寓所等候。”春生见良玉如此吩咐，便一揖道：“小弟得罪了，不陪诸位年兄。”于是，良玉同众位各回寓所。

再言春生复整衣冠，步进仪门，抬头看见卢杞，端端正坐厅上。春生此时心中一恨，便停住了步，思念父母之仇，姊姊之辱，不共戴天。我既生于天地之间，不去报仇，反去躬身下拜这仇人？意欲转身，又恐难出相府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走上堂来。只见卢杞笑嘻嘻地上前来道：“不知亚元公驾到，有失远迎。”春生道：“岂敢！老太师请台坐，容晚生叩谒。”卢杞笑道：“亚元公乃天下奇才，圣上门生，老夫乃朽而无干，怎当得亚元公拜见？”春生道：“老太师乃调和鼎鼐，燮理阴阳，皇家国柱，天下股肱。晚生一介草茅之士，愿求老太师指教栽培，哪有不拜之礼？”卢杞道：“谆谆美意，只行常礼吧！”春生见他如此，也不谦让，行了师生之礼，说道：“遵老太师的钧命了。”卢杞也答了半礼。

因心中有择婿之念，更不介怀，即命看坐。春生道：“老太师在上，晚生自当侍教。”卢杞道：“亚元公那有不坐之理？”春生只得打一躬告坐。家人献茶，茶毕。卢杞在上面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亚元公真乃翰苑仙才，皇上十分喜欢。前日，将亚元大作，命老夫批点，捧读之下，令人悦服。似此大才，自然推

禄高位，老夫洗目而观。”春生又一躬道：“晚生懦弱庸才，蒙天子不加呵叱，反赐鼎甲之荣，此皆老太师从中劝赞、栽培晚生矣！”卢杞又笑道：“令尊大人向在都中，与老夫真为莫逆之交。自调外任，老夫时时渴想。”春生道：“圣上将家大人恩庇，家庭时常道及老太师，奈各处一方，未能刻刻领训，使家父抱歉无已矣！”家人又献上茶来，茶毕。春生打了一躬道：“晚生告退了。”卢杞便站起身来，携着春生的手道：“亚元公请坐，老夫敬备一杯薄酒，奉屈小斋一叙。”一面说，便向家人说道：“礼部老爷，可曾请来？”家人禀道：“黄嵩在书房多时了。”卢杞道：“亚元公请了。”春生道：“晚生方才进谒，怎好叩扰？”卢杞道：“不堪薄酌，休得见笑。”春生被他留住，心中好不焦燥，又不敢推却，只得同步来到书房。早见黄嵩在内，黄嵩迎进亚元公道：“恕弟未曾远接。”春生道：“晚生实不知老先生在此，多多得罪。”一面命家人摆席。只见堂官禀道：“圣上有旨，请太师接本。”那奸贼是做成的圈套，假作愁容道：“老夫正要请教亚元公，不料天子又有宣诏，老夫只得欠陪了。”春生、黄嵩一齐道：“老太师请便。”卢杞道：“我儿，陪着亚元公多饮几杯。”说着，进内去了。黄嵩道：“亚元公请坐。”不一时，摆下酒肴，二人用毕。黄嵩问道：“亚元公青年及弟，不知几位令郎？”春生道：“晚生虽定荆妻，尚未联姻。”黄嵩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弟有一言奉读于亚元公之前，甚难于启口。但有丞相的钧旨，又不得不以实告，不知亚元公纳否？”春生道：“大人有甚么言语，晚生怎敢推脱？况又是老太师的钧旨，敢不领训？”黄嵩道：“既是亚元公性情慷慨，弟只得实告。老太师非为别事，只因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生得千娇百媚，才貌双全，年已及笄，尚未许亲，今见亚元公风流倜傥，体态潇洒，况又心腹大才，

意欲与亚元公通秦晋之好，结此良缘。恐当面推诿，故而委命学生执斧伐柯，做个月老。不知亚元公意下如何？”春生暗暗恨道：“把你这个奸贼，我和你不共戴天之仇，恨不得食你的肉，寝你的皮，还要把女儿招赘与我。”只得忍气吞声说道：“老大人此言差矣！自古道：‘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贫贱之交不可忘。’晚生方才言过，家中已有荆妻，岂因慕相府之富贵，而去弃却布衣之贫贱？此段姻缘，万难从命。望乞老夫人与晚生婉转上复老太师，过蒙垂爱，改日再造府谢罪。”黄嵩道：“亚元公休要执拗，弟有句话请问，但不知令岳家是在朝为官，还是乡间庶民之家？”春生道：“老大人此言差矣！晚生不解，请道其详。”不知黄嵩说出甚么话来，相府的姻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骂礼部邱魁却婚 陷榜眼黄嵩设计

词云：

有女岂愁无配，堂堂相府何存？如今逼勒小书生，自触心中之忿。春官职司礼乐，当时敦教人伦，令人贫富灭妻伦，语禽也能耸听。

诗曰：

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画龙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话说黄嵩倒也无甚么别的话说：“据小弟愚见，令岳翁若是在官之家，待小弟告明了太师，行文令岳，道亚元公招赘相府，即着他女儿另择他婿，那时加官升爵，令岳定然欢喜，无有不乐从，若是黎庶之家，更觉容易，只要太师发一道钧旨，寄与地方官，将令岳唤至当堂，传太师钧旨，若令岳应着，地方官给他几十两银子，以作嫁奁之资，倘或拗抗，就差地方官主婚，配一个黎民之家，岂不完了令岳的婚事？那时，亚元公招赘相府，享受无穷之福，而尊大人自然连升高爵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春生哈哈大笑道：“弃前妻而贪富贵，人可欺而天不可欺，若动此念，我真乃禽兽也！”黄嵩被骂，冷笑道：“亚

元公此事不依也罢！恐太师知道，祸生不测。可惜亚元公十载寒窗之苦，又累及尊大人，那时悔也就迟了，请亚元公思之。”那春生一闻此事，不觉立起，怨恨之声顿发，便把那纱帽往上一推，大骂喝道：“我把你这般奸贼，把我邱魁当做甚么人！自古圣人经济治世，教人以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。你今食皇家爵禄，执掌礼义，不思报国为本，反忘廉寡耻，甘当权奸乾儿，自当潜避，苟延残生，怎敢将败纲常的言语，在人前说出？吾邱魁这顶纱帽，把他当作鸿毛，吾忠心可以贯日，决要削除奸贼，与生民除害。也罢，吾明早朝奏闻圣上，将你这一般奸贼，刀刀斩尽，剑剑诛亡，方泄吾心头之恨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气吁吁出门上轿去了。一路上心中想道：“朝中大小官员大位，尚且弄他不倒，谅吾这新进的书生，能做得什么事？反把性命失了，况且天大的冤仇，又不能报。也罢！如此豺狼当道，不若仍归林下，以待天时。”主意已定，回到寓所。此时良玉不在寓中，询问家人，说：“冯老爷请了去说话。”便吩咐家人送信党、陆、冯三人并一班同年，说道：“吾要挂官辞禄。”乃穿自己儒服，带了两个家人，星夜赶出京城去了不提。

单言黄嵩被春生一番辱骂，只弄得眼瞪瞪，气都喘不出来了。过了半日，反大怒道：“这个小畜生，如此无礼！”便忙将这番言语，对卢杞说了一遍。卢杞闻言大怒道：“这个小畜生，婚事不应也就罢了，为何反骂老夫？”吩咐家人，将这小畜生拿下，送至校尉司，问他个谤毁朝廷，辱骂朝相之罪。黄嵩道：“小畜生已去了。”卢杞道：“这等可恶！正是：‘吾把其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。’”不说相府之事，再言城中纷纷议论：“新科榜眼，好个人品，不知因何犯了卢相爷之怒，竟挂冠逃走了。”此事，城中百姓，俱已晓得，早有人去相府通报。卢杞一闻此言，便大怒道：“这个小畜生，这般可恶！”

他竟藐视国法，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。”随命堂候官，发钧帖一张，拨五城兵马五百名，差官一员，追赶逃官邱魁。不言兵马追赶。再言春生带着家人二名，逃走出城，慢慢而行，不意有人追赶，况且官城官塘，离城数十里，只见后面旌旗遮日，金鼓齐鸣。又一片声喊道：“藐视国法，往哪里走！”心中一吓，口中说道：“吾命休矣！”即刻赶上了，春生料难逃脱，只得随众人一齐回来。卢杞命将他送待罪院看守，明日奏闻圣上定夺。不言卢杞之事，再言那两个家人，见主人已经提回，只得往城中各衙门送信。此时，三位主考各房师，俱已闻报。众官大怒，一面差人至待罪院安慰春生，一面传齐众进士商议奏本。

再言此刻街上百姓，已知提回了榜眼，只候旨下处决，人人抱恨，个个嗟叹。早已有那些落第举子，气不平，三五个一堆，五七个成群，说道：“天地间哪有这等奇事！上科吾等不中，或者还有私弊；至若今科彻底澄清，至公无私，怎么倒弄出这等事来？真正是个学道知修处，方知艺不高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又走来几个说：“列位先生，不是这等说法。奸贼如此大恶，吾辈将来又必为鱼肉，须得大家作个计较，保救榜眼。一则吾辈以后不为奸人拨弄，二则榜眼名教儒宗，莫使天下士笑吾辈为无用之人。”正说之间，又几个来说道：“列位，如今榜眼已经提回，被奸贼放在待罪院中，若到明朝，榜眼性命难保了，吾等何不鼓噪？”内中有忠烈的说道：“这奸贼罪恶多端，行此不仁不义之事，辱及吾辈斯文，怎么还说鼓噪？何不大家齐至午门，殴打这两个奸贼，为吾辈泄恨！”内中有一人说道：“先生此言有理，顷刻打死这个奸贼，小弟情愿抵命！”众人道：“先生为何如此仗义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单身在此，千里遥遥，又无回家盘费，况故土又无亲人，故将此命与众人

除害。”有人道：“先生既如此谊高仗义，学生等自当跟随，纵然圣怒，罪不及众。也必当先禀明主考，然后行事，方才合理。”众人道：“先生言之有理！”于是，大家一哄来至冯公衙门，写了个公具的手本，将此事呈明，请长班投进。冯公正与党、陆二公和梅良玉及众进士计议保本，忽见投进了手本，冯公一看，便哈哈大笑，递与党、陆二公看了，大家嗟叹道：“难得有此仗义之士。”冯公收下手本，对长班说道：“吾已晓得了，但此事出自公忿，吾老爷不好阻挡。自古道：‘罪不加众。’他们就知道了。”长班答应出来，对众人将此言说了。众人听见说此言语，大家齐声道：“大人言道：‘罪不加众。’便不虚话。”有许多的进士，便一齐走出察院门说道：“主考大人既有此吩咐，吾等切不可回避。三更时分，齐集午门便了。”内中有几个说道：“吾等寓所却在城外，恐三更之时，不便进城。”只见内中有一个人说道：“众位先生既同心合意，大家不必回去了。吾敝寓离午门不远，且又宽阔，不妨屈诸位先生到敝寓权宿一晚，可以免得失期矣，二则免半夜奔波，不知诸位先生尊意如何？”大家说道：“有理！”便一齐来至那举子的寓所，果然十分宽阔，且又饶富。那举子吩咐家人，抬十数坛酒，又备了几十桌酒饭。吃酒之时，大家又说道：“要打这两个奸贼，必须候他到午门下轿之时，方可下手。若先鼓吵，吓得他跑了，反为不美。”众人道：“言之有理！”又吃了一回酒，又谈了些闲话，不觉已交三鼓。众人一齐起身，竟奔午门而来。到了午门，尚然悄静，众人立等，分列两旁不提。

再言卢杞在府一夜不曾安宿，听得已交三更鼓，便想道：“此刻朝臣未动，吾先奔朝房，候圣驾临殿，参这小畜生，问他个诽谤朝臣，方泄我心中之恨。”主意已定，吩咐传衙役伺候，暂且不提。

再言冯、党、陆三人，打发众进士散去，便忙忙碌碌写了众人公奏，又谈些闲话，耳听已交三鼓，便着人催促良玉并众进士一同乘轿，衙役执着灯笼火把，竟奔午门而来。那众举子远远望见乃是三位主考，便一齐排列两旁，候轿子到时，俱一齐打躬到地，说道：“三位大人，不弟举子叩迎。”三位主考心中俱已明白，说道：“老夫等少接了。”又吩咐道：“列位贤契，若是卢杞可着实打他一顿，切不可放他走了。”正说之间，新科状元并探花，一同新进士，俱各在午门外见了礼，俱一齐进朝房去了。早见奸相轿子，远远而来。众人打了个暗号，众举子定睛一看，只见一对灯笼，一个上面写的是：“太子太傅”，那个上面写的乃是“卢府”二字。一乘四轿，轿内坐的卢杞，渐渐而来。众举子一齐摩拳擦掌，卷袖挂衣，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内中有那知事的低声说道：“列位，恐防他走了。”那众举子，方静悄悄站在两旁。不多一刻，轿已到午门，正欲下轿，只见一声喧哗，涌出百十余人来打，以后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众举子午门殴打 圣天子金殿问供

词云：

圣主开科取士，登崇理教儒宗，奸臣使尽一帆风，不肯些须饶纵。众官章奏保本，诸士协力相助，午门外面闹冲冲，戮力剪除奸众。

诗曰：

姻缘本是前世修，奸贼何必苦相求。
路途险处难回避，事到头来不自由。

话说当日众举子一齐上前，那随行候堂官员，仍是狐假狐威，大声喝道：“太师宪驾到此，是什么人大胆喧哗！”众举子说道：“我等正是等候卢贼，这个奸贼却来得好。”一齐上前围住。那抬轿的人还打算发作，怎挡众举子上前，拳头、巴掌似雨点一般。那一些从人，见如此光景，大家丢了轿子，一哄而散了。卢杞正欲开口问其来由，只听得一齐声喊道：“打死了一百个，不过五十双，我们俱偿命，还读甚么书？”早把卢杞拖出轿来，就拳打脚踢，撕发抠眼，弄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那奸贼只得两手抱着头面，身上听其殴打，轿子俱已踏碎。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时，只见一乘轿子来，正欲问何人喧

哗，众人见是礼部灯笼，又拥出三五十个举子，把从人打散，将黄嵩拖出轿来，一齐用力乱打。打得那两个奸贼，鼻青眼肿，衣冠粉碎，哀声不绝，那鼎沸之声，四野罕闻。此刻，朝房内那些正直官员，俱在冯公面前说道：“老部宪，也该去排解一排解。”那冯公笑道：“列位先生，他今日这个小灾难，也不为亏也。当日也不知害了多少忠良。况这些举子，乃下第之人，不服老夫管辖。老夫若说得不好，不依老夫，岂不反遗其耻笑？列公何不去劝解一劝解？”众官也常恨这两个奸贼，又见冯公如此说，却也无一个肯出来去管闲事。

那卢杞被众人打得满身青紫，遍体伤痕。正在难解之际，早见天子临朝，各官出来劝解，方住。黄嵩也被打得狼狈。只见那众举子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大家一同面圣。”于是，众官依班入朝，参拜已毕。只见卢杞、黄嵩一同俯伏金阶哭奏道：“万岁救命！”天子龙目一展，往下一看，说道：“卢先生为何这般形状？”卢杞哭道：“老臣今早上朝，来至午门，忽被今科主考遣举子埋伏朝门之外，将老臣本章扯碎，不问清浊，将老臣拖出轿来，硬行殴打，遍体皆伤。后来礼部黄嵩来劝解，众人不开口，一齐殴打。老臣当朝首相，黄嵩执掌礼部，事管文权。而众奸敢行凶于皇都禁地，殴辱大臣，非众人擅敢藐视国法，皆出于主考之谋耳！”天子问道：“卿家，方才扯碎本章，是何本章？众举子为何殴打二卿？”卢杞奏道：“只因新科榜眼邱魁毁骂朝臣，藐视国法，无故挂官逃遁，为臣追回，看守待罪院。今早正来奏闻，不意主考暗使诸士殴打，将本章扯碎，似此目无圣主，藐视王章，伏乞天恩作主。”天子闻言，心中思想，道：“二卿且自归，此事朕当亲讯。”随宣冯公问道：“方才卢杞奏道，卿等埋伏士子，辱殴朝臣，并榜眼邱魁，无故挂冠逃遁等情，卿可实实奏来。”冯公奏道：“臣蒙圣上

亲点开科，场中倘有贿弊，臣等难逃其责。致唆士子，有辱廷臣，臣并不知。况臣等与卢相素无嫌隙，因何作此藐视之事？但午门殴首相之人，并非得第之士，皆下第之人，臣等焉敢暗使？若我主不信，众举子现在午门，皇上召入一问，便知详细。”天子准奏，便差黄门官，宣进下第举子。众举子齐至金阶，山呼万岁已毕。天子问道：“你等乃文士之流，儒门之客，当思上进，怎学那市井无知，藐视国法，擅敢聚集午门，辱首相以及儒宗，当得何罪？”众举子一齐奏道：“生等虽山野庸儒，颇知国法，怎敢藐视王章？臣等读书，原望上进，出力皇家，光宗耀祖，显扬茅庐。不意今科榜眼，人物风流，文章宏传，首相卢杞为择婿之念，他着礼部黄嵩为媒人，强逼邱魁为婿。他云已定糟糠，不能复贪相府佳丽，此亦人之恒情耳！邱魁忠而且直，孰料不允，那黄嵩不思人伦礼义，又逢迎相府，以权逼勒书生，令其毁退前妻，坦腹相府。邱魁百般推辞，而黄嵩坚逼不允，反以利害压之。邱魁因恐触怒卢杞，只得逃而避之，岂料卢杞身为首相，不思报国，擅提五城兵马，追回逃官邱魁，拘禁待罪院中。反以藐视国法，辱骂朝臣，奏闻天廷。臣等惟恐圣明一时被其惑乱，屈及无辜，敢冒死罪于午门之外，欲陈陛下之前。今早，忽卢杞、黄嵩上朝，生等避之不及。却令喝衙役家人，百般呼唤，加之以打。臣等思他二人身居百僚之上，反作此灭伦败礼、欺君罔上之事，臣等乃草茅之贱士，故此略于争差。彼二人视生等皆异乡下第之士，易于陷坑，自将冠戴扯碎，赖生等辱毁。只求圣上赦臣等小过，饬部勘问他二人欺君逼赘，私调兵马，擅禁榜眼，藐君灭伦之罪。”天子闻言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随命众举子午门外候旨。天子又问卢杞、黄嵩说道：“方才众举子说你勒逼榜眼休前妻而配己女，此事是真吗？”卢杞俯伏奏道：“此乃儿女私情，皇上休论。邱魁

藐视国法，众举子殴辱元宰，乞陛下速为正法。”天子闻言大怒道：“你二人职司风化，振理纪纲，不为教育人才，敦伦上理，反作此欺君误国，倒置纲常之事。朕也不暇细问，着三法司带回衙门。审明奏闻定夺。”天子恨恨转进皇宫，众臣俱已朝散。

再言大理寺同冯公来至刑部衙内，早见那些差役，把卢杞、黄嵩并众举子带到。差人又至待罪院，提出榜眼邱魁，一同赴审。此时，三位大人升了法堂，上面供着圣旨龙牌，衙役参过了堂，仪门一开，吩咐各犯带进。卢杞、黄嵩来到大堂，参拜了，然后来到丹墀。只见冯公对刑部大理寺官道：“圣上着弟与二位大人同审这案，请二位大人鞫问。”二人一起道：“老大人职司风宪，理当应允，弟副审可也。”冯公笑道：“如此弟有僭了。”便令带上卢杞，问道：“我等奉圣上旨意勘问这事，勿得隐瞒，我等以便回旨。”卢杞笑道：“老夫也无什么口词，幸三位先生看同朝份上。”冯公道：“老太师这强逼榜眼，私调兵马，人人皆知，难道这算不得口词吗？”卢杞笑道：“大人此言差矣！我堂堂相女，何愁无配，焉有强逼之礼吗？若说擅调兵马，那是老夫因邱魁藐视国法，挂冠逃走，未及请旨，是以权行追赶逃官，并无别的隐情。”冯公道：“国家军务事重，岂是为臣子的可以权行的？这就是欺君之罪。我还问你，当初那梅吏科因何身死？目下陈东初因何下狱？从直说来！”卢杞道：“这是别的事情，皇上只命你问邱魁一案，因何又将别事扯在里面？老夫劝大人息了此念吧！”冯公大怒道：“老太师如若不招，下官就要得罪了。”卢杞笑道：“大人此言差矣！梅魁、陈东初只因得罪圣上，阻挡军机，自取罪戾，与老夫何干？况老夫身居相位，辅弼太子，纵有些小过失，亦不得大人加罪刑问。”冯公道：“二公，他故意不招，下官就不容

情了。”正欲用刑拷问，只听得圣旨下。冯公听了一惊，莫不是殿下说了人情，奏准了天子？心中猜疑。三公只得出门来接。只见一个老太监，捧着圣旨，三人跪接。来到大堂，摆设香案，将皇令供起，见外面搬进许多燹龙棍、刑杖。黄嵩吓得吃了一惊。这黄太监用手指道：“这是宗人府的刑杖。皇上命咱家来说，这两个奸贼，还请你三人审问，因此发下刑具，将从前欺君误国的事，款款奏闻。”又说道：“三位老先生放心，用刑审问，这两个忘八羔子，十有九分送命了。”冯公笑道：“公公吩咐我等，也是两尽其道。方才公公说，他十有九分送命了，辅弼太子难道不救他吗？”黄太监道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方才太子在驾前苦苦保奏，圣上大怒，说道：‘这两个奸贼，害人不浅，若三法司审不明白，圣上还要亲自讯问呢！’故而叫咱家送这刑来。”又问道：“卢杞在哪里？”黄嵩在下面应道：“老中贵，在这里受冤枉。”黄太监道：“我把你这两个狗养的，谁冤枉了你！”身又众向人说道：“咱家无有后代，全靠一个侄儿，乃是陈东初的门生，名唤黄权，原任是江西一个道官，因他做了一个清官，无有甚么孝敬与他，他就每每寻事害他。咱家听见信息，便亲自到他相府，求他一个情儿。他说道：‘既是公公的侄儿，只当我的侄儿一样了，自然照应他。’”冯公等问道：“到后来怎么样了？”黄太监道：“到后来亏他照应得好，到那黄上镇贼案内去了，把他一家，一个个杀得干干净净。”说着，便指卢杞骂道：“你这两个狗娘养的，也有今日。”又将卢杞踢了一靴尖，只听得“哎呀”一声，不知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三法司奉旨审奸 两奸贼法场受刑

词云：

稔恶总须有报，天公定不拘私，奸相到底失便宜，万般计谋何济？秦镜当头照鉴，岂能隐蔽毫厘，君家自取杀身机，当得臭名千世。

诗曰：

洋洋得意满朝纲，赫赫声名振帝邦。
一朝败露从前过，难免诛身灭族殃。

话说卢杞被黄太监踢了一足，便倒在地下，哼了一声。

黄太监又到黄嵩面前骂道：“你这个伤天害理、不顾羞耻的王八羔子。那日，你在相府，还假说些许小事，老公公打发一个人来，吩咐就是了，何必要老公公亲自来做什么？可是你说的吗？”那奸贼黄嵩低着头不敢言。黄太监见军牢手内执一根砲棍，就抢了过来，便向黄嵩身上不住手打了二三棒。

冯公等上前劝住，黄太监方肯住手。黄太监又骂了一回，方别了三人，交旨去了。

冯公复回身坐下，带上卢杞、黄嵩道：“老太师，皇命在身，刑纵是实，趁早说了吧！”卢杞道：“问官大人，那梅、

陈两案，出自圣意，实系与老夫无干，叫我如何招来？”冯公道：“既是老太师不认，我就要动刑了。”说了一声，只见下面抬了刑具，两边一齐吆喝，将二贼扯下，揪在地上，脱了靴袜，将二贼夹起。那二贼喊道：“圣上呀，痛杀老臣也。”冯公道：“二位大人是招还是不招？”二贼下面熬着刑说道：“三位问官大人，其实冤枉难招，叫下官从哪里招来？”冯公大怒道：“你还不招，将刑具收紧！”两旁听得，将大刑一收，只听得“哎呀”一声，两个奸贼早已昏死过去。冯公又问道：“可招不招？”执刑的禀道：“犯官昏死了。”冯公道：“取冷水淋在顶上。”于是，众人取了冷水，喷在二奸贼身上。冯公对刑部大理寺道：“二位大人，你看这两个奸贼，只知往日倚势害人，谁知今日如此之受苦。”二公点首道：“正所谓‘从前作过事，不幸一齐来。’”说罢，叹息了一番。只听卢杞叫了一声：“痛煞我也。”不一时，黄嵩也悠悠醒转来，叹了一口气，哭哭啼啼，向着卢杞说道：“恩父，孩儿实难熬刑，不如招了吧！”卢杞道：“皇命森严，招了也罢。”说道：“问官大人，松了刑法，老夫愿招了。”冯公即吩咐两旁，将刑具松了。两旁听得。

将大刑松了。冯公道：“不怕你不招！”便向着刑部大理寺道：“两位大人，这两个奸贼情愿招了。”于是，松了刑具。

那二贼又大叫了一声，齐齐招了。不一时，回复转来。冯公问道：“老太师，实实在在地说，事到其间，还有甚么抵赖？快将梅、陈二人的事情，逐一供来。”又遂问黄嵩，黄嵩见卢杞吐出真情，只得将如何设计为媒，如何逼勒姻事，从前如何附党，谋害梅、陈二人，从头至尾，均皆说出。冯公见他二人齐招了，命值堂取笔砚过来，等他二人画供。二贼低头无言，画了供招。冯公命左右，将他二人都上了刑具，送入刑部牢中，

候旨定夺。各官俱散回衙，少不得三人商议奏本不提。

单讲冯公回到本衙门，着人将良玉、春生请到后堂，说道：“二位贤侄，乘此机会，好上本复还原姓，辩一辩先人冤枉。”二生打一躬道：“谨遵台命。”一齐散了，各归原衙，备下本章。

一宿晚景已过，次日五鼓，冯公等带着卢、黄二人的口供、本章，又传众举子来至午门，天子早已临殿，众官朝拜已毕。冯公等遂将本章呈上，天子龙目观看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此贼正是朕心腹之患，若不是众举子这番举动，朕如睡梦之中。当日梅魁叛案，是朕一时不明，被奸贼蒙蔽，遂将他斩赴西郊。陈日升也被此贼拿入天牢。”便速传旨一道，赦陈日升官复原职，夫妇金殿领旨回任。天子又问道：“梅魁还有后人吗？”冯公道：“启奏我主，今科状元穆荣，即是梅魁之子，榜眼邱魁即是陈日升之子。”天子听奏，心中大喜：“原来二卿还有后人，传旨即宣状元、榜眼见朕。”不一时，又只见二人手捧本章朝拜，天子展开龙目观看，只见梅璧捧上奏道：

翰林院修撰臣穆荣奏，为除奸复姓、白冤、陈情事：窃臣乃一介草茅，荷蒙圣上擢用今科榜首。缘臣本姓梅氏，乃已故罪臣吏部都给事谏察御史梅魁之子。

祸因某年，臣父耿直孤忠，事事违抗相意，谁知卢、黄二贼，乃于二月十二日，陷臣父入叛党，蒙蔽圣聪，斩首西郊，又差捷骑捉拿家小。臣母子闻知，只得改名潜逃。幸邀皇恩察出二臣奸恶，法司审出真情。又蒙圣恩垂问，微臣岂敢隐情。伏乞圣上速正欺君之奸贼，垂念屈死之忠魂，饬臣仍复原姓，归葬先人。则臣父虽死九泉，能表不白之污，而臣有颜立于庙廊矣！恭候纶音，不胜待命悚 之至。谨奏。

天子览毕，遂又看春生的本章上奏道：

翰林院编修臣邱魁谨奏，为替父白冤、以广皇仁事：缘臣父陈日升，原任吏部尚书，素性刚毅，兢兢守职。因前吏部都给事梅魁谏阻兵戎，有触相怒，陷列叛案，斩首西郊。臣父见权臣当道，疏乞归农，以全骸骨，远害之念。后念侍郎袁某失利边廷，卢某乘机陷害臣姐杏元去和北番。此时闻命，即便装束送姐北往，未敢阻挡。岂料奸谋百出，欲把忠良除尽，蒙蔽圣聪，将臣父监禁天牢，又假传圣谕路捉微臣。情急，不意投河遇救，改姓避害，冒名邱魁，今又将臣监禁待罪院，受无妄之冤。又蒙圣恩，察出二奸党，所吐露始末根由，仍赐臣父还原职，乃使数年沉冤，一朝得蒙天鉴也。再呈者，罪臣荷蒙天恩，擢撰臣登榜首，于本月某日，臣亲至相府进谒。不料二奸贼设计，逼臣休妻强赘相府，罪臣不允，再三婉言推却。二贼见臣不允，复以利害相加，罪臣一时愚昧，又恐祸生不测，只得挂官走避其权豪，罪臣非敢藐视国法。今蒙恩主下问，罪臣不敢隐情，伏乞皇恩裁择，宽赦无知，不胜免冠待命。谨奏。

天子看过二人本章道：“着二卿复姓，且自归班。”二人叩首谢恩已毕，天子又对冯公道：“黄嵩欺君误国，附党谋害忠良，着全家抄斩。卢杞藐视君王，擅操国柄，屈忠害良，卖官鬻爵，发绞凳一张，即行绞死，其妻子解回原籍，地方官收管，黄嵩家财抄洗入宫。”冯公等领旨去了。

不一时，陈公夫妇入朝谢恩。又见天子慰劳了一番，方才驾转回宫，众官俱散。良玉、春生都同陈公夫妇回到私衙，抱头大哭。陈公翁婿各诉了苦别之情，春生母子各诉了离别之苦，以及良玉、春生同杏元小姐分别回来，又被卢杞着校尉捉拿二

人，又被党公搭救逃生，路遇强寇劫二人，又被巡更作贼，各自逃散等情。良玉遂将逃散遇冯大人，转荐邹大人任所，又转到邹府；杏元被神人送到邹府歇下，后来如何得病，如何相会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春生也将惊散之后，无奈投水，得遇周渔船捞救，后来将女配之，又被江公子抢劫，因女喊冤到邱军门衙署，问过确情根由，遇良玉之母等情，从头至尾，也细说了一遍。重新大家又哭了一场，方才歇息。这且不言。

再说冯公等行至刑部牢中，提出黄贼，绑起押至天地坛，早见全家俱已绑到。不一时，将他全家斩首。那些看的人说道：“这是奸贼的报应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刽子手将卢杞绑到，那京中百姓，个个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奸贼，也有今日！”只见卢杞二目中掉下泪来，道：“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。”那看的人说道：“你这奸贼怕死，当初何不做个好人？”言还未了，只见绞凳已到，剥去衣裳，用绳将奸贼绞起，顷刻之间，一命呜呼，早赴幽冥去了。冯公遂命地方保甲看守尸首，方才回衙收拾本章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雪沉冤封官赐爵 代巡狩削佞除奸

诗曰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黄河尚有澄清日，岂有人无时运时。

话说天子绞了卢杞、黄嵩二人，在宫中思想一日，发出一道御笔诏书，差了一个老内监，捧至午门宣读。又着传官飞骑，将东初夫妇、梅良玉、春生，传齐午门外跪着，老内监开读纶音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为君治国，必得赤心匡辅，克承相业弘猷。朕御极以来，遭奸相卢杞蒙蔽，以致屠戮忠良。幸蒙皇天垂念社稷苍生，奸谋得败，已正典刑。凡有内外大小官员，应洗心涤虑，佐辅皇家。凡有当日附党以权，出入奸门，许自行遵旨细陈，着侍郎合议。故臣梅魁，朕念忠烈颇嘉，无辜受戮，着赐祭一坛，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，地方官劝帑造忠烈牌坊。凡在京王亲侯伯，在外文武大小官员，俱着前往祭奠。吏部尚书陈日升，勤劳王事，赤胆无私，着升文华殿大学士；妻吴氏，诰命正一品夫人，命将卢杞府第赐与居住。左都御史冯乐天，忠心为国，见识宏深，着升为武英殿大学士。翰林院修撰梅璧，少年博学，着即升翰林院直学士；孀母邱氏，赐诰命一品夫人；妻陈氏杏元，为国和番，感神护送还乡，贞烈可

嘉，又命使女替之，致两国和好，永息兵刀，皆彼之功，着赏蟒衣一袭，玉带一围，就封为贞烈郡主，正一品夫人；二妻邹氏云英，封为孝义郡主，从一品夫人。翰林院编修陈春生，练达时务，大有儒风，着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仍在翰林院任事；妻周氏玉姐，封为正二品贤惠夫人；妻邱氏云仙小姐，封为都察院政德从二品夫人。党进、陆福斋、邹再第，再有邱山并大理寺刑部尚书俱着加三级，候另为升用。梅璧开丧之后，着驰驿归葬，凡过地方，俱着迎送。

付勘合火牌训部可给都代巡一颗，赐上方宝剑一口，交梅璧于路巡视。贪官污吏，以及土棍乡豪，饬卿便宜行事，先斩后奏。其余众举子，尚属可嘉，俱着赐进士第，候另为升用。钦哉！谢恩。

各官员山呼万岁已毕，内监进内交旨不提。单表陈公捧着圣诏，一齐俱至相府，各官俱来恭贺参谒。此刻梅良玉也将行李发来相府，众官都写表谢恩，春生又上迎亲的表章，次日天子批准。本章道：

梅良玉、陈春生俱着该员事毕之后，试部行文，着二亲妻之父母，亲自来京完娶。

朕于五凤楼前钦赐二卿喜宴。钦此，谢恩。

旨意一下，二人又至宫门谢恩。随后礼部择了开丧日期，送与梅良玉，此乃天子因梅璧有代天巡狩之故。因此择起日期，梅良玉吩咐打轿到大相国寺，谁知和尚已安排定当。良玉进了山门，先参拜佛象，然后方到梅公灵柩，哭拜了一番。

只见装饰焕然一新，梅璧又致谢了和尚一番，方回转相府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开丧日期。先一日，良玉便在寺中宿了。次日五鼓，换了麻衣孝服，伏于柩边。只见那些五府六部，大小官员，王侯驸马，都奉天子圣旨，俱来祭奠，真是络绎不绝。外面陪宾客，少不得陈公父子，冯、党二公。

不一时，天子赐了御祭，差了黄老公公，来代天子行礼。拈香已毕，黄太监又在诸人面前骂了一回卢杞，又赞叹了一番忠良。于是，同了众王侯驸马、文武官员，俱向良玉一躬，各谢辞而去。

不觉几天丧事已毕，脱了孝衣，又换上了朝服谢恩。天子又面谕道：“卿授巡狩之职，而一路要细访民情，如有卢杞、黄嵩二贼余党，在各地方伤害黎庶者，即便施行。”梅壁稽首拜谢了龙恩，又奏道：“臣蒙皇恩，委任巡狩，怎敢不尽心竭力报效？但臣有一己之私，不揣愚昧，敢渎圣聪。

臣父在日，曾代臣定侯氏之女，即仪征令侯鸾。因臣父遭奸贼陷害，只身无伴，随身只有一书童，被难真州，意欲投他收养，以度残喘。不意妻父陡起不良之心，不念亲情，竟欲将臣置之死地。幸得书童代替，遂死狱中。是臣在生之身，皆出之义仆替死耳。望乞圣恩，赏他微官之职，以奖其恩义也。”天子点头道：“忠孝节义，皆出之卿家一门也，可敬可羨。书童给他七品之职，卿与他在地方官库拨银，建坟立墓，以旌其报主之义也。”良玉领了圣旨，谢恩出朝，又忙忙碌碌拜谢文武官员。又过了几日，兵部送勘合火牌，那都察院送了执事、衙役，于是发了船只，将梅公的柩抬往船中。

良玉辞过了陈公夫妇，春生，并朝官员，排开执事，一路长行，出了都城，上了官船，取路而行，何等威严赫赫，气宇昂昂。一路府县迎送，俱闻他是都巡，又奉旨归葬，各预先打听，备办祭礼。真果是逢州过州，逢县过县，巡行一回。

那些贪酷的官儿，也不知斩了多少，那清廉正直官员，即行飞报保奏。所以，一路庶民欢声载道，德政备途。

那日到了真定府，便吩咐衙役道：“本院先要进城去私访，你等可慢慢上岸来。”于是，换了儒巾衣服。带了一个小小的书童，信步而行。来到城边，逢人便问：“此处官府如何？”那老百姓们，早已知道按院将到，不敢直言，所以，问不出一个实信来。只得信步进城，又行了几步，抬头只见一所大庙宇。他因走了许多路，足腿酸痛，便低声向书童道：“你只称我是相公，不可走漏风声。”书童答应道：“晓得。”便到庙前，看见山门上写着敕赐大佛禅寺，中间山门关着，东首山门有人出入行走，那西首山门，贴着一张告示，上写着：

本府正堂示谕：一应闲杂人等，勿许入内窥探，倘敢故违，定行拿究，不得姑宽，特示。

梅学士看了，心中想到：“庵观寺院，乃天下人之公所，怎么知府不许人出入？其中必有别故。”一面想，一面走出山门，回身走到二山门，却是关着，要敲门方才可开。因又想到：“那知府既有告条，必然衙中有什么事在内，本院是个外人，怎好敲门？只得回身出来，又走到庙后。只见有个后门，却是半掩半开。梅学士挨身而进，却连僧人也没有一个在此。信步走进，只见有三间经房，上面设立一香案，供奉甚是丰满，但一个人无有。走进经房，只见上面供着一灵位，上写唐故相国卢公太师之位，旁边刻着一行细字，是门生候鸾奉。良玉一见之时，看看四下无人，伸手将牌位藏在袖内，往外就走。转弯，只有一个老道人，口中喊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进来探望。”梅学士道：“不可大呼小叫，本院乃代天巡狩。”那道人听见

是按院，便跪伏在地，只是磕头。梅学士道：“不知者不罪。本院私行，今日偶而见冤家，却不可走漏风声。”道人磕头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梅学士道：“你虽然如此，心中未必，随我来。”那道人怎敢支唔，只得跟随了梅学士出了后门，带了书童，依旧路而回不提。

再言侯鸾看众和尚在经斋用斋毕，也不解其意，正与那主坛的道人说闲话，忽见有一个小道，慌慌张张说道：“不好了！禀知老爷，那卢太师的牌位，不知怎么不见了。”侯鸾闻言，吃了一惊。正在惊慌之际，只听得山门外衙役敲门禀道：“方才报道，说按院大人已入境了。”侯鸾吓得面如土色，道：“此刻梅按院到了哪里？”衙役禀道：“在察院了。”侯鸾即忙换了冠带，坐轿竟奔察院而来。方至辕门，耳听鼓乐盈门，一边说道：“传真定府进见！”侯鸾听传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得将手本呈上，战战兢兢，在东角门跪下。门吏报名道：“真定府知府进见。”那侯鸾提袍端带，曲背躬腰，从旁边道来至大堂滴水檐前，自己报答道：“真定府知府侯鸾禀见大人。”参见已毕，待立一旁，不知按院说些什么，侯鸾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显亲扬名巡按谒墓 升官立后状元报恩

词云：

盖世英雄好汉，这老爷运不济，身穿一件破烂衫讨饭，虎背熊心豹胆。论文曾读孔孟之书，武胄闯祸昭关，时来撞门宝，运退端阳避难。

诗曰：

盖世英雄不可论，运退时乖不似人。
奸党善恶终有报，迟迟早早看分明。

话说侯鸾参见已毕，待立一旁。只见梅学士问道：“贵府可是仪征县令升补此地的吗？”侯鸾一躬到地道：“是。”梅学士道：“本院见贵府行色匆匆，是遗失了甚么？”侯鸾道：“卑府方才听得大人入境之时，故而惊慌，别无他故。”梅学士道：“贵府目下可得佳婿否？”侯鸾一躬到地，半晌回答不出。梅学士大怒道：“贵府目下可得了才子，堪配令媛吗？”侯鸾忙打一躬道：“卑府虽有小女，不幸亡故久矣，大人何以知之？”梅学士道：“你这奸贼，可知罪吗？”侯鸾见按台变色不好，未免心中怀着鬼胎，便战战兢兢跪下道：“卑府知罪，实该万死。大人入境，卑府因闻报迟，未曾远接，伏乞大人宽

宥。”梅学士道：“非罪你接迟，乃是附势叛党。你可曾失了一柄吗？”侯鸾道：“卑府颇知礼法，谨守官箴，乞大人访察谅之。”梅学士笑道：“本院在大佛寺中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不知你认得否？”于是把卢杞牌位丢下去。侯鸾一见，吓得顶门上失了三魂，九宫飞去了七魄，只是连连磕头。梅学士用手指着大骂道：“你这奸贼，只知趋奉权臣，不顾人伦，可记得你在仪征那一般恶状，为何将一个平白之人，认作叛党，沉冤狱底，是何道理？今日犯在本院手里，还有什么理论？”侯鸾只顾磕头：“求大人笔下超生，保全犯官命吧！”梅学士拔出令箭，即命巡捕官押着，摘了印信，取本地同知护印。又将侯鸾摘了冠带，取过上方剑，令旗牌委官将侯鸾押赴市曹斩首。不一时，两边刀斧手，将侯鸾绑解，监斩官带了上方宝剑，十字街头，口中宣着犯由，道：“钦命天下都代巡，访拿逆叛犯官一名侯鸾斩首示众。”念罢，炮声一响，只见人头落地。监斩官回至察院，交了宝剑。梅学士一面拜本进京，一面发牌监视大名府，即日起马。那真定府城官员，送出十里长亭交界地方不提。

再说那大名府打点侍候迎接按察院，那些官员俱已提心吊胆，暂且不言。再讲那邹公，听得女婿做了按院，奉旨归葬，便差人出境迎接。自己欢喜，便与夫人、二位小姐说道：“老夫眼力不差，今梅生已得高魁，圣上又十分宠爱，钦命巡视天下，不日即到大名府，我已差人去迎接。”夫人听说，十分欢喜，便说道：“恭喜老爷。”邹公道：“夫人，彼此一般。”只见那二位小姐，口中不言，心内不知怎样欢喜。夫人又向邹公说道：“梅生这正是苦尽甜来。”邹公应道：“正是。”不多几日，梅学士早已上了察院，发放了那些官员的案卷已毕，方才上轿。挂了代天巡狩的执事，访拿贪官污吏的高脚牌，办

理军民冤枉的吊筒，一对对排列两行。左右军排道，手中捧的是上方宝剑，右堂官背的是王命旗牌，那般的威风凛凛，如同御驾亲临。不一时，已到邹府门首，下了大轿。只见邹公笑嘻嘻迎接道：“贤婿一向久阔，恭喜。接连又钦奉圣命，巡视天下，老夫闻知，不胜欢喜。”良玉一躬道：“岳父大人，小婿因为功名，久违台教，本当早为造谒，因有圣命在身，望大人恕之。”邹公便携着良玉的手，来到大厅上面。良玉搬了一张椅子：“岳父大人请上，容小婿拜见。”邹公道：“贤婿一路风霜，只行常礼吧！”于是，谦逊一会，邹公才受了两礼。随后又到后堂，拜过了夫人，便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钦召岳父进京。小婿归葬父柩，待巡视毕，即便回京交旨，皇上在五凤楼前亲看迎娶。不知诏可到否？”邹公道：“老夫久已得知京报，不日收拾起程。”便吩咐家人安排席宴。不多时酒宴齐备，于是入席，各饮数杯，又谈了些京中之事。良玉道：“岳父在上，小婿圣命在身，不能久待，候复命之日，再亲敬二位大人。”即便告辞。邹公即备了祭礼，着人从了良玉的船只，一路奔常州而来。

梅学士到一处，必亲自细访一回，判断一方。那日到了常州地方，早见府县官员迎接。船只已抵码头，将柩请回府第，随即差人往山东接太夫人回来治丧、开吊。只见那省官员，远处皆是委官员来，那近处的官皆亲自前来祭奠。正是：十年窗下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却说梅良玉吩咐家人，往山东去接太夫人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不觉迎接夫人已到常州地方。家人通报良玉，即忙迎接太夫人。太夫人一见，泪如涌泉，遂走至梅公柩前，放声大哭，拜伏于地，不住哀声。于是，良玉才扶起来，便说道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久别膝下，不孝之罪大矣！”夫人哭啼啼扯

着良玉道：“我儿罢了。”于是，母子各叙离别之情，又抱头大哭，好不伤感。良玉道：“孩儿亲奉圣命，荣葬父亲灵柩，今已选日期，就要治丧开吊。况且孩儿圣命在身，巡视天下，不敢久违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说得有理，作速着人预备开吊。”于是，良玉即命人役，搭起棚场，又在祖坟基建立忠烈牌坊，竖起石人石马。忙忙碌碌，有一个多月光景，方才送梅公灵柩安葬。

是日，天色晴朗，百姓拥挤来看，府县各官，亲自在街上照应。只是梅府中排着一对对的执事，乃天下都代巡翰林院学士，又是状元及第，又是当日梅公吏部执事，还有陈府、邹府、邱府三公各衙门的执事，一班班、一队队；随后便是皇上赐的御祭礼，又是在京王亲侯伯驸马、在外文武大小官员的祭礼，齐齐整整，排列满城；到后来便是梅公的灵柩。梅学士穿了麻衣草鞋，哭扶灵柩步行，夫人坐了一乘白围大轿。街上的人都说道：“当初梅老爷清廉正直，可惜被奸臣害了性命。今天也是皇天不负他父子忠良，今日回来，奉旨归葬，好不风光，真正可羡。”不言众人赞美，再说梅公的灵柩，已到祖山，只见各官员俱一齐来拜奠了一番，只等吉时，方可下葬。于是，各官方辞回署，梅学士俱一一拜谢已毕。方在墓前建立纪念碑，上写奉旨钦议忠烈牌坊，上刻着“皇恩敕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光禄大夫梅公伯高讳魁府君大人之墓”，旁边刻着“孝男良玉叩”。于是，在墓旁坟屋内，与老夫人伴了三天，方始拜辞坟墓回府。次日，又谢众官员与城绅士亲眷已毕。于是，与老夫人商议道：“孩儿有圣命在身，要巡视各省，不敢久住在家，侍奉慈帏。母亲可先同家人进京，孩儿巡视已毕，方能进京交旨复命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是。为娘的不日也要收拾进京。只是你今日身荣位重，还有两个恩人未报。”梅学士道：“孩儿因

爹爹归葬之事，未曾提及：书童替死一节孩儿已经奏过圣上，圣上道忠孝节义，出于我家，赐了一道诰封，与他墓前追封，以为恩人之报耳！再者屠申，孩儿将他带在身边，有相当的缺，孩儿即当报答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言之有理。”便唤屠申过来，吩咐了。

于是，梅学士择了吉日，差人备下船只，送老夫人进京。然后住了两日，发牌起程。先至仪征县巡视，遂换了便服进去私访，只见六街三市依然仿佛，不觉想起当年喜童替死，弗然流下泪来。一面走至茶坊酒肆之中答话，问了民情。谁知这新任的县官是卢杞的门生，姓史。梅学士回至船中，便差了巡捕官领了一支令箭，将知县提到。那知县只吓得魂不附体，战战兢兢，跪在船头之上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卑职不知按台驾临，实该一死。”梅学士道：“本院代天巡狩，又着军民肃静，今闻知你欲代同党之人，本当拿问。姑念你无大过，令你速回原籍，将印信交来。”那史知县连连磕头道：“卑职速速回衙，取了印信，送至梅按院。”船上又叩谢了，方回去，连夜将家眷着人送回原籍，自己却候新官到任交待不提。

再言梅学士唤过屠申说道：“恩人请上，我梅良玉受莫大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今将此知县任你，聊补恩于一隅耳！”屠申道：“小人乃何等之人，怎当为民社之事？”梅学士道：“恩人不必要推阻，本院还有一事相烦。”屠申道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，小人敢不效劳？”梅学士道：“非为别事，乃当日喜童替了本院之死，今现葬于北门之外。你在此为官，可以相照，起建牌坊坟墓，恩人若有次子，承继一位与彼，以接其彼之香烟后嗣。”于是，查出天子所赐喜童的敕书并县印，俱交与屠申。屠申速速接过来，叩谢梅学士提拔之恩，方换了冠带朝衣。梅学士代他写了论帖告示，晓谕本县书吏，择日上任。典史知县交待已

毕，那史知县回籍去了。屠知县着了衙役门人并地方上的干人知喜童坟墓，搭起棚厂，亲自来请梅学士到坟上祭奠了一番。梅学士又痛哭了一场，便吩咐屠知县道：“贵县可支动库内银两，盖起一个大大的牌坊，筑起大大坟墓，此乃本院奏过圣上的事。”屠知县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于是，梅学士回到船上，取路往各处去了。

屠知县因按台如此吩咐，十分用心，造了一个大大的坟。后来，屠知县娶了一位夫人，连生二子。因梅学士有言，遂将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喜童，名叫做王天锡，续了他一世香烟。

那屠知县因儿子有了八、九岁，便请了亚席，朝夕攻书上进，连天锡也成了科名，此后来事不提。

再言巡按巡视各省已毕，便将各官编成册籍，取路进京复命交旨，非止一日。那日来到长安，专候天子临轩，不知见驾有何本章启奏圣明天子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赐完婚洞房花烛 大家封恩赐团圆

诗曰：

好比梦一场凄凉，悲哀离合实惨伤。
天宮不负忠良后，富贵荣华把名扬。

话说梅良玉巡访已毕，进京复命。皇上是日临轩，众官朝参已毕。于是，出班将册籍本章呈阅圣上看了，龙颜大悦，道：“卿家如此勤劳，不负朕委托之意，真是可喜。着升卿太子少保文和殿大学士之职。其四籍文表与吏部兵部，按册贤否优劣，即行升点。”梅璧叩首谢恩。天子道：“卿劳王事，未曾完姻，朕已命钦天监选择吉期，与卿团聚。”于是，袍袖一展，群臣各散。良玉转回府第与夫人相见，备说屠申已放县令，嘱其照管喜童坟墓。又道：“天子十分隆重，升了相位。”夫人大喜，又将天子命钦天监择日完婚的话说了一遍。次日早，换了宰相服色入朝谢恩。只见钦天监奏道：“选择三月初三日黄道，天恩下降之日。”天子大悦，便召梅学士：“今有钦天监选择定期三月初三日黄道之辰，朕亲御五凤楼前，看二卿迎亲之喜。”又召陈、邱、邹三公面谕：“卿等儿女大事，朕当为主，助看奁妆耀目之壮观。”于是，众官各谢恩，天子朝散。良玉还未曾晋谒同僚先辈，今日正值闲暇，打道到各府拜望。邹、陈二府因吉期已到，便不好入后堂相见，只在前厅用茶而别。转到

冯公处倒畅叙了一番。陈春生因在京为官，俱要一一相见，不必细说。

光阴易过，早已是三月初旬，天气阳和，天子命司礼并赵公公押了赏赐。

梅相府堂中是：

蟒衣一袭玉带一回明珠十粒采缎二十扛如意一握端硯十方
潮邦千条黄金五百两

陈杏元小姐是：

凤冠一顶蟒衣一袭宫剑一副洋剑四联

邹云英小姐是：

凤冠一顶宫锦一袭玉玩四方宫香百匣

陈都院府中是：

大红朝蟒一领金镶玉带一束黄金采缎十盘

邱云仙小姐是：

凤冠一顶宫蟒一袭明珠数颗玛瑙一方

周玉姐是：

凤冠一顶宫锦一袭霞帔一白官香百匣

赵公公领了玉赐，送至各府，少不得齐至午门谢恩。

次日，又是吉期，天子率领百官，齐齐正正登楼观看梅、陈二家迎娶。不一时，梅璧、陈春生都穿天子所赐朝服，执笏齐至楼前，三呼万岁。天子凭楼，因面谕道：“二卿吉日良辰，可赴迎亲。朕当赐喜宴。”遂命近侍各赐玉酒三杯，两朵金花，一匹红锦。又着两班韶乐送二人跨马迎亲。

二人谢恩出朝，唤齐乐人。梅璧这边打着宰相的执事灯球火把，押着二乘彩轿，一路吹吹打打，炮响连天，俱奔邹府而来。春生那边打的也是中堂执事，又是自己都察院的执事，押着两乘花轿，一路威威风风，灯笼火把，鼓乐齐鸣，俱奔邱府

而来。原来，邹公一到京之时，就将杏元小姐送还陈府。陈公夫妇回来，是日春生又要娶亲，又恐良玉两处奔忙，况小姐已拜在邹公名下，遂将小姐送到邹府。亲人彩轿，双双迎人，此刻邹公已将陈公夫妇请来。良玉先对陈公夫妇四双八拜，又拜邹公夫妇全礼。拜毕，陈公辞回，款留良玉前庭饮酒。邹公夫人回后，打扮二位小姐不提。

再说春生押着来到邱府，请出邱公夫妇，也是四双八拜，次后又拜周奶奶，妆扮二位小姐。不一时，已是吉辰，二位小姐上轿。春生辞过了邱公，一路吹吹打打，炮响连天。春生白马红缨在前面，后随二乘花轿，迎到五凤楼前。

天子一看，龙颜大喜。不一时，邹府云英、杏元二位小姐，拜辞了父母，良玉辞谢了邹公，二位新人上轿，一路上彩旗放炮，金鼓齐鸣，执事一对对排开，御乐引路，也奔五凤楼前来。天子一见，一对新郎年青及第，跨马迎娶，十分可爱，又赐了许多奇巧灯球，金连宝炬。两处新人回府，果真是宰相中堂娶亲，都院尚书嫁女，倡动了城百姓争看，人人可羡，个个道强。

梅府中老夫人早已备下了两间洞房，新人一齐进府，宾相赞礼，请出二位夫人，梅璧居中，先拜了天地、祖先，又拜了梅夫人，四双八拜，方送入洞房。杏元小姐居长在左边房，邹云英居次在右边房。梅璧在两处合卺已毕，忙出厅陪伴那些贺喜的官员。陈府中也是两处洞房。周玉姐虽贫贱之家，却是患难中定姻，却比邱小姐长一些，故此做了元配，居在左边房内，邱小姐年幼居在右边房内，进门同拜了天地、祖宗、父母，然后入房合卺，那厅前自有陈公陪伴宾客。于是，约了良玉，换了朝服，入朝谢恩。此时，天子正在五凤楼前饮宴，二人到了午门，黄门官启奏，天子大悦，召二人上楼。谢恩已毕，随命取过绵绣墩，二人旁坐陪宴，二人谢宴坐下。天子道：“二卿

三朝之后，可率新人入宫，面见皇太后，朕当有赏。”二人领命，天子又饮了几巡，便着内使彻宝烛金连送二卿归第。二臣又谢过了恩，天子起驾回宫。二人回转府第，又留近侍并家内朝臣筵宴，饮至三更，众宾方散，近侍回署内中堂。方入中堂上，少不得前一日与杏元小姐成亲，次日方与云英小姐完姻。陈府中春生亦是如此，光一日与周玉姐成亲，次日与邱小姐成其夫妇之情。

一宿晚景不提，次早良玉先至陈府谢亲，然后又到邹府谢恩。春生也到邱府谢亲已毕。

不觉已是三朝，两家俱拜过天地、父母，然后，良玉带了陈杏元小姐，邹云英小姐，春生带着周玉姐，邱小姐一同入朝，各依品级拜谢天子龙恩。天子俱命内使老公公，率领四位小姐入宫朝见太后娘娘，俱各留宴。宴罢，辞出。又赏了许多奇珍异宝、古玩珍珠，着内监送出，各归府第。

次日，梅府中便请了各位夫人，又请陈夫人、周、邱二位小姐陪侍，二位小姐与周奶奶内堂会亲筵宴，却是梅夫人、陈、邹二位小姐陪侍。外面是陈公、邱公、邹公、冯公、党公、春生等，俱是良玉陪伴，内外两处，开觴演戏，鼓乐齐鸣，大家尽饮而散。次日，陈东初府中也是请客，也是请的各位夫人、小姐，并各位老爷。内外开觴，演戏饮宴，然后邹府、邱府赐第而请，朝欢暮乐，天下太平。

天子每每追悔前用卢杞，不知屈害了多少忠良，今日冯、梅、陈三人廉直秉正，忠心为国，辅佐皇上，朝廷肃敬，人民安乐。那一班原旧忠良，更加了十分忠正廉明，就连往日卢相那些官员，也化得清廉正直也。正是：君正臣贤尧舜日，万民乐业保安康。

后来，梅璧夫妻三人寿至古稀，陈杏元连生三子，邹云英

连生三子。陈春生与两个夫人具寿过八旬，周玉姐连生二子，又生一女，邱云仙也生二子。两家俱世代联姻，至甲第联芳。良玉因邹公无子，将邹小姐所生承继一子，邹公亦续联姻。邱公与周奶奶也皆无后，陈春生将二位夫人所生次子，承继两家，后来俱登科甲，入仕皇家。天子因陈公年老，将春生代了父职，内阁办事，随东宫太子以师礼待。陈梅二公也是忠良护国，方有这等宠眷荣华。后人看到此处，不免嗟叹可羡。有四句诗词赞道两家奇缘相遇、夫妇团圆。正是：宿世姻缘非偶然，百年情牵两成连，夫荣妻贵同偕老，留与人间作话传。